

夷ハ被髮ヲ、何ゾ鬢
レ用アラシ、ソノ售
レザルハ當然ナリ。
鳳皇翔ハ高皇ハ宜
シク蓬萊ノ階ニ高翔
スベキノミ、サスレ
バ駕鸞登ニヨク之ニ
超越センヤ、駿馬ヲ
驅ルニ屈曲險難ノ地
ニ於テセバ、駑馬ト
足ヲ並ベテ伍チナサ
ンノミ、連蹇ハ難ミ
テ進マザル貌。
枳棘之——枳棘繁茂
スレバ、猿狖ト雖疑
ヒテ近ヅカサルナリ
靈修(楚君ヲ謂フ)既
ニ椒蘭(護人ニ喻フ
離騷ニ見ユ)ヲ信セ
リ、譬ヘバ枳棘ノ繁
茂セルガ如シ、屈原
タル者之ヲ避ケテ可
ナリ、然ルニ忽焉ト
シテ早ク之ヲ看取セ
ズ。
荷芰——芰荷ノ綠
衣ヲ帶ビ、芙蓉ノ朱
裳ヲ被リ、芳芬酷烈
ナルモ、世濁リテハ
誰カ其ノ芳香ヲ聞カ
ン、如カズ疊ンテ幽
室ニ藏センニハ、幽
閨中容——閨中ノ衆
女、容止ノ美ヲ競ヒ、
トナリテ相ノ互ニ相
トナリテ相ノ互ニ相

綺妬ス、原ハ妬者、
自ヲ抑ヘテ其ノ嫉眉
ヲ揚ゲザルヲ可ト
ス。
懿神龍——美ナルカ
ナ、神龍ノ淵ニ潛ム
ハ慶雲(瑞雲ナリ)ノ
出ヅルヲ待ツナリ、
故ニ春風ノ吹滿ツル
ナクンバ誰カ神龍ノ
潛ムヲ知ラン。
惡香葉——憐ムベシ
原衆芳ヲ帶ビ、燦々
(光輝ク貌)タル芳芬
ヲ飄ゲンモ、季夏ノ
凝霜ニ遇ヒ、早ク萎
ミテ榮華ヲ失ヘリ。
橫江湘——是ニ於テ
カ、原江湘ヲ渡リテ
南蒼梧ニ赴キ、重華
(舜)ニ謁シテ其意ヲ
叩キ己ノ出處ヲ定メ
ントセリ。
舒中情——原ハ煩惑
セル中情ヲ述ブルモ
舜ノ己ニ與セザラン
コトヲ恐レ、白波ヲ
凌ギテ南ニ征グ、ア
ア舜何ソ原ノ國ノ爲
ニ死スルヲ是認セン
ヤ。
精瓊——原或ハ玉
ヲ餐ヒ仙ヲ學ンテ齡
ヲ延ベンコトヲ欲シ
或ハ餘命ノ永カラザ

纍忽焉而不蚤睹。 疑也。靈修原以寄意於楚王也。椒蘭見騷經。啜譜言也。

袷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鬢而

幽之離房。 袷袷其禁反。鬢音壁。袷袷也。茄古荷字。夫容亦古芙蓉字。通用餘並見騷經。鬢疊衣也。離房別房也。

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嫫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

鬢眉。 鬢佳叶音圭。言衆士爭能。猶衆女之競容也。淖約善容止也。能猶勝也。言以麗佳相勝也。詹古眉字。言原自舉其眉。使衆憎嫉也。音義並見騷經。

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

之所處。 懿被讀曰披。懿美也。埃待也。龍以潛居待雲爲美。以譏屈原不能隱德自取禍也。

愍吾纍之衆芳兮。颺燁燁之芳芬。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

喪榮。 茶音零。慶讀與羌同。頽古悴字。茶香草名。夏而遭霜。言不遇時也。

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

重華。 重華竹仲反。走音奏。趣也。吾與梧同。說見騷經。

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候之素波兮。豈吾纍

之獨見許。 陽侯見九章。言屈原欲自投江以陵素波。舜必不許之也。淇與祖曰。吾恐重華許原之沈江以死。不許雄之投閨而生也。斯言得之矣。

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

於西山。 此又譏原欲餐玉以延年。而反懷沙以求死。蓋雄知生固我所欲。而不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也。

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

與雲師。 此言其去之速也。餘說並見騷經。

卷薛芷與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

漚之。 棍古本反。漚一遣反。叶一候反。若杜若。惠即蕙也。此言原之赴水。是并與其芳潔之操而棄之也。棍大束也。漚今漚麻也。餘見騷經。

費椒稱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

江臯。 音義並見騷經。

纍既衣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鸚鵡之將鳴兮。顧先百

草爲不芳。 衣古攀字。言既慕傳說。何不自信其言。而遽去徒以鸚鵡之將鳴爲憂。而不慮反先百草以就死也。餘音義亦見騷經。然傳說乃巫咸之語。雄誤以爲也。

ルチ恐レバ汨羅ニ臨
メテ自ラ投ゼント
ス、前後矛盾シテ自
ラ決スル能ハズ。
解扶桑——又或ハ扶
桑ニ繫ゲル手綱ヲ解
キ、縱横無盡ニ奔
馳セシム、驚鳥飛揚
スルモ之ニ隨フ能ハ
ズ、豈獨リ風伯雨師
ノ隨フ能ハザルノミ
ナランヤ。
卷薛芷——原ノ水ニ
投ジテ死セルハ、香
潔ノ美草ヲ卷キ束ネ
テ之ヲ投棄スルガ如
シ、豈ニ惜シカラズ
ヤ。
費椒糝——原既ニ自
ラ決スル能ハズ、更
ニ神ニ聽カント欲シ
供物ヲ供ヘテ之ニ請
ヒ、後却ツテ神意ニ
背キ江澤ニ投ジテ死
セリ。
乘雲蜺——原既ニ傳
説ヲ慕フ何ゾ其言ヲ
信セスシテ、惡鳥ノ
鳴クヲ恐レ、百草ニ
先チテ枯死セルヤ。
初乘棄——初メ原楚
君ヲ棄テ、更ニ中國
ヲ歴遊シテ明君ニ遇
ハント欲ス、然モ竟
ニ遇ハズ。

乘雲蜺——蜺、虹也。後
方此方ニ周遊スルナ
リ。○雲蜺ノ旗ヲ懸シ
崑崙山ヲ望シテ周遊
シ、四方ヲ覽テ願ミ
懷フモ、何ゾ必シモ
夫ノ高丘ノ美女ヲ求
メ、之ニ仕フルヲ求
センヤ。
既亡鸞——原ヤ幽謫
タル鸞車ナリ、委蛇
タル八龍ナリ、身ヲ
湘流ニ投セントシテ
方ニ瀟湘ヲ拭フ、尙ホ
何ゾ九章九歌、歌舞
ノ樂アラナヤ、離騷
ノ言妄誕ニシテ信ズ
ベカラズ。
夫聖哲——聖賢ノ時
ニ遇ハザルハ、コソレ
固ヨリ天命ノ然ラシ
ムル所ニシテ、古來
其例ニ乏シカラズ、
屈原之ヲ悟ラズ、已
ノ時ニ遇ハザルテ嘆
ズルモ、楚君ノ原ノ
意ニ從ハザルハ明カ
ナリ、原之ヲ觀破ス
ル能ザルハ愚ナリト
謂フベシ。
昔仲尼——昔孔子ノ
魯ヲ去ルヤ、天下ヲ
周遊シテ仕フベキ國
ヲ求メタルモ、終ニ

初、乘棄彼慮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宋 抨普耕反。○ 抨使也。餘見騷經。
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以穆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宋 亦見騷經。但高丘無女。本言高丘無美女可求。以喻列國無賢君可事耳。此詞女字乃作去聲讀。恐亦非本文之意也。
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宋 此言原實無車可乘。無馬可駕。又方就死。湘淵何有歌舞之樂。騷經之言不實也。
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彙改。宋 有叶音以。改叶音已。○ 言楚王必不為屈原而改也。孟子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聖賢之心如此。原雖未及。而其拳拳於宗國。尤見臣子之至情。豈忍逆料其君之不可諫而先自己哉。此等義理。雄皆不足以知之。惟有偷生惜命一路。則見之明而行之熟耳。以此譏原。是以鷓鴣而笑鳳凰也。
昔仲尼之去魯兮。萋萋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宋 萋萋非反。○ 萋萋往來貌。孔子異姓之臣。其去魯也。但政亂耳。未有危亡之變也。可去而去。可歸而歸。與屈原事全不相似。雄說誤矣。
溷漁父之舖歎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宋 漁父事。音義見本篇。由許由。聃老聃。蹠也。許由事不經見。雄亦本不相似也。老聃之學。私於為我。而無君臣之義。亦雄所知。至此乃以為言。亦其貪生惜死之心勝。是以溺焉而不自知耳。

所遺。宋 蹠之亦反。○ 漁父事。音義見本篇。由許由。聃老聃。蹠也。許由事不經見。雄亦本不相似也。老聃之學。私於為我。而無君臣之義。亦雄所知。至此乃以為言。亦其貪生惜死之心勝。是以溺焉而不自知耳。
丹陽洪興祖曰。楊雄所以議屈原者如此。而班固亦譏其露才揚己。顏之推又病其顯暴君過。愚嘗折衷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陸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又曰。寧武子邦無道則愚。而仲山甫明哲以保其身。今原乃用智於無道之邦。以虧明哲保身之義。亦何足為賢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

舊部ニ歸リ、嘗テ水ニ投ジテ死スルノ陋態ヲナサズ、原宜シク之ニ倣フベキナリ。
淵流父—原、流父ノ言ニ從ヒ、糟ヲ食シ、礪ヲ吸ルチ屑シトモズ新ニ沐スル者ノ衣ヲ振フニ倣ヒ、偏ニ身ヲ潔クセンコト、是レ勉メ許由、老聃ノ爲ス所ヲ爲サズシテ彭咸ノ遺範ニ則リ、竟ニ流ニ投ジテ死セルハ、愚ノ又愚ナリ。

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以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

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大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

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合乎其聖賢之桀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且凡洪氏所以為辯者三其一以為忠臣之行發其心之所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毀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甯武子事而不論其所遭之時所處之位有同者則踈矣其一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見殺見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為也蓋原之所為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洪氏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反騷之篇

楚辭後語卷第二終

楚辭後語卷第三

絕命詞第十七

絕命詞者漢息夫躬之所作也躬以變告東平王雲祠祭祝詛事拜官封侯而雲坐誅死後又數上疏論事語皆險譎竟以罪繫詔獄仰天大呼絕咽而死躬以利口作姦死不償責而此詞乃以發忠忘身號于上帝甚矣其欺天也特以其詞高古似賈誼故錄之而備其本末如此又以見文人無行之不足貴云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飛也鸞神鳥也徘徊不得其所也

息夫躬後漢昭帝時人

詔獄天子之詔所奉

玄雲映今世亂之害天也鷹隼威人自比之往來所

增若浮一又錯矢ノ旋轉
スルコト疾風ノ如キア
リ、動モスレバ機ヲ發
シ矢ヲ放タントス、地
ニ降リ棲マントスレバ
叢棘ノ身ヲ刺スアリテ
棲ム能ハズ。
發忠忘一身ヲ忘レテ君
ニ忠ナラントシ、却テ
自ラ束縛スルノミ、頭
ナラシ翼ヲ折リテ何處
ニ往クヲ得ン。
涕泣流一是ヲ以テ泣流
レ心結ホレ自ラ悲ム。
虹蜺曜一虹蜺輝キテ日
光爲ニ光ナク、邪氣天
地ニ滿ッ(世ノ亂レタ
ルニ喩フ)。
仰天高一天ヲ仰ギテ己
ノ罪ナキヲ陳ベ、上帝
ノ明察ヲ請ヘバ、秋風
ハ我ヲ憐ンテ沈吟シ、
浮雲モ我ヲ哀ミテ黯淡
タリ、吾居ルベキ地ナ
クレバ、天ニ上リテ神
龍ト伍シ、無窮ニ遊バ
ンノミ、コレ英雄ノ資
アリ、今據チ失フトモ
後世必ズ我ヲ思慕スル
者アラソ。

增若浮焱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焱必遙反棧仕巾反。○增弋射矢也。焱疾風也。機謂觸其機牙也。棧衆盛貌。
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罔與網同。○冤屈也。庸猶何也。此上皆以鸞自喻也。
涕泣流兮萑蘭心結惜兮傷肝。宋佳音桓。惜音骨。○萑蘭涕下關干也。結惜亂也。
虹蜺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開。宋開叶音端。○孽虹蜺覆日之氣也。
痛入天兮嗚嗚冤際絕兮誰語。宋嗚火故反。語牛助反。○際交也。
仰天高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招呼也。秋風爲我唵。浮雲爲我陰。
唵古字。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搯其須。留叶音閏。或云如字。而須叶音秋字。游曠迥兮反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自言英雄失據。後當爲世所思也矣。

思玄賦第十八

晁氏曰。思玄賦者。漢侍中張衡之所作也。順帝引在韓擘。諷諭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猶共危衡。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隱伏。幽微難明。廼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云。

仰先哲一先聖ノ教訓ハ
深遠ナレドモ、吾當ニ
之ニ則リテ違ハズ、行
フ所仁義ニ非ルハナ
シ。
竦余身一止ハ禮ナリ、
吾ガ身ヲ竦立シ禮ニ順
ヒテ悖ルナキナリ。
志團團一團團ハ缺失ナ
キナリ、應懸ハ宙ニ懸
レル物ノ自由ニ動クガ
如ク、自由自在ナルヲ
謂フ。
旌性行一夜光ノ玉ヲ佩
シ、幽蘭江蘼ヲ綴ルハ
吾ガ身ヲ潔クスルヲ謂
フ。
幽獨守一仄陋ハ鄙遠ノ
地ナリ、二八ハ舜ノ臣
八元八愷十六人ヲ謂
フ。
何孤行一莞莞ハ孤獨ノ
貌、子モ獨立ノ貌、介
立ハ孤立無援ノ貌。
且獲壽一且ハ周公且ナ
リ、武王疾アリシトキ、
周公ハ己之ニ代ランコ
トヲ祈リ、其ノ冊文ヲ
金縢ノ櫃中ニ納メ置キ
タリ、武王ノ崩後、周公
ノ弟管叔蔡叔等、國中
ニ流言シテ、周公將ニ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覲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繡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蘼。美襲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選虞兮。喜傳說之生殷。尙前良之遺風兮。惆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莞莞兮。子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眞。且獲譴于羣弟兮。啓金縢而乃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與言己。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無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

孺子成王ニ不利ナラン
トストイヒシニヨリ、
周公出テテ東ニ居タ
リ、會大風雷アリ、成
王金縶ノ書ヲ啓キ、周
公ノ書ヲ得テ、其ノ異
志ナキヲ知リ、迎ヘテ
都ニ返セリ。
警蒸民一蒸ハ蒸ナリ、
衆民チイフ、民庶邪僻
多キ故、己獨リ正シウ
シテ却テ身ヲ危ウスル
チ恐ル。
執影虎一影虎ハ白額ニ
シテ紋章アル虎ナリ、
影虎ハ貧窮ニ、試象ハ
力チ竭スニ、焦原ハ義
ニ喩フ、己貧窮スレド
モ力チ竭シ義ヲ守リテ
風セザルヲ謂フ。
斥西施一西施ハ越ノ美
女ナリ、御ハ幸スルナ
リ、要裏ハ古ノ駿馬ナ
リ、服箱ハ車ニ駕スル
ナリ。
權寵忽一權寵ハ日ナ
リ、己知ハ猶ホ知己ト
言フカ知シ、知己チ特
ンテ榮華ヲ希ヒ、却テ
讓ニ遇ヒテ害セラル、
ナ謂フ、三秀ハ靈芝ナ
リ、一年ニ三タビ華ク、
靈芝ハ進ム貌、韓ナリ、
韓ハ美ナリ、韓ハ韓ナリ、
韓ハ韓ナリ、韓ハ韓ナリ、

ナリ、仙術チ學ビテ天
ニ昇リ、漸冉ハ花萼
ニ同ジ、歳月ノ空シク
過ケル貌、岐山ハ岐山
ノ麓ナリ、周ノ文王嘗
テ岐山ニ在リ、乃チ文
王ニ謀ラントスルナリ
文君爲一文君ハ文王ナ
リ、以下文王ノ占辭ナ
リ、遯ニ下ニ乾上
ノ卦ナリ、遯ノ上九ニ
云ク、肥遯、利シカラ
ザルナシト、世チ遯レ
テ美名チ保ツベキナリ
フナリ、山ナリ、
故ニ衆山チ歴テ周流ス
トイフ、風ナリ、
故ニ迅風ニ冀シテ聲チ
揚グトイフ、諸方チ流
溟スベキナリ、
ノ上九變ジテ成ニト
ナル、咸ハ感ナリ、
長女、ニハ少女、トモ
ニ、
二女崇嶽ニ感ズトイフ
ハ氷ナリ、故ニ冰折
レテ經營スベカラズト
イフ、君アリテ待ツモ
進講シ難キナリ、
ハ天ナリ、變ジテト
ナル、
シト雖、尚ホ澤トナル
事アリ、路險ナルモ通
シ難カラズ、
ル貌、強メテ險難チ忍

虎而試象兮。陆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
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
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裏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
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
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蔽
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辨貞亮以爲擊兮。雜技藝以爲珩。昭綵藻
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恃
已知而華予兮。鷓鴣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適白露之爲
霜。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其比伉。吝妬媿之難並兮。想依韓
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卽
岐阻而據情。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
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

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勸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
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
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鵬鷲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
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
辰而傲裝。且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
咀石菌之流英。翺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
野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登蓬萊
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樂乎長生。憑
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
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陽谷兮。從伯禹
於稽山。集群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
重華乎南隣。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僊處彼湘瀕。流目頽夫衡阿

ビ・進ンテ君ニ見ユベ
キチイフ、玉階ハ天子
ノ階ナリ。懼威氏一
文王ノ策スル所カク
ノ如キモ、尙ホソノ
長短優劣アラシキ
ナリ。更ニ龜甲ヲ灼
キテトシ其吉凶(詳讀)
ヲ觀ルニ九臯ノ介鳥
卦ニ遇ヘリ。九臯ハ大
澤ナリ。介鳥ハ介然ト
シテ獨立シ高飛遠舉ス
ル鳥ナリ。宿志ノ遠
ザレテ怒ミ、世外ニ超
遊シ、冥翳(天ノ暗キ
ナリ)ニ據リテ哀鳴ス、
鳴鶴(惡鳥ナリ)小人ニ
喻フ(食婪ヲ競フ)モ、
子ハ行テ潔クシテ榮
増サン、子ハ支鳥(鶴
ナリ)ニ親故アリ、母
氏(道ニ喻フ)ニ復歸セ
バ身ノ寧キヲ得ン(身
ヲ修メテ君ニ仕ヘナ
バ、始メテ安寧ナルベ
キヲ謂フ)以上卜辭、
簡元辰(辰ハ時ナリ)、
石齒ハ靈芝ナリ、窮野
ハ窮桑ナリ、少皞(天
氏)此ニ在リ、三邱ハ蓬
萊力丈(蓬洲三神山)
チイフ、句芒ハ少皞氏ノ子
木ノ神ナリ、何道眞(ワレ)
既ニ仙術ノ眞髓ヲ得、蓬萊ニ登

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愁蔚蔚以
慕遠兮。越邛州而愉敖。躋日中于昆吾兮。憇炎天之所陶。揚芒
熈而絳天兮。水泫泫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
顛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夫而歎息兮。吾欲往乎
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纒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撫若
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
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葶收而遂徂。歛神化而蟬
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
之潺湲兮。逗華陰之遄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會
帝軒之未歸兮。悵倘佯而延佇。何河林之藜藿兮。偉關雎之戎
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摻天道其焉如。日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
而不書。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

ヲ猶釋スレバ龍(大
龜ナリ)昔ニ三神山
負ヘリトイフ。并舞ス
ルモ傾クコトナシ。
發昔夢一崑崙山上ニ米
ノ木アリ。昔嘗テ之ヲ
夢ミシガ、今之ヲ食ヘ
ルチイフ。
從伯禹一會稽山ニ禹王
ヲ問ヘバ、諸侯玉ヲ贊
トシテ來リ集ル、タ
防風氏言テ食ミテ來ラ
ズ、因テ之ヲ誅ス、重
華ハ舜ナリ、其墓九疑
山ハ長沙ノ界ニ在リ、
因テ之ヲ存問ス。
流目眺一衡阿ハ衡山ノ
下ナリ、有黎ハ古ノ天
子ノ名、圯墳ハ崩壞セ
ル墳墓ナリ。
建木一建木ハ廣都ニ
生ズル木ノ名、汪氏ハ
地名、九土ハ九州ナリ、
帝軒ハ西方ノ神ナリ、
曰近信一以下黃帝ノ言
ナリ、近キヲ信シテ遠
キヲ疑フハ人情ノ常ナ
レバ、六經ト雖記述セ
ズ、鬼神ノ道ハ幽昧ニ
シテ明ニシ難シ、誰カ
ヨク之ニ從ハンヤ。
牛哀病一魯人牛哀病ム
コト七日ニシテ化シテ
虎トナル、其兄尸ヲ開

逢昆其必噉。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不齊。
兮。雖司命其不晰。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庶。王肆侈於
漢廷兮。卒御恤而絕緒。尉麗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遺武。董弱
冠以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
穆屈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
寧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之能剖。羸擿讖而戒胡兮。備諸
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慎竈顯於言天兮。
占水火而妄諄。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刺及。親所睇而弗
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綿攀以滓己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
之孔明兮。用棗忱而佑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麗褻以拯人。景
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敝
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

イテ入ル、哀博チテ之
ヲ殺セリ、楚人監令一
日斃死シ其屍江水ノ上
ニ流レ去リシガ、後蘇
生シテ蜀王ノ禪ヲ受ケ
蜀ニ王タリ。
寶號行ハ漢ノ文帝
ノ后竇氏ナリ、文帝ノ
代王タリシトキ、竇氏
其宮人タルヲ厭ヒ、泣
イテ代ニ至リシガ、後
終ニ皇后トナレリ。
王肆修一王ハ王莽ナ
リ、莽己ノ女ヲ納レテ
平帝ノ后トナシ、繁榮
ヲ希ヒシニ、後却テ憂
ニ沈ミテ家ヲ滅セリ、
緒ハ子孫ナリ。
尉龍眉一尉ハ官名ナ
リ、龍眉漢ノ文帝ノ朝
キ耶トナリ、武帝ノ朝
ニ至ル、眉長ク髮白シ、
武帝問ヒテ曰ク、何レ
ノ時耶トナレ、何レ
其老イタルヤト、龍眉
ヘテ曰ク、臣ハ文帝ノ
時耶トナリ、文帝ハ文
ヲ好ミ、臣ハ武ヲ好ム、
景帝ハ美ヲ好ム、而モ
臣ノ貌醜シ、陛下少チ
好シテ、臣已ニ老イタ
リ、是ヲ以テ三世遇ハ
ズ、故ニ耶署ニ老ユ
ト、武帝其言ニ感シ、
會稽郡尉ニ拜ス。

童冠一童賢年二十二
ニシテ三公トナリ、童
ヲ司リシモ、哀帝ノ崩
ズルヤ、自殺シテ死シ、
隆ニ設ケタルモ之ヲ用
ヒズシテ逝ケリ、隆ハ
地ヲ掘リテ道ヲ通ズル
ナリ、王ヲ葬ルノ禮ナ
リ。
穆屠天一叔孫穆子、夢
ニ天ニ壓シテケラル、
牛(人名)ヲ呼ビテ助チ
乞フ、其後、牛叔孫氏
ノ堅(小姓ナリ)トナリ
叔孫氏ヲ亂シ、穆子ヲ
幽シ、終ニ之ヲ殺セリ。
文斷社一文ハ晋ノ文公
ナリ、初メ晋ノ獻公、
伯楚ヲシテ文公ヲ蒲城
ニ伐ラシム、文公垣ヲ
踰エテ逃ル、伯楚其袖
ヲ斬ル、後文公立シテ
君トナルニ及ビ、伯楚
見エントトテ請フ、文
公蒲城ノ事ヲ怒ミ、見
ユルヲ聽サズ、伯楚乃
チ呂甥鄒芮ノ二人、文
公ヲ弑セント謀レルヲ
告グ、文公之ニ因リテ
福ヲ免レタリ、闍ハ宜
官ナリ、伯楚チイフ。
通人闍一叔孫穆子、文
公ノ如キ賢明ノ人スラ
好惡ニ迷フナリ、況ン
ヤ昏愚ノ人ナリ。

而已毓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
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懔惘而無儔。偪區中之隘陋
兮。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淒而
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魚矜
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歎而增愁。
怨高陽之相寓兮。倘顛頂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
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迅飈滿其膝我兮。鶩翩
飄而不禁。越谿囁之洞穴兮。漂通淵之砾砾。經重陰乎寂寞兮。
愍墳羊之潛深。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蜜之閭
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
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饑。戴
勝愁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載大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

妃咸姣麗以盡媚兮。增嫵眼而娥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
之桂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瀝以遺光。獻環珉與瓊縵兮。申
厥好以玄黃。雖色艷而賄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林悲於不納
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雉鳴相
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
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
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閭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爲牀。屑瑤紫
以爲糝兮。斟白水以爲漿。抨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
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
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虛。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
而並迓。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燁其照夜。雲師韞以交集兮。涑
雨沛其灑塗。羲璣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

高祖漢一蘇秦ノ始皇
帝ハ未記ナリ
始皇漢ニ秦ヲ亡ス
ハ必ハ胡ヲラントアル
ヲ見ハ將軍蒙恬ヲシテ
胡國ニ備ヘシムヲ
知ラン未記ノ所謂胡
ハ少子胡亥ナラント
ハ、禍内ヨリ發シ、遂
ニ國ヲ亡スニ至レリ
或輩賄ハ昔周鼎トイフ
人アリ、家貧ナリ、夫
妻相携ヘテ食田ス、鬼
神ニ告ゲテ曰ク、茲
ニ車氏ニ送ルベキ金ア
リ、今之ヲ汝ニ貸サン、
車子生レバ急ニ之ヲ
返セト、其後大ニ富ム、
鬼神ノ言ヲ憚リ、夫妻
相俱ニ其財ヲ載セテ逃
ル、同宿ニ子ヲ生ム者
アリ、其妻其夫ニ謂ヒ
テ曰ク、何ヲ以テ此
子ニ名ケント、夫曰ク、
此子車間ニ生ル、宜シ
ク車子ト名ケベシト、
是ニ於テ周鼎夫妻復タ
頓ニ貧セリ、對ハ報ナ
リ
慎慮願ハ魯ノ大夫
結慎、寵ハ鄭ノ大夫裨
適ナリ、結慎ハ洪水ヲ
豫言シ、裨適ハ火災ヲ
豫言ス、皆天道ヲ觀テ
水火ノ災ヲ知リタレド

モ時ニハ其言ノ中ヲ
ルコトモアリキ
梁東忠一梁丘ニ狐狸
リ、人ヲ惑ス、梁東一日
醉ヒテ歸ルヤ、狐狸伴
リテ其子トナリ、途ニ
梁東ヲ苦ム、梁東其家
ニ到リ、其子ニ謂ヒテ
曰ク、汝ハ何ゾ我ヲ苦
メタルト、其子其事ヲ
メテ告グ、東因リテ、狐
狸ノ所爲ナルヲ知リ、
大ニ之ヲ懲サントシ、
翌日又醉ヒテ歸ル、其
子東ノ歸ル能ハザルヲ
憂ヒ、行キテ之ヲ迎フ、
東誤リ狐狸ト認メ、遂
ニ其子ヲ殺セリ
母懸擊一懸擊ハ連係ノ
貌、幽冥ノ事ハ信シ難
シ、信スベカラザルヲ
信シ、荏苒日ヲ送ルノ
愚チナス勿レ、コレ百
憂ヲ懷イテ自ラ疹ムノ
道ナリ
景三處一景ハ宋ノ景公
ナリ、此星出ルトキハ
其國火災アリトイフ、
景公ノ時災惑出ツ、景
帝慮チ盡シテ國事ヲ治
メタルニ災惑忽チ其位
置ヲ變セリ
魏顆亮一魏顆ハ晋人ナ
リ、顆ノ父死スルトキ、

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冠岳岳其
映蓋兮。佩綈纏以輝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曠。氛旄
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撫軫軹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瑀以捷芝兮。右素威以
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澳
涖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譽譽。涉清霄而升遐兮。
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閭使闢
扉兮。覲天子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理亂
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數兮。懼樂往而哀來。素
女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既防隘而靜志兮。迨我暇以
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大微之闐闐。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
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鸞威弧之撥刺兮。

射嵒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乘天潢之汎
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剡流兮。察二紀五緯
之綢繆。適皇偃蹇天矯。嬈以連卷兮。雜沓叢嶺。颯以方曠。鹹泪
颺戾沛以罔象兮。爛熳麗靡。藐以迭過。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
電之淫裔。踰隴瀕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
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
心兮。情悄悄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雖遨遊
以愉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鸞忽兮。馳虛無。
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旃。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
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
長余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
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毆儒墨而爲禽。玩陰陽

妾ヲ殺シテ殉セシメヨト遺言セリ、然レドモ願ハカ、ル暴命ニ從ハズ、平生ノ正言ニ從ヒ、父ノ死後其妾ヲ他ニ嫁セシメタリ、其後願將トシテ秦軍ト戦フ、幽靈現ハレ草ヲ結ベリ、幽秦將ト同之ニ跌キテ倒ル、因テ之ヲ殺スナ得タリ、幽靈ハ即チ妾ノ父ナリ。
樹德茂一阜陶德ヲ天下ニ施シタレバ、其結果トシテ子孫英六(地名)ニ繁榮セリ。
桑末寄一桑末(木ノ名)カノ根生(寄生木)ニ托ス、衆草既ニ枯ル、モ桑末獨リ生ク、積徳ノ後必ズ餘慶アルヲ謂フ。
盡遠迹一何ゾ早ク六合ニ遊ンデ道ヲ問ハザル、時ハ永ク留マラザルナリ、(以上黃帝ノ言)。
魂憫憫一憫憫ハ憫憫失望ナリ、憫憫ハ堅キ貌、願ハ風動ク貌、玄武ハ龜ナリ。
怨高陽一高陽ハ帝顓頊ナリ、寓ハ居ナリ、顓頊居チ定メタルチ怨ムナキヲ謂フ。
庸織路一織路ハ路ヲ行クノ極地ナリ、四裔ハ四方ノ極地ナリ、四裔ニ奔走シ南北東西チ窮ムルモ、留マルベキ地ナキヲ謂フ。
越嶲嶺一嶺ハ大ナル嶺、嶺ハ深キ貌、嶺羊ハ土怪ナリ、無形ハ天チイフ、石室ハ疑フヲケハ密山チイフ。
弔祖江一祖江ハ人名、劉ハ殺ナリ、戴勝ハ西王母ノ冠ナリ、愁ハ笑フ貌、玄黃ハ黒ト黄ト絹ナリ。
雙林悲一雙林ハ玉女ト宓妃トヲ謂フ、處子亦同シ、歌ニ曰ク、天地相交リテ、コトニ花チ開キ、鳴鶴ハ鳩亦相和交ス、我等今懷チ汝ニ馳ス、汝淑明ニシテ如何ゾ我チ顧ミザルト、乃チ之ニ賦答セントスルモ暇アラズ、途ニ去リ。
冠嵩嵩一嵩嵩ハ高キ貌、嶺嶺ハ盛ナル貌、灼藥ハ熱スル貌。
左青瑠一青瑠ハ青龍文ナリ、素威ハ白虎ノ威ナリ、芝ハ小蓋ナリ、禮記ニ曰ク、君行クトキ

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崑共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譽兮懼余身之未救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墨無爲以疑志兮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第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栢舟悄悄客不飛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同志揭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悲憤詩第十九

晁氏曰悲憤詩者漢中郎蔡邕女琰之所作也琰嫁爲衛仲道妻遭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者十二年爲生貳子曹操素善邕痛其無後以金璧重賂贖之而重歸於董祀琰自傷失節而不
能忘其二子爲作此辭

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朝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犛犛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胡笳第二十

之情願ミツ、恩愛ノ
心悲痛シテ死スルノ思
アリ。范史ハ范曄著ス所ノ後
漢書ヲ謂フ。蔚宗ハ范曄ノ字ナリ。
我生之ハ漢祚衰ハ漢ノ
世運衰頹セルナリ。志
意乖ハ夫ニ事ヘントス
ル志ノ遂ゲザルヲ謂
フ。義節斷ハ匈奴ノ左
賢王ノ爲ニ節操ヲ破ラ
レシチイフ。戎羯逼一戎羯ハ夷狄ナ
リ。左賢王ヲ指ス。室
家ハ妻ナリ。雁南征一雁ノ南飛スル
チ見テハ、邊地ヨリノ
音信ヲ漢地ニ託セシ
トチ欲シ、又北ニ歸ル
チ見テハ漢地ヨリノ傳
言ヲ聽カンコトヲ欲
ス。冷冷ハ凄愴ノ貌。
冰霜凍一行李ハ行旅ナ
リ。嘗テ漢ヨリ匈奴ニ
來リシ旅途チイフ。
爲天有珠匹ハ類チ異
ニセル配偶ナリ。荒州
ハ僻遠ノ地チイフ。擬
俳優云トハ歌ヲ作リ
之ヲ歌ヒ俳優ニ擬シテ
自ラ慰メントスレバ、
歌曲成リテ悲愁イヤ増
スチ謂フ。

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蕭條兮烽
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
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
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
州。製茲八拍兮擬俳優。何知曲成兮心轉愁。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
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緣。
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兮誰與傳。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
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兮緣

天無涯一天地際涯ナ
ク、我が愁モ亦際涯ナ
シ。我非貪一日居月諸云云
ハ胡地ニ在リテ一日一
日ト日チ途レレチ謂
フ。

別離。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
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
之育之兮不羞恥。閔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
哀響纏綿兮徹心髓。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蹈舞兮共
謳歌。兩國交歡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
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
均。去住兩情兮誰具陳。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
牡駢駢。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
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

東風應一漢ト匈奴ト和
親ヲ結ビ、我が身モ贖
ハレテ漢地ニ還ルコト
トナレモ、半ハ生還
シテ聖君ニ見ユルヲ得
ルヲ喜ビ、半ハ稚子ニ
別レテ再會ノ期ナキヲ
嗟キ、哀樂相半バス、
去ツテ漢ニ還ランカ、
留マリテ胡地ニ在ラン
カ、兩情具ニ陳ベ難シ、

愛遺。十有三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身歸國兮兒莫知隨。心懸懸兮長如饑。四時萬物兮有盛衰。唯
 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
 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
 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胸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俗。願得歸
 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
 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
 相知兮何處尋。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
 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
 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為生我兮獨

十五拍一旬奴ノ俗てん
 とノ下ニ住ス、其形容
 隆ナリ、故ニ穹廬トイ
 フ、偶殊俗ハ風俗ヲ異
 ニセル者ノ配偶トナレ
 ルヲイフ、商參ハ二星
 ノ名、コノ二星常ニ相
 違フコトナシ

十六拍一茫茫ハ際涯ナ
 キナリ、萱草ハわすれ
 ぐさナリ、之ニ對スレ
 バ忘ルトイフモ、我が
 憂ハ嘗テ忘レルコトナ
 シ、舊怨ハ漢土ニ歸ル
 ナ得ザル怨、新怨ハ子
 ナ見ル能ハザル怨、昔

昔ハ天ナリ

十七拍一鼻酸ハ甚シク
 悲痛スルナリ、關干ハ
 亂垂ノ貌

胡笳本一胡笳ハ胡人ノ
 音樂ナレドモ、之ヲ琴
 ニ移リテ移シ取レバ、
 音樂ノ條理ニ差異アル
 コトナケレバ、ヨク移
 シ取ルヲ得

罹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修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
 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
 瘢。風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饑餓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
 安。歎息欲絕兮淚闌干。

胡笳本出自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
 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
 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
 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

楚辭後語卷第三終

楚辭後語卷第四

登樓賦第二十一

登樓賦者魏侍中王粲之所作也歸來子曰粲詩有古風
登樓之作去楚詞遠又不及漢然猶過曹植潘岳陸機愁
詠閑居懷舊衆作蓋魏之賦極此矣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
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
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
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
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馮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

登樓一宇ハ樓閣ヲイ
フ清漳曲沮ハ川ノ
名通浦ハ續ケル浦
ナリ墳ハ墳起ナリ
衍ハ平衍ナリ陶牧
昭丘ハ地名紀ハ十
年ヲイフ向北風トハ
北ノ長安ヲ望ミセ
テ其風ニナリトモ當
リタシト思ヒテ樓ヲ開
クナリ

悲舊鄉一擁隔ハ楚隔ニ
同シ、尼父ハ孔子ナリ、
孔子嘗テ陳ニ在リシト
キ、故郷ヲ懐ヒテ歸ラ
ン歎、歸ラシト嘆息セ
リ、楚ノ鍾儀執ハレテ
晉ニ在リ、尙ホ楚冠ヲ
冠シ楚樂ヲ奏セリ、莊
冠ハ越人ナリ、宋ニ仕
ヘテ顯位ニ陞レドモ、
尙ホ故郷ヲ忘ル、能ハ
ズシテ常ニ越吟セリ、
高衢ハ大道ナリ、
懼匏瓜ハ匏瓜ハ瓜ノ名
ナリ、匏瓜ノ如ク蔓ニ
懸リテ、何ノ成ス所モ
ナク、空シク日ヲ送ル
ベキニアラズ、易ニ曰
ク、井渫クシテ食ハレ
ズ、我が心ノ惻チナ
ト、其身ヲ修メテ君ニ
奉ヘントスルモ、任用
セラザルチ以テ悲
ヲ謂フ、棲遲、徒倚ハ
徘徊立スルナリ、
夜參半ハ參ハ分ナリ、
夜半ナリ、盤桓ハ意ノ
進ミ難キ貌、反側ハレ
ガヘリチ打ツナリ、

歸去來一來兮ハ助辭ナ
リ、歸去ランカナノ意
ナリ、故郷ノ田園將ニ
荒蕪セントス、何ゾ歸
ラザルベキ、形體ヲ養
ハシガ爲ニ、貴重ナル
精神ヲ勞役ジテ、祿仕
チナセルハ、是レ我が
過ナリ、何ゾ今更惆悵
(悲ムナリ)シテ獨リ悲
ムトヤセシヤ、過去ノ
事ハ悔ユトモ及バズ、
將來ハ猶ホ悔イ改ムベ
キナリ、
實迷塗ハ途ハ途ナリ、
今過去ノ失策ヲ願レ
バ、猶ホ行路ニ迷ヘル
旅人ノ如クナレドモ、
尙遠ク行カザリシ故、
回復ノ望ナキニアラ
ズ、深ク今ノ是ニシテ

襟。平原遠而極自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透迤以修迥兮。川既漾
而濟深。悲舊鄉之擁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
歸歎之歎音。鐘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
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乎其未極。冀王道
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
棲遲以徒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其無
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闐其無人兮。征夫行
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怛怛而慚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
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歸去來辭第二十二

歸去來辭者。晉處士陶潛淵明之所作也。潛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嘗爲彭澤令。督郵行縣。且至吏白。當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去。作此詞以見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事二姓。遂不復仕。宋文帝時。特徵不至。卒諡靖節徵士。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此篇耳。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

昨日マテノ非ナリシヲ
悟リテ、舟遙遙ハ遠キナ
リ、征夫ハ旅人ナリ、
晨光ハ日景ナリ、熹微
ハ日ノ暮レントスルナ
リ、舟ヲ賃ヒテ歸途ニ
就ケバ、舟ハ輕ク搖
レ、風ハ衣ヲ吹ク、旅
人ニ問フニ故郷榮桑ノ
道ヲ以テス、途遠遠ニ
シテ、イツシカ日ノ暮
レトスルヲ恨ム、
乃瞻衡一舟行恙ナク、
故郷ニツキ我カ家ノ衡
門屋宇ヲ見タレバ、欣
ニ堪ヘズシテ奔リ行ク
ニ、奴僕ハ歡ビテ迎
ヘ、幼兒ハ門ニ立チテ
我ヲ待テリ、
三徑就ハ漢ノ蔣詡苑ヲ
作リ、松菊竹三物ヲ植エ
三徑ヲ設ケタリ、因ッ
テ隱者ノ庭死ナ三徑
トイフ、門ニ入リテ庭
徑ヲ見レバ荒廢スレド
モ、松ヤ菊ハ依然トシ
テ存セリ、
既庭柯一柯ハ樹枝ナ
リ、庭樹ヲ見テ笑シ含
ミ、南窓ニ倚リテ世ニ
屬下セザル心ヲ恣ニシ
僅カニ膝ヲ容ル、心足
ル小室ナレドモ、心ノ
安靜ナルハ他ニ如クモ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
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
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能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
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
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
復奚疑

鳴皋歌第二十三

鳴皋歌者唐翰林供奉李白之所作也白天才絕出尤長
於詩而賦不能及魏晉獨此篇近楚辭然歸來子猶以爲
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者亦爲知言云

ノナキヲ感ズ
園日涉一日日園中道
途シテ樹木ノ手入ヲナ
セルヲ以テ、益幽趣ヲ
添ヘ、門ハ設クト雖、
人ノ來リ訪フ者ナク、
平常ニ閉ヅ、
策杖老一杖ヲ以テ老體
ヲ拄ヘ、或ハ遊歩シ或
ハ休憩シ、時ニ首ヲ舉
グテ遠ク望ム、無心
ナル白雲ハ山穴ヲ出テ
去來シ、鳥ハ飛ビ疲
レテ故林ニ歸ルヲ見ル
景聲響一日響聲(明ナ
ラザル貌)トシテ西山
ニ没セントスルモ幽興
盡キズ、孤松ヲ撫テ、
盤桓(足ノ進ミ難キ貌)
ス、
歸去來一更ニ端ヲ改
ム、故ニ歸去來兮ノ四
字ヲ措ケリ、ア、歸去
ノ勝レルニ如カズ、願
クハ今ヨリ一切世俗ノ
交遊ヲ絶タン、世人既
ニ我ヲ棄テ、我亦世人
ヲ棄ツ、何ノ求ムル所
アリテ、復タ車ヲ馳セ
ンヤ、
農人告一近郷ノ農夫春
ノ來レルヲ告グ、サレ
バ子モ彼等ニ伍シテ西
疇(西方ノ田畝)ニ耕
作セン、
或命巾一或ハ巾車(飾

若有人兮思鳴皋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兢不可以徑度冰
龍鱗兮難容舸邈仙山之峻極兮聞天籟之嘈嘈霜崖縞皓以
合沓兮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波濤玄猿綠熊緜緜峩峩危無
柯振石駭膽慄鬼羣呼而相號峰崢嶸以路絕挂星辰於巖壑
送君之歸兮動鳴皋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冷之池閣君
不行兮何待若返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於東洛巾
征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巘嶸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
寂萬壑望不見兮心氤氳蘿冥冥兮叢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
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谿而吐雲寡鶴清唳飢颯嘖
呻塊獨處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鷄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
無鄰蝦蟇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若使巢由桎梏
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蹇於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

而却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引極第二十四

引極者。唐容管經略使元結之所作也。歸來子曰。結性耿介。有憂道閔俗之意。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聾牙。故其見於文字者。亦冲澹而隱約。譬古鐘磬。不諧於里耳。而詞義幽眇。玩之翛然。若有塵外之趣云。

天曠濛兮杳泱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彼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藐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慄勞兮意惶懷。思假翼兮鸞鳳乘。長風兮上飏。捐元極兮本深實。餐至和兮永終日。

山中人第二十五

山中人者。唐尚書右丞王維之所作也。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獨此篇與望終南迎送神爲勝云。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彼羣龍兮滿朝。君何爲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進難知兮行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媿不才兮妨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管靡。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樹掩曖兮氛氳。猿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見東臯兮遠邨。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レル車)ニ乗リテ、崎
嘔タル山丘ヲ經、或ハ
孤舟ニ棹サシテ幽遠ナ
ル淵谿ヲ尋メレバ、萬
木欣欣トシテ長生シ、萬
泉水涓涓(泉ノ流ルル
貌)トシテ始メテ流ル
(春ニ及ビテ水モ釋ケ
タル故)
善萬物一萬物ノ陽春ニ
逢ヒテ生成ノ運ニ向フ
ヲ喜ブト同時ニ、吾ガ
生ノ漸ク死滅ニ歸セン
トスルヲ悲ム。
已矣乎一ア、吾ガ事畢
レリ、身ヲ天地ノ間ニ
寄スルコト、マダ幾何
モナケン、如カズ心ヲ
自然ニ任セテ生命ノ去
留ニ從ハンニハ、遠逸
(離脱スル貌)トシテ何
處ニ往カントハスル。
富貴非一富貴ハ余ノ願
フ所ニアラズ、サレド
帝鄉(仙人ノ都)ニ上リ
テ長生センコトモ期望
スベカラズ、如カズ吉
日良辰ヲ選ンテ獨リ往
來シ、杖ヲ立テテ耘リ、
東方ノ小丘ニ登リテ微
吟シ、清流ニ臨ンテ詩
ヲ賦シ、聊カ造化ノ意
ニ任セテ死滅ニ就カン
ノミ、カノ天命ヲ樂ミ
テ敢テ疑ハザルナリ。

若有人一技ニ專ト云
フ人アリ、鳴山ト思
ヒテ此ニ隱レトシ、
積雪ニ阻レラレト心煩
勞ス、此山ニ入ランニ
ハ、一條ノ大河アリ、
凌兢(凍ルナリ)シテ龍
舟ノ如クニ立テテ故、
舟ヲ容ル、能ハズ、又
峻山道(遠キ貌)トシテ
聲エ、風簾嘈嘈(聲衆
キ貌)トシテ開エ、霜
崖白ク合脊(峯ノ重ル
シテ宛モ長風ノ海ヲ扇
シテ波濤ヲ湧カシムル
ガ如シ)、又黑猿猿ハ
峯巖(山ノ高キ貌)タル
間ニ極談(舌ヲ吐ク貌)
シ、樹枝ニ咆エ石ヲ振
ヒ(危無柯振石ハ一本
咆阿振石ニ作ル)駭膽
慄魄シテ群呼シテ咆呼
シ、峰巒巖トシテ路ヲ
絶チ、巖石散在シテ星
辰ヲ挂ケタルガ如シ、
容易ニ往クベカラザル
ナリ。
送君之一君カ此山ニ歸
ルヲ送リテ、此新賦(鳴
泉歌ナイフ)ヲ作リ、
又清冷池(梁園ニ在リ)
畔ノ高閣ニ送別ノ酒ヲ
開キ、鼓吹彈絲ノ興ヲ
添ヘタレバ、君當ニ去
ルベキナリ、然ルニ君

何待チテカ踏踏シテ去ラズ、宛モ黃鶴ノ地チ顧ミテ飛去ル能ハザルガ如キハ何ゾヤ、意フニ今群賢梁園ニ集ルヲ以テ、之ヲ一掃スル程ノ大作チナシ、大雅ノ音ヲ以テ洛陽以東チ振ハシ、然ル後隱レント欲スルナルベシ。巾征軒一軒ハ車ナリ、巾ハ飾ルナリ、君去ツテ巾車ニ乘リ、阻折モ山路チ經テ、幽棲ノ地チ尋ネテ崖壑チ越エ、盤ノ如キ白石ノ上ニ座シテ素月チ賞スレバ、獨リ松風ノ琴筑チ擊ツカ如ク、萬壑ノ寂寞チ破ルチ聞クナラン。望不見一君既ニ山中ニ隱ルレバ、之ヲ望メドモ見エズ、心氣氣(鬱積スル貌)タリ、ソレ藤蘿冥冥トシテ路チ塞ギ、霧ハ粉々トシテ降り、洞壑ニハ綠水流下リテ、水聲幽ニ聞エ、虎嘯イテ風チ起シ、龍藏レテ雲チ吐キ、冥鶴清唳シ、飢鹿呻吟ス、カ、ル幽境ニ塊然トシテ沈黙シテ獨リ居ルコトナレバ、復タ見ル能ハズ、徒ラニ空山ノ中

望終南第二十六

望終南者王維之所作也。

晚下兮紫微。悵塵事兮多違。駐駟馬兮雙樹。望青山兮不歸。

魚山迎送神曲第二十七

魚山迎送神曲者王維之所作也。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醑。風淒淒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潺。

日晚歌第二十八

日晚歌者唐著作郎顧況之所作也。況詩有集然皆不及。

ニ然トシテ人チ然ヘシムルノミ。鶴族一君何ノ故ニ隱レタル。是レ他ナシ、今ヤ清濁賢愚倒シテ、鶴ハ族類チ繁メテ食チ争ヒ、鳳凰獨リ飛ンテ比鄰ナク、蛟蜃(やもり)勢チ得テ龍チ嘲リ、魚目ハ珍重セラレテ珠玉ニ混シ、娼母(醜婦ノ名)ハ錦チ着テ西施美女ノ名)ハ薪チ負フ、カ、ル世態ナレバ、岑君モ憤慨シテ山ニ隱レタルナリ、昔巢父許由ハ世チ避ケテ山ニ隱レタルガ、若シ之チ軒車ニ載セ冕服チ被ラシメバ、却テ桎梏(てがせ)あし(せ)ノ苦チ受ケルガ如ク感ズベシ、又夔龍ハ堯ニ仕ヘテ治國ノ大臣トナレルガ、若シ之チシテ風塵ノ間ニ蹙躐(跛行スルナリ)セシメバ何ノ功チカ建ツルチ得ン、共ニ其ノ志願ニアラザルベシ、出處ハ各其ノ好ム所ニ任スベキナリ、昔莽冒勃蘇ハ楚國ノ危キヲ見、七日七夜秦廷ニ慟哭シテ援兵チ請ヒテ楚ノ急チ救ヒ、又魯仲連ハ談

其見於韋應物詩集者爲勝。歸來子錄其楚語三章。以爲可與王維相上下。予讀之信然。然其朝上清者有曰和爲舟兮靈爲馬。因乘之觴于瑤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則意非維所能及。然他語殊不近。故不得取。而獨采此篇。亦以爲氣雖淺短而意若差健云。

日窅窅兮下山。望佳人兮不還。花落兮屋上。草生兮階間。日日兮春風芳菲兮欲歇。老不可兮更少。君胡爲兮輕別。

復志賦第二十九

晁氏曰復志賦者唐文公韓愈之所作也。其自敘云。愈從隴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復志賦。以唐書考之。隴西公蓋董晉也。漢仲舒之後。自廣川徙隴西云。初貞元十一年。宣武李萬榮死。李迺作亂。鄧惟恭縛迺以歸朝廷。伏誅。德宗詔晉節度宣武軍。始奏愈觀察。推官。晉受命不召兵。直造汴。惟恭謀亂。晉覺之。械送京師。軍乃安。愈敘稱明年則貞元十二年也。蓋愈自傷幼學。既壯而弗獲。思復其志。以晉知己。欲去未可云。

居悒悒之無解兮。獨長思而永歎。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之

笑ノ間ニ秦軍ヲ却ケタ
リ、然モカ、ル極端ナ
ル事ヲ行ヒテ美名ヲ買
ヒ世ニ權カスヲ好マズ
天地ヲ棄テ一身ヲ遺テ
ント欲スレバコソ、峯
君ハ山ニ隱レタルナ
レ、サレバ無心ノ白鷗
ニシテ始メテ君ト親ム
チ得ベキナリ。
天曠浩一、天ハ空漠ニシ
テ際涯ナク、氣ハ浩浩
トシテ色ハ蒼々タリ、
何物カ天ニ在ル、人智
ヲ以テ測度シ難シ、タ
、清寥ノ氣ヲ積ミテ萬
物ヲ生育スルノ元氣ヲ
成セリ、コノ元氣タル
ヤ靈妙怪異ニシテ見ル
チ得ズ、空シク自ラ心
ヲ痛ムルノミ、願クハ
驚風ノ翼ヲ借リ長風ニ
乘ジテ元氣ニ提調シ、
天ノ和氣ヲ食ヒテ此ノ
生ヲ終ヘンコトナシ
山寂寂一山ハ寂寞ニシ
テ人ナク、又蒼々トシ
テ樹木繁茂ス、群賢朝
ニ滿テルニ、汝何ゾ空
谷ニ潛居スル以上問、
我が文、和スル者寡ク、
知己ハ得難シ、是ヲ以
テ獨リ居ル、石上ノ清
泉ヲ抱ミ、松間ノ草屋ニ
住ミ、雞ヲ養ヒ、犢ヲ撫

シ、神ト交リテ菓ヲ乞
フ、是レ我ガ分トスル
所ナリ、不才ニシテ賢
チ妨グ、既ニ老イテ祿
ヲ食ルハ、吾ガ事ニア
ラズ以上答、ア、吾亦
印綬ヲ解イテ此ノ山中
ノ人ニ從ハン、何ゾ詹
尹ト人ノ名ノトヲ待
タナヤ。
山中一人山中ノ人歸リ
去ラント欲ス、雲暗ク
雨注ギ、水波興リテ綠
竹靡キ、白鷺條忽トシ
テ翔リ飛ブ、山中ノ人
留ルチ肯セズ、衣ヲ
襄ゲテ去ル、天地黯淡
トシテ樹間陰翳シ、猿
啼イテ夕陽昏ク、東丘
ノ遠村ヲ見レバ、平蕪
草綠ニシテ望迷ハント
欲ス、山中ノ人去ツテ
歸ラズ、吾惆悵シテ之
ヲ思フ。
晚下兮一夕暮ニ紫微
（天帝ノ居ル所ナリ、轉
シテ宮廷ヲ謂フ）ヲ下
リ、家ニ歸ラントセル
ニ世事ノ意ノ如クナラ
ザルチ痛嘆シ、雙樹ノ
邊ニ馬ヲ駐メ、終南山
ヲ望ンテ茫然タリ。
坎坎擊一神ヲ迎ヘント
テ坎坎（鼓ノ音ナリ）ト

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
氏以南遷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
逾南紀之連山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
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詰訓爲無所用其
心窺前靈之逸迹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
力之不任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忽忘身之不肖兮
謂青紫其可拾自知者爲明兮故吾之所以爲惑擇吉日余西
征兮亦既造夫京師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遂從試於有司惟
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所馳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
推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
而自非朝聘驚乎書林兮夕翱翔乎藝苑諒卻步以圖前兮不
浸近而逾遠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

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逋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
居排國門而東出兮慨余行之舒舒時憑高以廻顧兮涕泣下
而交如辰洛師而悵望兮聊浮遊以躊躇假火龜以視兆兮求
幽貞之所廬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非夫子之洵美
兮吾何爲乎浚之都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
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之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
時乘間以獲進兮顏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窳兮又何忠之
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沔濁兮曰吾
其既勞而後食懲此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情惛悵以
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
抱關之阨陋兮有肆志之揚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富貴之
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

之可望。

閔已賦第三十

晁氏曰閔已賦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去汴州依武寧張建封辟府推官以鯁直稱後遷監
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時貞元十八年也。憲宗即位始召爲國子博士
稍遷職方員外郎坐論柳澗事復爲博士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其不遇故此賦云就水
草以休息兮恆未安而既危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蓋思古人靜俟之義以自
堅其志終之於無悶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悶悶其曷已兮。憑文章
以自宣。庶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
子乃嗟嘆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聖
而爲之依歸兮。又何苦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
夫人其已還。行舟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
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雖舉足以蹈道兮。哀與我者爲誰。
衆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豈不

シテ鼓ヲ擊チ洞簫(尺八ノ如キ笛)ヲ吹キテ遙カノ浦曲ヲ望ミ、女巫ハ紛(衆多ナル貌)トシテ舞ヒ、玉ノ數物ヲ陳ネ、清キ神酒ヲ湛フレバ、風雨凄凄タリ、カク懇ロニ迎フルモ、神來降スルヤ否ヤ、甚ダ心モトナシ。紛進拜一進ンテ堂前ニ拜シ瓊筵ヲ注視(眷眷)スレバ神在ルガ如キモ、神語ヲザレバ意チ通セン由モナク、忽チ暮雨トナツテ歸リ去リ、人チシテ愁ヘシム悲急管ノ管絃ノ音モ悲ミ思フガ如ク、神駕シテ儼然トシテ歸リ去リ、忽チニシテ雲散シテ流ル。山ハ青々トシテ登エ、水ハ潺湲トシテ流ル。日管管一日ハ管管(暗キ貌)トシテ西山ニ没シ、之ヲ望メドモ還リ來ラズ、花落チ草生ジ、春光行ク行ク盡キントス(芳菲ハ芳草繁生ノ貌)老イテハ再ビ少カルベカラザルニ、光陰何ゾ我ヲ棄テ去ルヤ居恒他トシテ憂愁解キ難ク、常ニ長歎

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所宜。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
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

別知賦第三十一

晁氏曰別知賦者韓愈之所作也。愈論宮市貶陽山之明年。則歲癸未也。時楊儀之爲湖
南支使。以使來。愈愛儀之以謂智足以造謀。才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又侈
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宜其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以此宣州李傅崔羣賓生謂
非己以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者。比以送楊歸湖南序考之。愈自謂知儀之故於其別爲
此賦。不知與閔已孰先後。而復志閔己愈自道也。故以先別知。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卽。上何高之不
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愁。
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
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羞。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群憂。

セリ、コレ衣食ノ窮乏ナルガ爲ニアラズ、思ヘバ物心ツキシ頃ヨリ(三歳ノ時、父仲卿歿ス)運拙クシテ艱難ニ過ヒ、年未ダ十二ニ滿タザルニ(歳ハ歳星即チ木星ナリ、此星ハ十二年ヲ以テ天一一周ス、行ハ運行ナリ、歳行ノ始ニ復スルニハ十二年ヲ要ス)伯氏(兄ナリ、十一歳ノ時、兄會儀ニ遭ヒテ南ニ貶セラル、愈從ヒテ韶州曲江ニ至ル)ニ從ヒ南方ニ遷リ、大江ヲ渡リ洞庭湖チスギ、曲江ニ息ヒ、南紀(地名)ノ連山チ越エタリ。嗟日月一未ダ幾何ナラザルニ、兄會儀ス、因リテ遺孤ト嫂鄭氏トヲ携ヘテ北ニ還ル、中原ノ爭亂チ避ケテ復タ江南ニ移リ、始メテ講學ニ専念シ、訓詁ニ没頭シ前漢古聖賢ノ道ヲ窺ヒ、稍ソノ秘奧ヲ窺知セルヲ信ジ、古人ノ爲セル所ヲ考ヘ、今人ノ忽忘身一忽チ身ノ不肖ナルヲ忘レ、顯官(漢ノ制ニ、公侯ハ紫、九

物何深而不考。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廻輻。山礧礧其相軋。樹蒼蒼其相摎。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哀。去此以無由。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訟風伯第三十二

晁氏曰。訟風伯者。韓愈之所作也。早以論時澤不下。流風以比小人。實爲此厲。雲以媿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以夫爲此厲者。問之也。此楚辭也。而近詩。投畀有昊之義。故繫之於此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瀼瀼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嗚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鬪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

卿ハ青キ印綬ヲ用フ、故ニ公卿ヲ青紫トイフ、手ニ睡シテ取レベシト思ヘリ、コレ余ノ自知ノ明ナキ所以ナリ、乃チ吉日ヲ擇ンテ西京師ニ入リシモ、一躍シテ君門ニ入リ難シ、遂ニ進士ノ試ニ應ジヌ、
惟名利一然モ京師ハ名利ノ府ニシテ衆人競ヒテ時俗ト浮沈シ勢位ニ阿附シ、出沒變化、推知スベカラズ、余ノ純愚ヲ全クシ安居セントスレバ彼等ト合ハズ、奔走シテ彼等ノ態ニ倣ハントスレバ、聖賢ノ道ヲ修メントノ素志ニ違フ、乃チ志ヲ決シテ載籍ヲ極メ、文詞ヲ作シ、
諒却歩一後初志ヲ離シテ仕進ノ途ヲ圖リシモ、事愈艱難シ、十年ヲ經タルモ、一科ノ名ヲ成スヲ得ズ、進財ヲ價フニ足ラズ、進シテ志願ヲ遂グルヲ得ズ、乃チ退イテ窮居セントス、
排國門一都門ヲ辭シテ東歸リ、舒々トシテ行嘆シ、時ニ高キニ登

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爾傷。

弔田橫文第三十三

晁氏曰。弔田橫文者。韓愈之所作也。愈有大志。不爲世知。故行經橫墓。感其義高。能得士而取酒祭。橫爲文以弔之。有傷時思古。慨然有不可復見之意。然田橫安足道哉。故其言曰。非今世之所希。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也。夫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爲汴州。纔奏。愈從事。愈終始。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自古以文學擅世名。世忌之。率不得大柄。雖有世名。如世不知。故愈躊躇發憤。大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希。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鋌。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

リテ願望流涕シ、洛陽ニ至リ、暫ク足ヲ此ニ留ム、
假火籠一籠甲ヲ灼イテ、幽人トシテ貞ニ居ランコトトシ、隱居老死シ、名ヲ當世ニ馳セザルニ甘シタリ、
非夫子一夫子ハ董晉ヲ斥ス、浚都ハ隴西ヲ謂フ、公ノ美德アル、ヨク我ヲ隴西ニ舉用セリ、無智ノ小人モ尙ホ至愚ヲ獻シテ事フル所ニ盡ス、吾固ヨリ牛馬ニアラズ、タゞ衣食ノ恩ヲ甘受スル者ニアラズ、必ズ報恩ノ時アルヲ期セリ、乃チ門下ニ默居シ、年ヲ終ルマデ康樂セリ、時ニ間ニ乘ジテ進講スレバ、公歡シテ迎ヘ、吾亦盛徳ヲ仰ギテ窮テ安シ、又忠ヲ效スニ由ナンシ、昔余之ハ昔吾ガ心ニ約スラク、施ス所ナケレバ獲ルコトナシト、食接ノ徒ヲ嫉ムニツケテ、吾コソ勞シテ後ニ祿ヲ得メト言ヘリ、己ノ志ノ修マラザルニ懲リテ、此ノ言ヲ忘ルベカラザルヲ誓ヒシモ、竟ニ意ノ如クナル能ハズ、心意

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享羅池第三十四

晁氏曰享羅池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善柳宗元宗元為柳州刺史且死語其所常與遊者曰吾誦於此與若等相好也明年吾當死死而為神若等祠我如期而歿為羅池神且能動於靈響愈傷宗元為銘以實其事自唐史臣非之夫神不可知孔子迺不語雖然此非銘羅池神之文愈弔宗元之文也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嘔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稼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

琴操第三十五

晁氏曰琴操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博學羣書奇辭奧義如取諸室中物以其所涉博故能約而為此也夫孔子於三百篇皆弦歌之操亦弦歌之辭也其取與幽眇怨而不言最近離騷離騷本古詩之衍者至漢而衍極故離騷琴操與詩賦同出而異名蓋衍復於約者約故去古不遠然則後之欲為離騷者惟約猶近之十操取其四以近楚辭其刪六首者詩也

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鬪兮無應龍求

龜山操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祗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

拘幽操文王羑里作

目揜揜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

七兩卷二伏在スルモ、向ホ精神ヲ養ヒ年壽ヲ延クニ足ル、況ンヤ顔子ハ至聖孔子アリテ之ニ依賴セルヲヤ、艱難ニ處シテ從容自得セルハ固ヨリ當然ナリ。曰余昏一余ハ獨リ昏マトシテ同類ナシ、夫ノ人(君ヲイフ)ヲ望メドモ、君既ニ余ヲ棄去リ、船ニ乘リ漫々タル大水ヲ濟リテ、往ク所ヲ知ラズ、余乃チ汲汲トシテ古人ノ道ヲ修メ之ヲ履行スレドモ、世マタ余ニ與スル者ナシ、衆古人ノ道ヲ捨ツレドモ、吾獨リ之ヲ用フレバナリ、ソレ既ニカクノ如シ、豈ニ古道ヲ行フノ是非ニ惑ハザルヲ得ンヤ。下土茫一下土茫トシテ廣大ナリ、豈ニ此身ヲ容ルルノ地ナカラシヤ、乃チ水草ニ就イテ休息セントスレバ復テ安泰ナルヲ得ズ、アア吾過テリ、久シク羣マトシテ苦思スルモ何ノ功カアラシキナリ、須ク天命ニ安ズベキナリ、惟否泰一否ハ塞ナリ、

之が爲ニ茫然タリ。苟不内一苟モ意ノ如クナラザレバ、祿仕ヲ罷メテ從容自適スルコソヨケレ、タトヒ身ハ抱關(門闕)ヲ抱イテ閉閉チ掌ル賤者)ノ卑賤ニ在ルモ、志ダニ全ウセバ揚揚トシテ自得スルヲ得、伊尹賦畝ノ間ニ樂ムチバ、富貴モ其志ヲ枉ガベカラズ、余ガ誓言ノ固カラザルヲ恐レ、斯ニ自ラ訟テ此賦ヲ作リヌ、既往ハ諫ムベカラズ、タモ將來ノ誤ナカラシムコトヲ望ムノミ。余悲不一古人ハ寸徳アレバ必ズ登庸セラレタレドモ、余ハ古人ノ如クナル能ハズ、コレ時勢ノ然ラシムル所ニシテ、吾ガ常ニ悶悶トシテ已マズ、文章ヲ借リテ之ヲ述ベントスル所以ナリ。庶顔氏一昔顔回ハ窮約セルモ常ニ心ヲ安シ居タリト傳フレバ、吾亦之ニ庶幾センコトヲ願フ、コレ哲人顔子ニ取リテハ固ヨリ細事ナレドモ、孔子ハ其賢ナルヲ嗟稱セリ、疏食チ食

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
 殘形操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爲兮覺
 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楚辭後語卷第四終

泰ハ通ナリ、世ノ治亂同シカラズ、一タビハ治マリ、一タビハ亂ル、是ヲ以テ君子時ニ遇ハズシテ、小人志ヲ得ルコトアリ、暫ク古人ノ道ヲ守リテ、靜ニ天命ノ定マルヲ待タズ、命ノ如クナラザルモ、敢テ悲ムベキニアラザルナリ。

余取友一余廣ク交友ヲ天下ニ求ムルコト、茲ニ二十餘年、貴ニ求メ賤ニ取リ、擾擾(衆多ノ貌)トシテ多シ、皆修能ノ士ヲ喜ビ、獨リ己ノ顯榮ニ安ズルノミナラズ、余ノ窮厄ヲ憐ミテ愁ヲ共ニセリ、タレ眞ノ知己ニ至リテハ容易ニ得ベカラズ、百ニ一チモ收ムル能ハズ。

歲癸未一癸未ノ歲(貞元十九年)陽山ノ令ニ貶謫セラレ、蟲蛇ナ侶トシテ海隅ニ在リ、時ニ彼ノ人(楊儀之)ノ來リ使スルニ遇ヒ、乃チ館舍ヲ訪ヒ、微言(高論ト言フガ如シ)ヲ索メテ亂志ヲ正シ、群憂ヲ忘レテ快心ノ笑ヲ漏ラシ、深遠ナル道理ヲモ考究セザルハナシ、始ニハ蠅蠅シテ相合ガザリシモ、終ニ意氣相投合スルニ至レリ。

何此歎一此歎久シク特ムベカラズ、今轅ヲ廻ラシテ去ルヲ送レバ、山ハ參差トシテ樹蒼鬱タリ、雨濛々トシテ雲漠々タリ、再會ノ期スベカラザルヲ悲ミ、郭二倚テ涕ヲ拭ヒ、盡日低回踟躕シヌ。

維茲之一早魁甚シキハ誰ノ告ゾ、其端ヲ發スル者ハ風神ナリ、山ハ雲ヲ起シ、澤ハ水氣ヲ揚ゲ、雷轟キ電光掣シ、雨降ラントス、風神怒テ雲ヲ吹キ散ズ、鳴鳥(日ナリ)仁ニシテ下民ヲ愛スルヲ以テ、其光ヲ閉テ雨ヲ降ラセントス。

嗚呼伯一風神雲ヲ吹キ散シテ早セシムルハ何ノ故ゾ、我汝ニ於テ他志アラズ、時ニ臨ンテ汝ヲ祀リ、美酒肥肉ヲ具ヘ、飲食醉飽セシム、然モ怒ヲ發スルハ何ゾヤ、雲屏ヲトシテ起レバ、吹テ之ヲ薄カラシメ、水氣結バントスレバ、吹テ之ヲ散ツテ凝化セザラシメ、又吹キ寒クシテ雲ヲ引延スルコトナカラシム。

嗚呼風一汝風神其罪ヲ逃ルノ所ナシ、上天ハ明德アリ、紀綱以テ萬物ヲ御ス、我今上リテ汝ヲ訟フレバ、天誅必ズ汝ガ身ニ加ハラシ、悔ユトモ及バザルナリ、汝早ク死セヨ、汝死ストモ誰方傷マシ。

田橫ハ齊王田榮ノ弟ナリ、橫其屬徒五百餘人ト海島中ニ在リ、漢ノ高祖其ノ亂ヲ爲サンコトヲ恐レ、橫ノ罪ヲ赦シテ之ヲ召ス、曰ク田橫來レ、大ナル者ハ王トシ、小ナル者ハ侯トセン、來ラズハ且ニ兵ヲ發シテ誅ヲ加ヘント、橫乃チ其客二人ト洛陽ニ至ル、客ニ謂ヒテ曰ク、橫始メ漢王ト俱ニ南面シテ孤ト稱セリ、今漢王天子トナリ、而シテ橫ハ乃チ亡虜トナリ、北面シテ之ニ事フ、其恥固ヨリ已ニ甚シト途ニ自剄ス、高祖涕ヲ流シ、王ノ禮ヲ以テ之ヲ葬リ、二客ヲ拜シテ都尉トナス、二客亦自剄シテ横ニ殉ス、高祖以爲ヘラク田橫ノ客皆賢ナリト、餘五百人尙ホ海中ニ在リ、使チシテ之ヲ召サシム、至レバ則チ横死ストキ、亦皆自殺ス、事有曠一天下ノ事ニハ百世ヲ經タル後モ尙ホ深キ感動ヲ與フルモノアリ、余今田橫ノ墓下ニ經テ、深ク其事ニ感ズ、然モ自ラ何ノ心ニ由リテ然ルカチ知ラズ、横ノ今ノ世ニ稀ナル人物ナルニヤラズンバ、イカテ余チシテ歎歎(泣クコト)シテ自ラ禁ズル能ハザラシメンヤ。

余既博一夫子ハ田橫チイフ、庶幾ハ近キナリ、余ハ博ク天下ノ士ヲ觀タレドモ、未ダ横ノ爲ス所ニ近キ者ヲ觀ズ、死シタル者ハ復タ還ラザレバ、横ヲ墓フモ證ナキコトナガラ、低徊去ルニ忍ビズ、ア、余此墓側ヲ去リ誰ニ從ヒテ事ヲ爲サン。

當秦氏一秦敗レテ天下亂ル、二方リテハ、一人ノ賢士ヲ得ルモ、猶ホ禍亂ヲ鎮定シテ天下ニ王タルニ足ラン、五百人ノ擾々(衆多ノ貌)タル徒黨アリテ田橫チシテ自剄チ免レザラシメタルハ何故ゾヤ、ソレ或ハ寶トシ尊ビシ所ノ士賢ニアラザリシカ、或ハ天命既ニ定マリ、マダ如何トモスベカラザリシカ。

昔關里一關里ハ孔子ノ宅ノ在リシ地名、昔孔門弟子三千人アリシモ、孔子終生追遠(求ムル所アリテ得ザル貌)トシテ遇ハザリキ、因此觀之、成敗ハ天ナリ、獨リ横ガ黨五百人チ告ムベキニアラズ。

荷余行一荷モ余ガ行ニシテ道ニ悖ラズンバ、願沛(傾覆スルコト)スルモ傷ム所ニアラズ。

自古死一古ヨリ死スル者ハ一人ニアラザルモ、死シテ餘光アルハ夫子一人ノミ、余跪キテ此辭ヲ陳ベ酒ヲ薦ム、夫子ノ魂髮(分明ナラザル貌)トシテ來リテ之ヲ享受セヨ。

荔子丹一荔子(熱帶地方ニ産スル果實ノ名)ハ赤クシテ芭蕉ノ實ハ黃ナリ、之ニ着蔬チ雜ヘテ柳侯(柳宗元柳州刺史タリ、因ツテ柳侯トイフ)ノ廟ニ薦ム。

侯之船一柳州ノ俗、神ヲ迎フル時、船ニ兩旗ヲ建テ木馬偶人チ中ニ置キ、樂ヲ奏シテ之ヲ導キ岸ニ登リテ廟ニ趨ク、○船ニ兩旗ヲ建テ侯ノ靈ヲ迎フレバ中流ニシテ風之ヲ阻シ、來ルコト遲シ、悲ニ堪ヘズ。

鶴之山一柳州ノ山水甚ダ佳ナリ、桂樹ハ間々(葉茂ル貌)トシテ白石ハ齒々(列ル貌)タリ、侯宜シク春ハ撥ト吟シ秋ハ鶴ト共ニ飛ビ、永ク此地ニ樂ムベシ。

北方之柳州ノ山水甚ダ佳ナリ、桂樹ハ間々(葉茂ル貌)トシテ白石ハ齒々(列ル貌)タリ、侯宜シク春ハ撥ト吟シ秋ハ鶴ト共ニ飛ビ、永ク此地ニ樂ムベシ。

下無苦一低地ニ居ル者モ濕ニ苦ムコトナク、高地ニ在ル者モ乾ニ苦ムコトナク、杭餘(稻ナリ)充足(羨ハアマルコト)シテ、蝻蛟伏シテ害チナスコトナカラシメヨ、我民報一サラバ我が柳民ハ、侯ノ功ニ報イテ怠ルコトナク、今日ヨリ始メテ世々益祭祠ヲ慎マン。

秋之水一幽幽ハ深黒ノ貌、黄河ヲ濟リテ趙簡子チ見ントスレバ、其水濁リテ黒シ、或ハ石アリテ妨ゲ、或ハ龍アリテ碍シ、昔禹ノ水ヲ治ムル時黃龍舟ニ躍リ込ミ

テ害ヲ加ヘタリ。濟ルニ由ナシ、我若シ濟リテ後悔ストモ誰ニカ其咎ヲ歸セン、若カズ濟ラズシテ歸ランニハ、龍ヤ石ヤ抗スベカラザルナリ、趙ニ往クノ危キヲ石龍ヲ借リテ譬ヘタルナリ。
鮑之氣一龜山ノ氣氣ハ雲雨トナリテ萬物ヲ潤ス能ハズ又其圻(きり)カ(ふ)ハ棟梁ノ材トナス能ハズ、然モ其廣大ナルコト魯ヲ掩ヘリ、季桓子經世ノ才ナク、國ノ棟梁タルニ足ラザルモ、其威魯國ヲ壓スルヲ云フ。我魯國ノ滅亡センコトヲ憂フモ世ニ我ト憂テ同シラスル者ナシ、悲ムベキカナ、周公瑾アラバ我之ニ歸嚮セン、目掄掄一掄掄ハ掩ハル、ナリ、蕭蕭ハ寂々ナリ、我因ハレテ芙蓉ニ在レバ、目暗クシテ物ヲ見ズ、耳寂トシテ聲ヲ聞カズ、日月星辰ノ出沒ヲ知ラズ、是レ死セリト謂ハンカ、生ケリト謂ハンカ、コノ苦ヲ嘗ムルモ皆自ラ招ク所ニシテ、天王(紂)固ヨリ聖明ニシテ失德アルニアラズ。
有歌維(レ)ロレ夢ニ狸ヲ見タリ、其身ハ見エタレドモ其頭ハ見エザリキ、覺メテ其吉凶ヲ思フモ、風成(古ノ占者)既ニ世ヲ去リタレバ、識ル者ナシ、(天下ノ事ハ理ヲ以テ判斷スベカラザルナリナリ)

楚辭後語卷第五

招海賈文第三十六

晁氏曰招海賈文者唐柳州刺史柳宗元之所作也。昔屈原不遇於楚，傍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己志，而不可。猶怛然念其故國，至於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言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言賈尚不可爲，而又浮於海，大泊滄淪，八方易位，魚龍神怪，其禍不測。孰與上黨易野，出入無虞，而可樂哉。上黨亦晉地，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己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以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日月。
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愜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越嶢嶢兮萬里一覩。峯入泓坳兮視天若畝。奔騰出扑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

咨海賈一ア、海賈、君何ソ生命ヲ輕ジテ利益ヲ重シ此地ヲ離レ去ル、大海、盪泊(廣キ貌)トシテ日月ヲモ顛倒シ、魚龍横行シ神怪隳突シ、滄茫トシテ成形ナク變化倏忽、陰晴定メナク雲霧深ク罩ム。
君不返兮逝一君逝キテ返ラズバ愜惚(志ヲ失フ貌)ダラン、舟航ハ上下振盪シ(嶢嶢ハ危キ貌)危險言フバカリナ

ク、萬里ノ長途、處トシテ然ラザルハナシ、忽チ瀕域(瀕ク所)ニ入り仰キテ天ヲ視レバ、旋轉スルコト龍ノ如ク、奔騰(奔騰)舞シ大鷲(大鷲)翔シ天矣(天矣)歟(歟)ノ名(名)九首(九首)ヲ振ツテ喜怒(喜怒)シ、舌ヲ閃カシ、涎ヲ垂レテ徘徊(徘徊)ス。君不返兮、終レテ君返ラズ。怪物(怪物)ノ餌トナラン、黑齒(黑齒)ノ齒(齒)ノクヒチガフコト(フコト)醜(醜)ノ外ニ現ハル(現ハル)コト(コト)肌(肌)ニ鱗アリ三角(三角)並列(並列)シ、耳(耳)左右ニ披キ、出沒(出沒)嬉遊(嬉遊)シ、臭腥(腥)百里(百里)ニ彌ル(彌ル)ノ怪物(怪物)アリ。君不返兮、以テ溺(溺)水(水)蓄積(蓄積)シテ其深(其深)サ測ルベカラズ、其水(其水)力(力)弱クシテ羽毛(羽毛)ヲ浮(浮)ズレバ、足(足)ラザレバ之(之)ニ投(投)ズレバ必(必)ズ沈ム、鯨(鯨)鯢(鯢)モ沈ムヲ恐レテ淫(淫)々々々(淫々々々)タリ。君不返兮、卒(卒)レテ測置(測置)ハ排洗(排洗)ナリ、搜(搜)疏(疏)ハ波石(波石)ヲ洗(洗)フナリ、怪石(怪石)深淵(深淵)ニ墜エ、波浪(波浪)ニ灌(灌)ハレテ立ツコト、戈(戈)鏃(鏃)ノ如シ。君不返兮、君若(君若)然トシテ沈没(沈没)セバ、外(外)ハ大海(大海)澎湃(澎湃)シテ狂濤(狂濤)天(天)ヲ排(排)シ、方(方)位(位)モ辨(辨)ズベカラズ。

齒齷齪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又牙踔嶽崖。蛇首豨鬣。虎豹皮群沒。互出誰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瀟。君不返兮以充饑。溺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巖巖。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冽置滔危顛崩濤搜。疏剡戈鋌。君不返兮君沉顛。其外大泊洋。齷淪終古廻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嵩貨號風雷。巨鼇領首丘山頽。猖狂震虩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

君不返兮、風(風)一星(星)長(長)位(位)波瀾(波瀾)弄(弄)テ、一(一)タヒ失(失)脚(脚)スレバ、湯(湯)谷(谷)ノ中(中)ニ陷(陷)リ、軸(軸)破(破)碎(碎)シテ若(若)木(木)ノ棺(棺)ニ投(投)セラルベシ。君不返兮、魂(魂)一(一)又(又)海(海)神(神)貨財(財)ヲ食(食)リテ、風(風)雷(雷)ヲ起(起)シ、巨(巨)鼇(鼇)首(首)ヲ搖(搖)カシテ、山(山)丘(丘)ヲ崩(崩)シ、(蓋)背(背)上(上)ニ蓬(蓬)萊(萊)山(山)ヲ負(負)フ、暴(暴)威(威)ヲ奮(奮)ヒテ九州(九州)ヲ覆(覆)倒(倒)セバ、君(君)亦粉(粉)碎(碎)セシ。君不返兮、海(海)賈(賈)何(何)ゾ平地(平地)ヲ疾(疾)ンテ、險(險)難(難)ヲ好(好)ミ、驚(驚)駭(駭)苦(苦)慮(慮)シテ、歸(歸)ヲ忘(忘)レタル、上(上)黨(黨)ノ平(平)野(野)安泰(泰)ニシテ、樂(樂)ムベク、厚(厚)土(土)アリテ、沈(沈)没(没)ノ患(患)ナク、岐(岐)路(路)アリテ、九(九)區(區)ニ通(通)シ、海(海)路(路)ノ辨(辨)ズベカラズ、貨(貨)アリテ、有(有)無(無)相(相)通(通)ズベク、偏(偏)歷(歷)神(神)視(視)シテ、神(神)魂(魂)ヲ勞(勞)ヘズ、樂(樂)ヲ奏(奏)シ、鮮(鮮)肉(肉)ニ飽(飽)キ、歡(歡)樂(樂)ヲ恣(恣)ニシ得(得)ベシ。君不返兮、欲(欲)レテ誰(誰)ヲ求(求)メ、トスル、膠(膠)鬲(鬲)ハ聖(聖)人(人)ニ遇(遇)ヒ、鹽(鹽)魚(魚)ヲ棄(棄)テ、之(之)ニ仕(仕)ヘ、范(范)蠡(蠡)ハ相(相)位(位)ヲ去(去)リテ、陶(陶)朱(朱)公(公)トナリ、呂(呂)氏(氏)モト買(買)人(人)ナリ、後(後)南(南)面(面)シテ、孤(孤)ト稱(稱)モ。

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袁鹽大治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諡爲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徵咎賦第三十七。晁氏曰。徵咎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貞元十九年。宗元爲監察御史裏行。時年三十三矣。王叔文韋執誼用事。二人奇其才。引納禁中。與計議。擢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俄而叔文敗。宗元與劉禹錫等七人俱貶。而宗元爲永州司馬。元和十年。乃徙柳州刺史。以卒。初。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堙。厄。感。鬱。一寓於文。爲離騷數十篇。徵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頽。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汙以閱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

シ、弘羊心計ニ巧ミニシテ武帝ニ仕ヘテ謀議ニ參シ、鹽ヲ煮、鍛冶ヲ業トセル身ニシテ九卿ノ位ニ陞リ俸祿ヲ賜ハリ、國租ヲ收メ賢智ノ士モ馬前ニ奔走セリ、是ヲ以テ一世ニ傲ルヲ得タリ、君利ヲ逐フヲ息メテ早ク返レ、君若シ返ラズバ諛シテ愚トイハシ。

香海買一買スラ尙ホ爲スベカラザルコトト述ノ如シ、又何ゾ海チ是レ事トセン、死シテハ險峻トナリ、生キテハ食夫トナリ、何ノ樂カコレ有ラン、早ク返リテ身ヲ安ンセヨ。

懲智懲一告愆(とがめ)ニ懲リテ今更昔ヲ顧レバ、吾ガ心ノ求ムル所決シテ非ナリト謂フベカラズ、然モ卑賤ノ位ニ居テ世ヲ憂フルハ前志(先哲ノ記述)ノ非トスル所ナレバ、コノ告愆ニ遇ハレバ、コノ告愆始余學一余初メ古人ノ道ヲ學ブ、古今人ノ謀ヲ異ニセルヲ怪ミ、タレ古人ノ聰明ナル、取テ以テ余ガ師トナスベキヲ思ヒ、全カチテ

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訃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爛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赫。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譴。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磨礱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云云。飄風擊以揚波兮。

盡シテ古人ニ及バン事ナリ。潔誠之。一余既ニ潔誠信直ナリ、又同志ノ仁人ノ群集スルアリ、乃チ相提携シテ堯舜ノ道ヲ以テ師トナシ、一ニ之ニ則フント期セリ。

上睢野一上ハ睢野(はしいま)ナリ。ニシテ混茫(漠然トシテ廣キ貌)下ハ駭詭(正シカラヌナリ)ニシテ私心ヲ抱キ上下羅列シテ互ニ氣脈ヲ通ズ、余ハ敢テ之ニ交ラズ、退イテ大中ノ宜シキ所ヲ求メリ。

曰道有。自ラ謂ヘラク、ソレ道ニハ象(孝ニハ孝ノ姿アリ、悌ニハ悌ノ姿アリ)アリテ形(變ナクシ)ナシ、宜シク機ニ臨ミ變ニ應ジ志ニ從フベシ、然モ及バザレバ危ク、過レバ貞チ失フ、ヨク中庸ヲ守リテ時ニ應ジテ行フベシ。萬類芸芸(萬物芸芸)ノ盛ニ茂ル貌トシテ此道ニ從ツテ安ク、剛柔弛張(ノ宜キヲ得、出入綸經)アリ、能者チ登用シ枉邪ヲ制仰シ、コトニ白黑濁始メテ

舟摧抑而廻遑。日霾噎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窳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援。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縲勞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繫而憾軻。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爲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

蹈前烈而不頽。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第三十八

晁氏曰閔生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雅善蕭儉。在江嶺間。貽書言情云。宗元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今天子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然居治平。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此蓋以叔文輩為罪人。頑人謂已耻辱。雖在困事。當云爾者。然悔厲極矣。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自以生之不幸。喪志而為此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繆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為騁。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黽。行不容之崢嶸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兮。鳴嘯群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慙。肆余目於湘流兮。

テ南方ニ往ク、然モ罪大ニシテ寵辱ク、重ネテ永州司馬ニ貶謫セラレ、既ニ天ノ明罰ヲ懼レ、又鬼神ノ能ハズ、晝夜眠レ能ハズ、鷹ノ虎狼ノ餌トナラン事ヲ恐レテ安息スルヲ得ザルガ如シ。凌洞庭、汎云、旋流スル、廻還ハ旋轉ナリ、層崖ハ碎ケ散ル貌、漂ハタマヨフナリ。矧尺進一歩ハ背キ難ル貌、蓋ハ動搖スル貌、凱風ハ孝子自ラ母ヲ安ンズル能ハザルヲ責ムル詩ナリ、詩經ニ見ユ、宗元母ヲ思フコト凱風ノ篇ニ言フ所ノ如クナルヲ言フ。罪通天一ワガ罪天ニ通シテ、天此酷罰ヲ降セルモ尚ホ生ヲ奪ハズ、既ニ二歳ヲ經タルモ賀マ(頭)テ垂レ氣ヲ喪フ貌トシテ命ヲ存セリ、淵ニ投ジテ死セントスレバ罪ヲ赦ヒテ禍ヲ塞ギ、後來ノ回復ヲ又望ムベカラズ、又先聖ノ教ニ悖レリ。進路呀一進マントスレバ前路絶シテ進ムベカラズ、退イテ限レントスレバ又果ス能ハズ

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屈子之悵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崑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麟。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勃以揚氛。空廬頽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魑魅吾誰鄰。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暮言。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賁。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陆身。知徒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兹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汗潦以墳洳兮。蒸沸熱而恒昏。戲鳧鸕乎中庭兮。藁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

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第三十九

晁氏曰。夢歸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既貶。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久幽不還。復貽其所知許孟容書。其略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墳墓不掃。宅三易主。恐一日死。曠墜先緒。意託孟容。以少北者。故作夢歸賦。初言覽故都喬木而悲。中言仲尼欲居九夷。老子適戎。以自釋。末云。首丘鳴號。不終不忘。其舊當世憐之。然衆畏其才高。竟廢不復云。

羅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兮。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惛翳而愈微。歛騰踴而上浮兮。俄滉漾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兮。顛純白之霏霏。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鉢余以行路兮。馭儼儼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纏纏以經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瀟漫兮。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颺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澗汨兮。進

孤囚トナリテ世ヲ終ヘ長ク拘禁セラレテ艱苦ナリシニ何故ニ此ノ罪福ニ罹レル。余豈ニ俸祿ヲ食リ名ヲ盗ミ世俗ト浮沈セザランヤ。タゞ直チ以テ身ヲ顯ハサント欲セルノミ。是レ衆ノ嫉ム所トナリシ所以ナリ。御長轡！ワレ長轡ノ車ニ乘リテ我輩タル九折ノ阪ヲ越エ。驚棒ヲ把リテ大江ヲ渡リ。コノ永州ニ來リ。身死セザルヲ得タルハ意外ノ幸ナリ。荷餘齒！今後ハ前日ノ行ニ懲リテ餘齒（餘命）ヲ慎ミ。前烈（先賢ノ事業）ニ倣ヒテ類（ヨコシマ）ナラジ。蠻夷（永州タイフ）ニ死スルハ固ヨリ吾ガ分トスル所ナリ。タトヒ顯榮ニ至ルモ何ノ益カアラン。大中至正ノ大道ヲ以テ吾ガ則トナシ。タゞ天命ニ任センノミ。関吾生！吾ガ生險阨ニシテ志ヲ失ヒテ此禍ニ逢ヒ。氣鬱々トシテ暢

惓悵而不得。白日遯其中。出兮。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齋崩忽上下以恟惶兮。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修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嶠嶠以崑立兮。水汨汨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隕軾。類嚙黃之隤漠兮。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儼兮。心廻互以壅塞。鍾鼓喤以戒且兮。陶去幽而開寤。罽爵蒙其復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神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國之爲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弔屈原原文第四十

晁氏曰。弔屈原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沒賈誼過湘初爲賦以弔原。至揚雄亦爲文而頗反其辭。自嵇山投諸江以弔之。誼。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竄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宗元得罪。與昔人離議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虞鄉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矣。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擊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捨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牝雞咩嘍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董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狂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懷折火烈兮。娛笑舞。讒巧之曉曉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慝兮。美愈西施。謂謔言之怪誣兮。反寘填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舍

大、屈原世子憂ヒテ極
諫シ遂ニ汨羅ニ投ウテ
死ス。古昔既ニコノ憤
死ノ人アリ。況ンヤ余
ガ生ノ艱難ナルヲヤ、
今古人ノ遺則ヲ列舉シ
テ、北斗ヲ指シ誓ツテ
吾ガ眞情ヲ述ブ。
登高崑崙高山ニ登リテ
故郷ヲ望メバ山水掩蔽
シ、雲霧蒼勃トシテ見
ルベカラズ。
空虛願一ワカ家破レテ
修理セザレバ丘木ノ陰
ニ息ヒ介然トシテ淪落
ナ嘆キ、日々魃魅ハ山
鬼ナリト伍シテ終老
ス。
仲尼之孔子ハ四十二
シテ始メテ惑ハズ、訓
言ヲ後世ニ垂レ、孟子
四十二シテ心ヲ動カサ
ズ、猶ホ北宮黝、孟賁ノ
勇ヲ希ヘリ。余性愚ニ
シテ年齒尙ホ之ニ若カ
ズ、禍ニ罹リ身ヲ危ウ
スル固ヨリ宜ナリ、非
チ革メ善ニ徒ラバ、何
ゾ世俗ノ譏ヲ懼レン。
噫萬縁一禹治水ノ功大
ナリシモ、曾テ此ハ永
州ノ川ヲ治メズ、殷
周ノ治化四方ニ及ベ
ルモ、南衡山ニ達セザ
キ、余今此極南ニ四ハ

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惻愍兮。陷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誇辭之曠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羣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

レ、遠ク中原ヲ離レ、
地卑濕熱シテ常ニ晴
ク、竟無中庭ニ戲レ兼
葭堂筵ニ生ズ、虺蛇木
棺ニ隱レ、短狐淵ニ潛
ミテ人影ヲ伺フ、是ヲ
以テ俯仰左右常ニ心ヲ
痛メ、日夜拳擊ス。
慮吾生一吾ガ身ノ不安
ヲ思ヘバ、代徳ハ憲宗
位ニ即キ、德澤一新セル
コトヲ望ム。醇厚ナルニ
恥ブルナキ能ハズ、眇
ニ足ラザルモ、窃ニ古
聖ノ迹ヲ踏マント欲ス。
神明願ハクハ余ノ言ヲ
聞キ、後害ノ身ニ及バ
ザランコトヲ、豈ニタ
ザランコトヲ蓋フノミ
ナランヤ。
穢穢斥一吾ガ身南方ニ
跼シ、得テ久シク歸
ルヲ得ズ、タマシク夢魂
屢歸ルノミ、コレ精神
凝ツテ舊郷ヲ懷ヘバナ
リ、夕ニ寢メレバ心懐
慄(憂フル貌)トシテ郷
里ヲ離レズ、體罷憊シ
テ氣息愈微ナリ。
歎騰騰一夢中忽チ騰躍
シテ上リ浮アガ如ク、
俄ニシテ澆淞(水ノ廣
キ貌)トシテ依レ所ア
ルガ如シ、天力地力混

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蕞弘文第四十一

晁氏曰弔蕞弘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蕞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爲劉文公之屬太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周使告于晉魏獻子泄政悅長弘而與之合諸侯于狄泉衛彪溪曰蕞弘其不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行之難周人殺長弘莊周云蕞弘臆其血三年而化爲碧蓋語其忠誠然也宗元哀弘之以忠死故弔云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仇紆權蒙貸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太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坻陔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太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但就制乎強國松栢之斬刈兮蕞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鷲鳥之高翔兮夔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

沌トシテ知ルベカラズ
見ルノミ、上ニ星辰ナ
ク下ニ水陸ナシ、余ナ
ク、僕取庭庭(滯ル貌)
トシテ旋回ス、乃チ浮
雲ニ乘リテ西北ニ向
ハ風耳采テ掠メテ纏
タリ、虹霓洞然トシテ
瀾漫シ、颯風ト相衝撃
シテ忽チ中斷ス。
靈幽漠一幽漠滯泊(水
流ル貌)トシテ、白
日其中ヨリ出テ雲烟忽
チ離散ス、乃チ五岳崩
潰チ基トシテ方位チ定
メ、白黒ノ參差タルチ
見、昇降上下シテ徐行
シ、故都チ指テ降リ、
郷園ノ長クシテ直ナル
チ歎ル。
原田蕞一乃チ田園荒
蕞シ榛棘叢生シ、喬木
折レテ垣廬破レ、山時
チ水激スルチ見、心悲
ミテ涕流ル、時宛モ黃
昏ノ陰暗ナルチ如ク、
遊觀セント欲スルモ能
ハズ、忽チ喜ブチ如ク
ニシテ怡然(逸遊ナリ)
シ、忽チ悲ムチ如クニ
シテ胸塞ガレ。
鐘鼓聲一鐘鼓鳴ツテ曉
チ告グ、南(歸途ノ貌)

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以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寥廓而殄絕竭馮雲以狙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洄洄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太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太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兮敬弔忠甫

弔樂毅文第四十二

晁氏曰弔樂毅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迺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爲上將軍下齊七十

後語 卷五 乞巧文 一四
餘城田單問之。毅畏誅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宗元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尙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顛傍徨。燕復爲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以惡是遑遑。仁夫對趙之惴款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长。踞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乞巧文第四十三

晁氏曰。乞巧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傳曰。周鼎錘錘而使吃其指。先生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爲桔槔。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夫鳩不能巢。拙莫比焉。

生ノ光ヲ添ヘンコトヲ
莫フ。先生ノ道ニ由リテ
行ヘル。忽チ世俗ノ搶
攘ニ遇ヒヌ。當時ハ華
蟲ニ雄ナリ。天子ノ服
ニハ雄ナリ。羊皮ノ衣
ニテ賤人ノ服ナリ。小
ノ横議スルナリ。シテ
孤雄口ヲ絨シ。蛙鳴ヲ喜
ビ。聽キテ耳ヲ掩ヒテ大
呂。正シキ音樂。ナリ。聞カ
ズ。革啄。毒草ナリ。ナ
宮廷ヲ棄テ。牢獄ニ投
シ。泥塗ヲ踏シ。榮ト
ス。コト。細細。踏ムガ
如ク。世ノ亂ル。チ忘
レテ。樂セリ。
巧ノ一。樂巧ノ。喧器ナ
ル。チ。以テ。成池。ノ。音
樂。ト。ナシ。便。依。柔。媚。チ
以テ。西施。美女ノ。名。ニ
優。レリ。ト。ナシ。謔。言。ノ。聖
人ノ。教。訓。チ。怪。誕。ナリ
ト。ナシ。テ。耳。チ。塞。ギ。身
ノ。痼。疾。チ。匿。シ。テ。俞。緩
ノ。名。醫。ノ。名。チ。進。ム。ル。モ
療。治。チ。避。忌。ス。
何。先生。ヒ。ト。リ。先生。漂
然。ト。シ。テ。起。チ。絨。石。チ。履

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猶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僞。固拙拙以爲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也。柳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驚。要歸諸厚。然宗元愧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綵。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自開利。組紆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僂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轆轤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儻于神。夫子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曜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

ヤ。此。病。ヲ。治。セ。ン。ト。ス。
昔。孔子。ノ。魯。チ。去。ル。キ。
運。々。ト。シ。テ。行。キ。柳。下
惠。ノ。直。チ。行。フ。ヤ。施。ス。ベ
キ。ノ。地。チ。ナ。リ。キ。今。世
ノ。夫。子。ノ。屈。原。チ。指。ス。チ
議。ス。ル。者。隱。忍。シ。テ。憂
チ。懷。ク。者。皆。ム。達。人ノ
高。舉。俗。人ノ。疑。フ。所。ト。ナ
ル。ハ。當。然。ナリ。吾。故。都
チ。棄。テ。利。ニ。從。ヒ。立
テ。國家。ノ。覆。亡。チ。視。ル。ハ
先。王ノ。忍。テ。爲。ス。能。ハ。ザ
ル。所。ナリ。チ。知。ル。ル。
窮。興。達。一。身ノ。窮。達。ハ。問
フ。所。ニ。ア。ラ。ズ。況。ン。ヤ。
先生。ノ。懇。誠。ナル。大。故
ノ。死。ナリ。ニ。臨。ム。モ。志。チ
渝。ヘ。ザ。ル。チ。ヤ。珠。玉。ハ
之。チ。埋。ム。ル。モ。必。ズ。光。チ
發。シ。茶。蕙。ハ。之。チ。蔽。フ
モ。必。ズ。芳。チ。放。ツ。今。先
生。ノ。音。容。マ。タ。接。ス。ベ。カ
ラ。ザ。ル。モ。猶。ホ。其。文章
ノ。雄。麗。チ。イ。フ。ニ。ヨ。リ。テ
編。ニ。託。シ。テ。長。歎。ス。レ。バ
余。ガ。涕。滂。沱。タリ。ト。
呵。星。辰。一。星。辰。チ。叱。咤。シ
雷。電。チ。指。揮。シ。荒。唐。詭。怪
ノ。美。辭。チ。列。ヌ。ル。モ。世。タ
ラ。狂。ト。ナ。ス。ノ。ミ。余。自
ラ。艱。苦。チ。哀。ミ。轉。シ。テ。先
生。チ。思。ヒ。更。ニ。悲。傷。チ。増
ス。

諒先生一先生モシ離職
ヲ作ラズンバ後人何シ企
宗元自ラ謂フ忠誠内
ニ激スレバ長ク衛忍ス
ル能ハザルハ固ヨリ宜
ナリ然レドモ羊(羊
ハ羊ヨリ分レテ風氏
トナレル者何ソ限ラ
セルハ抑何ソヤ
吾哀今一吾今ノ仕フル
者ヲ觀ルニ時ノ如何
ヲ慮ラズタメ食祿ノ
厚クシテ位ノ美ナラ
シトテ身ノ安固ヲ冀
ムトシテ是レ求メ默
ビ自ラ吾ガ言行ハレ
ズト言フ始安ノ風酒
ヲトシテ天下ニ滿ツ
コレ余ガ先生ヲ追慕ス
ル所以ナリ
有周之一周ノ衰フルヤ
各國異國ヲ抱キ臣ハ
君ヲ凌ギ王ハ侯ト地
ヲ易ヘ諸侯却ツテ王
ヲ制シ肝膽(骨肉ニ同
シ)相仇シ奸臣ハ宥
サレテ忠臣ハ殺サル
カイル時ニ方リ身ノ幸
ヲ求ムルハ大夫(莫弘
ヲ指ス)ノ羞トスル所
ナリ

嗚呼危一然レドモ河渭
ノ流ヲ抑ヘ嵩山ノ崩
ルトキ手ヲ擧ゲテ之
ヲ制セントスルハ危
シ然モ大夫ハ堅弱ノ
害ヲ恐レズ剛堅以テ
此ノ難ニ當リ一死ヲ
順ミズ人臣ノ道ヲ明
ニセリ
夫何大一何ゾ大夫ノ功
烈ノ偉大ニシテ王ノ
護職ノ心ヲ覺ラザル
甚キヤ王護職ニ福
シテ遂ニ強國ノ制スル
所トナル松柏ノ斬ラ
ルニ及ビテ雜草アラ
ハレ盜賊(名馬ノ名)
ノ足ヲ折ルトキ馬意
ヲ恣ニス(忠臣亡ビテ
護職ノ跋扈スルニ喻
フ)鷲鳥ノ高翔スルト
キ狐恐レテ食ハズト
長縮シテ群居ス(忠臣
上ニ在レバ護職屏息ス
ルニ喻フ)夫レ百(衆議
賊)ヲ非トシテ一(忠
臣)ヲ是トスル者ハ少
シ大夫ノ害ニ遇フモ
亦宜ナルカナ
擬寡以寡ヲ以テ衆ニ
抗スルハ古聖人モ難シ
トスル所ナリ況ヤ弱
ヲ援ケテ強ヲ壓セント
スルヲヤ大夫ノ業ハ

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鼈螺蚌皆有所伏。臣物
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
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
狗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伴喜悅譽遷隨。胡執
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扑嘲
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
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曠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
之門狂吠。狴狂臣到百步。喉喘顛汗。唯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
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
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
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奮於臣。恒使玷黜。沓沓
騫騫。恣口所言。逆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

針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
臣舌。暗抑銜冤。擘眦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
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
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蠶昏
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
豪傑投棄。不有眉瞻。頰蹙喙唾。胸歐大根。而歸填恨。低首天孫。
司巧而竊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
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
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鬻。為世所
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
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衣朱裳。手持絳節。
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憎王孫文第四十四

晁氏曰。憎王孫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而宗元倣之焉。

湘水之液。液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援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開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噉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

固ヨリ危ヲ蹈ミ安ニ違フモノナリ然モ身ヲ殺スヲ憂ヘズシテ周室ノ完カラザルヲ憂フ。豈成城一大夫登ニ城ヲ築キテ功ニ誇ル者ナラシヤ。清廟ノ破損ヲ哀メバナリ。是ヲ以テ皇天ノ明鑑ニ任セテ彪深ノ妄言ヲ物トモセズ。若夫道ヲ捨テ世俗ニ從ハバ。何ゾ古道ヲ考ヘテ賢臣ヲ舉ルノ要アラシヤ。大夫乃チ白日ニ誓ツテ憤ヲ發シ忠ヲ盡シタルモ。其業竟ニ成ラズシテ死シ。ハ列烈ナリ。精魂天ニ上リ冥ヲトシテ鬱結ス。欲登山一余今山ニ登リテ大夫ヲ弔セントスレバ。超忽トシテ其在ル所ヲ知ラズ。心安カラズ體亦慄ク。圖始而事ヲ始メテ其成否ヲ慮ルハ大夫ノ志ニアラズ。事成ラズシテ災厄ニ陷ルハ固ヨリ哀世ノ常ナリ。不可ナクモシテ身ヲ安キチ圖ラザルハ大夫ノ偉ナル所以ナリ。誠チ陳ベテ安危ヲ天命ニ委シ古ノ貞臣ヲ以テ友トナシ。

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聞。援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衆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楚辭後語卷第五終

比干ノ仁義ニ則リテ世俗ニ群セズ。伯夷ノ潔シ。誰カ能ク其遺迹ニ則ルチ得ル者ゾ。苟端誠一有モ端誠ノ心ニ缺クル所アラバ。人誰カ之ヲ珍重セン。人誰カ死ナカラシ。賢者ハ死シテ其宜シキヲ得ルヲ樂ム。大夫ノ忠ニ死スルハ君子ノ贊スル所ナリ。甫ハ男子ノ尊稱。大厦之倒。先至スル時ハ風雨先至スル。國ノ滅ビシトスルヤ。義人先ヅ集ルニ喻フ。車其軸ヲ失フ時ハ乗ル者車ヲ棄テ。走ルハ士皆國ヲ棄テ。走ルニ喻フ。ア。夫子。樂毅チ指ス。ノ境遇ハ不幸ニシテ此ニ類セリ。固ヨリ燕ヲ去ル外ナシ。昭不可。昭王死シテ留ムベカラズ。夫子ノ道マタ常ニスベカラズ。夫子乃チ死チ畏レテ燕ヲ去リ。趙ニ彷徨ス。是ニヨリテ燕ノ降セル七十餘城復タ齊ノ有ニ歸シヌ。嗟夫子。夫子直道ヲ行フニ方リ。何ゾ後難チ

慮リテ之ガ防チナサヤル、何ゾ規チ去リ矩ニ就キテ流亡ノ禍ニ遇ヘル(規ハ圓ナリ、圓通ノ道ニ喩フ、矩ハ方ナリ、直道ニ喩フ)功業就ラズ愚民チシテ狼狽セシメタルハ惜ムベキナリ。
 豈夫子ハ子子偉能アリ、然モ遠トシテ他國ニ流亡スルヲ怨ミズ、夫子道ニ對シテ懇篤、又其故邦(燕)ノ衰運ヲ憂フ、コレ仁者ノ心ナリ、夫子ノ從容トシテ道ヲ行ヘルハ億歳ヲ經ルモ愈光輝アラシ、要之夫子ノ流亡ハ時ノ宜シカラザルニ因ル、謀慮ノ非ナルニアラザルナリ。
 臨陳辭一余今夫子ヲ弔シテ流涕シ、仰イテ茫々タル蒼天ニ質ス、今ヤ世情滄薄、人皆余ガ心ノ善カラザルヲ言フ、(樂毅ノ不運ヲ悲ミ、併セテ己ノ不遇ヲ悲ム也)柳子衣一餐餅ハ餅ナリ、犬牙ハ瓜ヲ割クコト犬牙ノ如キチイフ、女隸ハ婢ナリ、秋孟ハ孟秋ニ同ジ七月ナリ、河鼓ハ牽牛星チイフ、嬋ハ嫁ナリ、乃縹弁一弁ハ冠ナリ、衽ハ襟ナリ、衽ハ襟ナリ、組(くみひも)紐(布ヲ織ルナリ)裁縫、一トシテ意ノ如クナラザルハナシ、因テ天女ヲ禱ルナリ。
 天孫專一旋機ハ天體ノ運行ヲ觀ル機械、コ、ニハ日月ノ意ニ用フ、輕輻ハ廻轉スルナリ、輔敵ハ天子ノ服ナリ、帝ハ天帝ナリ。
 今開大一天孫獨居ヲ樂マズ、龜甲ヲ灼キテ吉辰ヲ卜シ、石梁(天河ニ架スル所ノ石橋ナリ)ヲ渡リ天ノ渡津ヲスギ神夫(牽牛星)ニ天河ノ濱ニ嫁セントス。
 幸而弭一弭節ハ徐歩スルナリ、薄遊ハ暫ク遊ブナリ。
 令臣縮一慙ハ慙ナリ、豨豨ハ野犬ナリ、睚眦ハ目ヲ舉ゲテ視ルナリ。
 胾糲爲一世俗ノ文ヲ作ルヤ、胾糲排偶ヲ事トシ黃ヲ批シ白ヲ對スルコト(對句ヲ設クルコト)鳥獸ノ吟吟スルカ如ク、四六ヲ駢儷スルコト(四字句六字句ヲ按排スルコト)錦繡ノ如ク、宮羽ヲ調フルコト(音韻ノ調子ヲ取ルコト)笙簧ヲ奏スルカ如シ。
 獨溺臣一臣獨リ古文ニ溺レ老醜ノ古體ニ甘心ス、故ニ作ル所ノ文、幽蕪枯樸ナルモ、時人ノ賞贊ヲ望マズ、後世ノ譽ヲ待テリ、サレバ萬金ヲ投シテ買ハントスルモ敢テ賣ラザルナリ、(旁羅萬金云々ハ魏武帝ノ語ナリ、文選ニ出ツ)
 拔去啁一啁ハ訥ナリ、突梯卷鬢ハ變通自在ナルチイフ、禮記王制ニ五國以テ屬トナシ、屬ニ長アリ、十國以テ連トナシ、連ニ帥アリトアリ。
 見有青一絳節ハ赤キ旗ニシテ、禮記王制ニ五國以テ屬トナシ、屬ニ長アリ、十國以テ連トナシ、連ニ帥アリトアリ。
 湘水之瀦々(水ノ流ルル貌)タル湘水ノ上群山アリ、或ハ鬱茂シ或ハ巖疎タリ、善惡ノ賦其間ニ棲ム、王孫(蘭族)ハ惡シク、獲(獲ナリ)ハ善シ。
 環行途一山靈巡行シテ植物ノ生チ途ゲシメ暴殄ヲ止ム、今王孫甚ダ惡ムベシ、何ゾ之ヲ賊セザル。
 充琛果一琛ハ口中食チ藏スル處ナリ、穹曼ハ天ナリ、天ニ訴フルナリ。
 廉來同一群小人勢ヲ得レバ君子禍ヲ受ケ、大人聚レバ禍跡ヲ絶ツ、善ト惡トハ其郷チ異ニスルチ以テ善惡ノ差アル、已ニ禍福ノ兆チナス、事ニ大小ノ別アレドモ、其理固ヨリ新ノ如シ。

楚辭後語卷第六

幽懷賦第四十五

晁氏曰幽懷賦者唐山南節度使李翺之所作也翺從韓愈爲文章見推當時性鯁直議論不能下人仕不得志鬱鬱無所發面斥宰相李逢吉坐此不振故翺自叙云其交有相歎者賦幽懷以答之昔歐陽文忠公嘗云始余讀翺復性書曰此特中庸之義疏耳不作可焉意翺特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耳最後讀幽懷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以嗟卑視余心之不然而慮行道之猶非乃始大息至薄韓愈不及翺賦以謂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耳又云翺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爲憂曰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其重若是故附見於此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而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群情以獨去兮指聖域惟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

衆囂囂一衆人喧囂シテ皆身ノ老衰チ嗟キ官ノ卑キチ羞ヅルノミ、余獨リ此ト心チ異ニシ、道ヲ行フノ意ノ如クナル能ハザルチ歎ズ、若シ此志成ルチ得バ、老死スト雖悲ム所ニアラズ。
 昔孔門一昔孔門ノ弟子賢者多シ、就中頗回最

モ聖人ニ近シ、故ニス
ベテノ愁情ヲ排脱シテ
專ラ聖人ノ域ニ達セン
コトヲ是レ務メ、一單
ノ食、一瓢ノ飲ニ甘ン
シ、嘗テ輕裘ヲ着、肥
馬ニ鞭ツテ念トセズ、肥
望若人、今余ヲ以テ若
人(顔回)ニ比スレバ、
余ガ徳ノ微小ナルヲ慚
ラザルヲ得ズ、然モ自
ラ耕スノ勞ナクシテ飽
食シ、妻ハ自ラ織ルノ
功ナクシテ暖ニ着、聖
賢ヲ援テ軌度ヲ共ニス
何ノ幸カ之ニ如カン、
今言フ所アラントスル
ハ、己ノ不遇ヲ悼ミ私
心ヲ陳ベントスルニア
ラズシテ、志ス所ノ伸
ビザルヲ以テナリ。
自祿山一祿山兵ヲ擧ゲ
テ河北ヲ取リテヨリ、
歲周甲(千支ノ一度メ
クテ)盡スコトニテ六十
年(イフ)ナレドモ未
ダ平定スル能ハズ、河
北ノ地タルモト高祖
神堯皇帝ノ郡縣ニシテ
爾來相傳ヘテ皇家ノ所
有タリ、祿山ノチ私有
シ生民ヲ課稅シテ兵卒
ヲ養ヒ、高城ヲ列テテ
自ラ守ル、斯ノ如クニ
シテ止マズンバ、國家

ノ存亡知ルベキノミ、
豈ニ深ク慮ラザルベク
シヤ。
有二苗一昔三苗(二、
苗ノ國、洞庭ヲ左ニシ、
彭蠡ヲ右ニス)王命ニ
逆ヒシモ、舜文徳ヲ數
キ干羽ノ舞(干ハ盾、
羽ハ翳ナリ、皆舞者ノ
執ル所ノ物ナリ)ヲナ
シ、カバ、三苗終ニ來
リ服セリ(事ハ書經
大禹謨ニ見ユ)徳刑修
明ナレバ遠近皆來リ服
セザルハナキナリ。
當高祖一旅ハ五百人
ノ衆ナリ、前規ハ高
祖ノ遺範ヲ謂フ。
水泠泠、溪水泠泠(水
流ノ聲)トシテ北ヨリ
流レ、山靡靡(連ル貌)
トシテ環リ時ツ、其源
ヲ窮メントスルモ窮ム
ル能ハズ、悵然トシテ
遠ク望ンテ空シク歸リ
來レリ。

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
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
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
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二苗之逆命兮。舞干羽
以來之。惟刑德之既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
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隋。況天子之神明
兮。有烈祖之前規。剗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爲。苟廟堂之
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
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書山石辭第四十六

書山石辭者。宋丞相荊國王公安石之所作也。公遊舒
州山谷。書此詞於湖石。蓋非學楚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語。

也是以談者尙之。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原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寄蔡氏女第四十七

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
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
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兵革
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
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
而禍亂極矣。公又以女妻蔡卞。此其所予之詞也。然其言
平淡簡遠。翛然有出塵之趣。視其平生行事心術。略無豪
髮肖似。此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也。鮑氏錄其少
作兩賦。而獨遺此。蓋不可曉。故今特收采。而并著其本末。

亦使讀者無疑於宜陵絕命之章云。

建業東郭望城西墩千嶂承宇百泉遶雷青遙遙兮纏屬綠宛
 宛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娟兮常茂
 柳蔦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
 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汝遲汝歸兮攜幼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苦蓋綠陰陰兮承宇仰有
 桂兮俯有蘭嗟女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歎
 服胡麻賦第四十八

服胡麻賦者翰林學士眉山蘇公軾之所作也國朝文明
 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鞏與公三人相
 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當世然皆傑然自爲一代之文於
 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獨公自蜀而東道出屈原祠下

建業東一建業（今ノ江蘇省江寧府即南京ナリ）安石時二江寧府ニ知タリノ東郭ヨリ府城ノ西墩（墩ハ一里塚ノ如キ土堡ナリ）安石ノ女（城西に住メリ）ヲ望メバ山ハ連リテ軒ニツキ泉ハ屋齋ヲ遶レリ青山遙々トシテ連リ綠水宛々トシテ橫流ス
 願我兮斑タル伏獸ハ我ヲ顧ミ我ニ懷ク感時物一カハ風物ヲ觀ルニツケ早ク汝ト相見ンコトヲ望ムノ情切ナリ汝來ラバ幼兒ヲモ携ヘ來レ
 我營兮一我北渚ニ遊息所ヲ營ミ汝ノ歸寧ヲ待ツ雨ヲ防ガン爲石梁（石橋ナリ）ヲモ苦ナリ蓋ヒス綠陰軒ニ臨ミ愛スベク賞スベシ仰ケバ桂アリ險難ナラズ汝早ク來レ白雲ヲ望ミ清流ニ臨ンテ汝ノ來ルヲ待テリ

嘗爲之賦以詆揚雄而申原志然亦不專用楚語其輯之亂乃曰君子之道不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是爲有發於原之心而其詞氣亦若有冥會者它詞則唯此賦爲近於橘頌故錄其篇云

我夢羽人頽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
 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
 狀如狗蟲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臧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
 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烝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
 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
 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
 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

我夢羽人頽而長兮
 流膏入土龜蛇藏兮
 狀如狗蟲其莖方兮
 我興發書若合符兮
 是身如雲我何居兮
 世人不信空自劬兮
 至陽赫赫發自坤兮

至陽赫赫發自坤兮
 至陰肅肅躋於乾兮

嗟此區區々々人生ハ之ヲ日月ノ不滅ナルニ比スレバ膏油ヲ焚キテ光ヲ發セシムルガ如シ膏油盡キテ火光滅ス長壽豈ニ求ムベケンヤタ道ヲ修メテ千載ノ名ヲ傳フベキノミ

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毀璧第四十九

毀璧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庭堅以能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也秦甚故論者以為不詩若也獨此篇為其女弟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火故其詞極悲哀而不暇於為作乃為賢於他語云

毀璧兮隕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之患兮固常以好為禍羞桃菊兮飯汝有席兮不嬪汝坐歸來兮逍遙采芝英兮禦餓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冰崎於世兮天脫其纓愛骨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

ナシ以テ不淨ヲ被フナリ詳ニ禮記檀弓下ニ見ユテ羞メテ不淨ヲ被ヒ飲膳ヲ供シ席ヲ設ケテ汝ヲ坐セシメ魂來リテ逍遙セヨ靈芝ノ華ヲ採リテ汝ノ淑善兮汝ガ性淑徳アリテ清明陽春ノ心アリテ冰肌玉骨ノ姿アリ然モ數奇ニシテ早世シメ骨人ハ死人ナリ陽侯ハ水神ナリ曾鞏ノ妹蓋シ水ニ投シテ死セルナリ未可以汝早ク逃レ去ル能ハザリシハ嬰兒ニ別ルナ悲メル故ナラ既ニ家ニ住ム能ハザルニ至リシカ

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逍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澗涔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為晝兮風雨為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寥無朋兮去道如咫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卒章疑有誤字

秋風三疊第五十

秋風三疊者原武邢居實之所作也居實恕子自少有逸才大為蘇黃諸公所稱許而不幸蚤死其為此時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

秋風夕起兮白露為霜草木憔悴兮竊獨悲此衆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一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

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淅淅兮雲冥冥。鷗臯晝號兮蟋蟀夜鳴。歲月徂邁兮忽如
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
處此兮誰適為情。長歌激烈兮涕泣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
怆。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溪谷寂寥。登高望遠兮不自
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空原無人兮四顧蕭條。猿狖與伍兮
麋鹿為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遠遙。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鞠歌第五十一

鞠歌者。橫渠張夫子之所作也。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得其
傳。至是蓋千有五百年矣。夫子蚤從范文正公。受中庸之
書。中歲出入於老佛諸家之說。左右采獲。十有餘年。既自

以為得之矣。晚見二程夫子於京師。聞其論說而有警焉。
於是盡棄異學。醇如也。嘗見神宗。顧問治道之要。即以
漸復三代為對。退與宰相議不合。因謝病歸。著訂頑正蒙
等書數萬言。間閱古樂府詞。病其語卑。乃更作此以自見。
并以寄二程云。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不寐兮。日孜孜焉。繼余
乎厥修。井行惻兮。王收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
見志兮。庶感通乎來古。拳昔為之純英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
躍兮。靡弗前。千五百年兮。寥哉澗焉。謂天實為兮。則吾豈敢嗟。
審己茲乾乾。

擬招第五十二

擬招者。京兆藍田呂大臨之所作也。大臨受學程張之門。

鞠歌胡一鞠歌（當時ノ
俗樂ヲ廣ク指シテ云フ
ナラン）何ゾ迢焉トシ
テ余ガ樂ム所ニ異レ
ル。余ノ樂ム所ハ古代
聖修ノ迹ヲ繼ガントス
ルニ在リ。是ヲ以テ夜
秋々トシテ安眠スルヲ
得ザルナリ。
井行惻一易ノ井卦ニ云
ク。井ノ澤リシテ食ハレ
ズ。我心ノ惻チナス。用
ツテ汲ムベシ。王明カ
ナラバ。竝ニ其福ヲ受ケ
ント。身既ニ修マリテ
王ノ收用スル所トナラ
ザルチ惻ムナリ。賈ハ
貨物ナリ。收用セラレ
ザルハ貨物ノ售レザル
ガ如シ。コレ王安石ガ

其爲此詞蓋以寓夫求放心復常性之微意非特爲詞賦之流也故附張子之言以爲是書之卒章使游藝者知有所歸宿焉

上帝若曰哀我人斯資道之微肖天之儀神明精粹降爾德兮予無汝欺視聽食息皆有則兮予何敢私顧弱喪以流徙返故居兮謬迷圈豚放馳散無適歸蟻慕羊羶聚附弗離予哀若時魂莫予追乃命巫陽爲予招之陽拜稽首敢不祇承上帝之耿命退而招之以辭辭曰魂乎來歸魂無東大明朝生兮啓羣蒙萬物搖蕩兮隱以風遷流正性兮失厥中魂兮來歸魂無南離明獨照兮萬物瞻文章煥發兮不可緘夸淫侈大兮志弗厭魂兮來歸魂無西日入昧谷兮草木萎實落材成兮雖有時志意彫謝兮與物衰魂兮來歸魂毋北幽都閻黯兮深蔽塞歸根獨

德音(天子ノ意旨ナリ)ヲ阻ツルガ故ナリ、幽々ハ身ノ顯榮ナラザルヲ謂フ。連空文一今空文ヲ流アルハ、己ノ志ヲ示シテ將來ニ告ゲンガ爲ナリ、コレ昔人ノ純美チ譽ケ、申申ハ穠リカヘスナリ)トシテ世ニ告グル所以ナリ。鼓弗躍一鼓テドモ躍ラズ磨ケドモ進マズ、道ノ衰ヘタルコト既ニ千五百年ナリ、豈ニ塞淵ナルカナ、コレ天ノ命ノ然ラシムル所ナリト謂ハ、敢テ嗟スベキニアラズ、余ハタゞ自ラ省ミテ勉勵センノミ。上帝若一天帝曰ク、哀ムラクハ生民モト是レ天ニ肖タル者(天道ヲ受テ生レタルヲ謂フ)神明之德ヲ降シ、視聽食息ニナ則アリ、然モ道ニ則ルコト甚ダ微淺ナリ、コレ心ヲ操ルコト微弱ニシテ本心ヲ喪失シ、復歸セントスルモ歸路ニ迷ヘルガ故ナリ、恰モ磁中ノ豚ノ迷シテ羊糞ヲ慕ヒ之ヲ食リテ離レザルガ如

有兮專靜默有心獨藏兮吝爲德魂乎來歸魂無上清陽朝徹兮文惚恍絕類羣兮入無象杳然高舉兮極驕亢魂兮來歸魂毋下素位安行兮以時舍沉濁下流兮甘土苴固哉成形兮不知化魂兮來歸反故居蓋歸休兮復吾初範博厚以爲宮兮戴高明以爲廬植大中以爲常產兮蘊至和以爲厨動震雷以鼓昕兮守良山以止眇秉離明以爲燭兮御巽風以行車守吾坎以禦侮兮開吾兌以進趨資糧械器惟所用兮何物之不儲四方上下惟所之兮何適而非塗雖備物以致用兮廓吾府而常虛縱奔驚以終日兮燕吾居而晏如惟寔惟寂疑有疑無其尊無對其大無餘曷自苦兮一方拘羗兮來歸返故居

七諫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

シ、乃子屈陽ニ命ワテ放心ヲ招ガシメント大明朝一大明(日ナリ)朝ニ東天ニ上リ群蒙ヲ啓クヤ、萬物搖動シ正性ヲ失ヒ中庸ヲ失フニ至ル(孟子ノ夜氣ノ章ヲ參考セヨ)。離明獨一離ハ日ノ象ナリ、又方位ニ於テ南ニ當ル、文章ニ眩惑セラレ淫侈ノ犯ス所トナルベキヲ謂フ。日入昧一昧谷ハ日ノ入ル所ナリ、西ハ秋ニ當ル、實落材成ルト雖モ、彫喪ノ運ニ遇フベキヲ謂フ。幽都閻一幽都ハ北ナリ、北ハ冬ニ當ル、閉塞收藏シテ伸ビザルヲ謂フ。魂乎來歸魂無上一上ハ天ニ上ルコトニテ老莊等ノ異端ヲ學ブニ喻フ、老莊ノ道ハ清陽ノ文章恍惚タルガ如シ、高遠ニ失シ倫類ヲ絶ツニ至ラン。魂乎來歸魂無下一下ハ世俗ニ從フニ喻フ、下位ニ安ンツテ時ニ用ヒラレズ土苴(掃溜ナリ)莊子ノ字面)ニ甘ンセ

ン(俗學ニ甘ズルヲ
謂フ)一たび成形ナ
セバ、復々回復スベ
カラズ。
動震雷一昕ハ旭日ノ光
ナリ、聰明ニ喻フ、易
ニ據レバ震卦ハ雷ナリ
其德ハ動、長ハ山ナリ
其德ハ止、巽ハ火ナリ
其德ハ順、坎ハ水ナリ
其德ハ險、兌ハ澤ナリ
其德ハ說。
平生於一屈ハ楚國ニ
生レテ同姓ナリシガ
後遠ケラレ田野ニ棄テ
ラレ、言語ニ拙ニシテ
自ラ陳辯スルヲ得ズ又
友朋ノ之ヲ輔ケルナ
シ。
數言便一屢忠言ヲ進メ
國家ニ便セントシ、却
テ近臣ノ怨ヲ買フ、王
亦原ノ言ヲ利ヲ察セズ
シテ之ヲ放逐フ。
伏念過一原自ラ省ルニ
過失ノ故ムベキ者ナ
シ、タゞ衆議人朋黨ニ
テ君ヲ惑スヲ以テ君途
ニ之ニ惑ヘルナリ。

便娟之居原ノ放
テ澤畔ニ在ルハ恰モ美
竹ノ江潭ニ寄生スルガ
如シ、原ハ上ハ君、爲
ニ雨露ナ散ヒ下ハ人、民
ノ爲ニ清風ヲ送ル、然
モ君ト相合ハザルコ
ト、竹ト柏トノ異ルガ
如シ。

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懇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 高平曰。原。垌外曰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見遠。棄於田野。傷有始而無終。 又無彊輔。 言已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鈍。復無彊友。

便事兮。見怨門下。 門下。喻親近之人也。言已數進忠言。陳便宜。聞遠見而淺狹者。是其謙也。 數言。 言已志也。 淺智。 言已志也。 編能兮。聞見又寡。 編狹也。寡少也。屈原多才。有智博。

利兮。卒見棄乎原。 言懷王不察。已忠謀。可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野。而不還也。 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 言已伏自思念。行無過失。可改易也。 羣衆成朋兮。上浸以惑。 上謂君也。浸。稍也。言佞人相與。群聚。朋黨成衆。君稍以惑。 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 滅。消也。言佞臣巧好。其言順意。承旨亂而不自知也。 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 且夕在於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心懷恐懼。吞聲小語。消滅。塞塞之氣。以避患禍也。 堯舜聖已沒兮。孰爲忠直。 言堯舜聖明。今已沒矣。誰爲盡忠直也。 高

山崔巍兮。水流湯湯。 湯。湯流貌。言已仰視高山。其形崔巍。而不知顛。顛。沛也。 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 處國朝輔。政治。而與麋鹿同坑。鳥獸同伍。將墜。陷坑。窞。 塊鞠兮。當道宿。 鞠。獨處貌。夜止曰宿。言已孤獨無耦。塊然獨處。不復久也。 塊鞠兮。當道宿。 鞠。獨處貌。夜止曰宿。言已孤獨無耦。塊然獨處。不復久也。 世皆然兮。余將誰告。 舉與也。言舉當世之人。皆行。倂。僞。當何所告我忠信之情。 斥逐鴻鵠兮。 鴻。鵠。大鳥。 近習鴟梟。 鴟。梟。惡鳥。 斬伐橘柚兮。 橘。柚。美木。 列樹苦桃。 苦。桃。惡木。言君親便娟好貌。屈原以竹自喻。言有便娟之臣也。 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 長好之竹。生於江水之潭。被蒙潤澤。而茂盛。自恨放流。而 上歲蕤而防露兮。 蕤。盛貌。防。蔽也。 下泠泠而來風。 泠。清涼貌。言竹被潤澤。上則蕤。而防。蔽。霧露。言上能有所覆也。下則泠。泠。清涼。可休庇也。以言已德。上能覆。蓋於君。下能庇。廕於民。 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栢之異心。 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達。也。栢。心。實。以。喻。君。閉。塞。也。竹。栢。之。異。心。也。 往者不可及兮。 謂。聖。明。之。王。堯。舜。禹。湯。文。武。也。 來者不可待。 欲。須。賢。君。年。齒。已。老。命。不。可。待。也。 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 悠。悠。憂。貌。振。救。也。言已憂。愁。思。想。則。呼。蒼。天。言已懷。忠。正。而。君。不。知。群。下。無。有。救。理。我。之。侵。冤。者。 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 言已私。怨。懷。王。用。心。闇。惑。終。不。覺。寤。令。我。獨。抱。忠。信。死。於。山。野。之。中。而。已。

獨死而後已。 言已私。怨。懷。王。用。心。闇。惑。終。不。覺。寤。令。我。獨。抱。忠。信。死。於。山。野。之。中。而。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

言已思念古者人君得道則安失道則危禹湯以王桀紂以亡

覽私微之所傷。

傷害也言

己又觀人君私愛佞諂受其微言傷害賢臣者國以危殆也楚之無極吳之宰嚭是也

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

忘。

言堯舜所以有聖明之德者以任賢能慈愛百姓故民至今稱之也

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

齊桓失於專任夷吾忠而名彰也管仲將死戒桓公曰堅刁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不愛其身不慈其子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傅公子諸公子並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蟲流出戶故曰

晉獻惑於驪姬兮申生孝而被殃。

晉獻也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

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

偃王行其仁義也徐偃王修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悟恐為所并因與兵擊之而滅徐也故司馬法曰國雖強大忘戰必危

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

紂暴虐以失其位周得呂望而有天下也

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隴。

古之法敬愛賢能克紂封比干之墓以彰其德

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

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也

惟往古一古昔ノ君、道ヲ得テ榮エ道ヲ失ヒテ亡ビタルヲ思ヒ、又私曲ノ微言達ニ國家ヲ危ラセル事ヲ思フ。
齊桓失一齊ノ桓公管仲ノ言ヲ用ヒズシテ堅刁易牙二人ヲ擧ゲテ、專ラ國政ニ任ゼシメ、遂ニ國亂ヲ醸シ管仲獨リ忠名ヲ彰ハセリ。
晉獻惑一晉ノ獻公驪姫ニ惑ヒ、太子申生ヲ廢セシガ、國亂ノ基ヲナシ、申生孝ニシテ却テ殃ニ遇ヘリ。
偃王行一偃王ハ徐國ノ王ナリ、荆文ハ楚ノ文王ナリ、佐ハ輔佐ナリ、呂望ハ太公望呂尚ナリ。

賢任士官得其人法令修理。苦衆人之妬予兮。

賢任士官得其人法令修理也

不顧地以貪名兮心佛鬱而內

傷。

言已欲效箕子佯狂而去不顧楚國之地貪忠直之名念君闇昧心為傷痛佛鬱而傷病也

聯蕙芷以為佩兮過鮑肆

而失香。

言仁人聯結蕙芷芬香之草服之於身過鮑魚肆則失其性而不芬香也以言已積累忠信為讒人所毀失其忠名也

正臣端其操

行兮反離謗而見攘。

謗誦也攘排也言正直之臣端其心志欲以輔君反為讒人所謗誦身見排逐而遠放也

而變化兮伯夷餓於首陽。

言當世俗人皆改其清潔化為貪邪當若伯夷餓於首陽而身垂功名也

獨廉潔

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

叔齊伯夷弟也言已獨行廉潔不容於世雖飢餓而死幸若叔齊久而有榮名也

浮雲

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

言讒佞陳列在側則使君不聰明也

忠臣貞而欲諫兮

讒諛毀而在旁。

言忠臣正其心欲諫其君讒諛毀在旁而不收言也

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

而夜降。

微霜殺物以喻讒諛言秋時百草將實微霜夜下而殺之使不得成熟也以言讒人晨夜毀己亦將害己身使其忠名不得成也

商風肅而

害生兮。

商風西風肅急貌

百草育而不長。

言秋氣起則西風急疾而害生物使百草不得盛長以言君令急促刻傷百姓使不得保其性命也

衆並諧以妬賢兮孤聖特而易傷。

言衆佞相與並同以妬賢者雖有聖明之智孤特無助易

傷害也。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士曰：隱實曰藏。言已懷忠信，計不得列見，獨處巖穴之中。隱藏而已。成功隳而不卒兮。隳，壞也。子胥死而不葬。言子胥為吳伐楚，破郢都，謀行功成，後用讒言賜劍，棄而不葬也。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言當世之人見子胥被害，則變心從俗，以承上意。若風靡草群聚成行而羅列。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偽進而得當。言信直之臣被蒙譖毀而身敗，虛偽之人進用在位而當顯職也。追悔過之無及兮。豈盡忠而有功。言君進用虛偽之臣，則國傾危，追職也。節終不能成其功也。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言在位之臣廢先王之制度，務從私邪，背去公正，爭利也。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言已執守清白而死，忠直終不變也。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大夫方舟，士特舟。矇，矇也。言我將還己之心，而還己也。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申，言忤逆君耳，使之悲怒。若申胥諫吳王，殺而沈之江流也。願悉心之所聞兮。遭值君之不聰。遠曰：聰言值懷王聞不聰明而不見納也。不開寤而難道兮。不別橫之與縱。緯曰：不別縱言君心常惑而不可開寤。語以政道尚聽奸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

世沈淖，世俗財利，沈淖シテ，是非忠佞ヲ別

長。言君好聽邪說之臣，虛言浮說，以自誤亂，將絕國家累世久長之祿也。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言君為政，滅先聖之法度，而不施用，背棄忠直之臣，以自傾危。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秋蓬。時枯槁，言君信任佞諛，不慮艱難，卒遭憂患，然後乃覺。若放火於秋蓬，不可救制也。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言君施行業以失道，身將危殆。尚復論國之禍凶，豈不晚哉。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言讒佞相與朋黨，並食重祿，獨行忠直之士當復何望。宜窮困也。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稍積為漸。稍積為漸，汗變為染。秋毫微哉。而變容。銳毛為毫，夏落秋生。言君用讒邪，日以漸染，隨之變化，而不自知。若秋毫更生，其容微眇，而日長大也。衆輕積而折軸兮。衆多之故也。以言國君聽用群小之言，則壞敗法度，而自傾危也。原咎難而累重。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言已心清潔，不能久居濁世，故赴湘沅之水，與流澌俱浮。恐逐乘波而東入大海也。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礫，小石也。言已所以懷沙負石，甘樂死亡，自沈於水者，不忍久見懷王壅蔽於讒佞也。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

沈沒也。淖溺也。

俗嶮峨而慘嗟。

岑峨，慘嗟不齊貌。言時世之人沈沒財利，用心淖溺，不論

大ズ、是ヲ以テ廉潔ノ
士ハ黜ケラレ、食禁ノ
人ハ益重用セラレ

服清白一言行ヲ潔白ニ
シ道ニ違フシ、カノ立
英(貪濁者ニ喩フ)ト行
ヲ異ニセン。

是非、別忠佞、風俗毀譽、高下峻
嗟賢愚、合同上、不任賢、化使然也。**清泠泠而殲滅兮。**清泠泠以喻潔白、殲滅也、滅消也。**溷溷**

溷而日多。溷溷、溷溷、喻貪濁也。言冷清潔之士、盡棄銷滅、不見論用、貪濁之人、進在顯位、日以盛多。**臯騶既以成群兮。**

玄鶴弭翼而屏移。言貪狼之人、並進成羣、廉潔之士、斂節而退也。**蓬艾親入御於床第兮。**第、

簣也、以喻親密。**馬蘭蹠蹠而日加。**馬蘭、惡草也、蹠蹠、暴長貌也、加盛也、言蓬蒿蕭艾、入見親近、則邪僞之徒、踴躍而欣喜也。

棄捐葑芷與杜衡兮。御房中、則馬蘭之草、蹠蹠暴長而茂盛也、以言佞諂**余奈世之不知芳何。**言棄捐芳

士、常奈世人不知賢何。**何周道之平易兮。**然無穢而險戲、險戲、猶言傾危也、言周家

所履無失、而言無穢、傾危者、心惑意異也、以平直為**高陽無故而委塵兮。**高陽、

傾危、則以忠正為邪枉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唐虞點灼而毀議。**點、汗也、灼、灸也、猶身

項也、委塵、墜塵也、言帝顛頊、聖明克讓、然無故而委塵、言與帝共工、爭天下也。**誰使正其真是兮。**言佞人妄論、以善為惡、乃非

舜至聖、道德廣被、尙點灸、誘毀、言有不慈之過、卑父之累也。**雖有八師而不可為。**八師、謂禹、稷、高、皐、陶、伯夷、僅益、夔也、言堯舜

己以忠被罪、固其宜也。**皇天保其高兮。**有聖賢之臣、八人以爲師傅、不能除去虛僞**后土持其久。**言皇天保其高明之姿、不可踰越也、

其志分、亦不可傾奪也。**服清白以逍遙兮。**后土持其久長、不可掘發也、賢人守**偏與乎玄英異色。**玄英、純黑也、以喻貪濁、言已被服芬香履

修清白、偏與貪濁者、異行、不可同趣也。**西施媼媼而不得見兮。**西施、美女也、媼媼、好**蓼蟲**

脣而日侍。見、蓼蟲、醜惡、反得嬖媚而侍左右也、以言親近小人、斥逐君子也。**桂蠹**

不知所淹留兮。桂蠹、以喻食祿之臣也、言桂蠹食芬香、居高顯、不知留止、妄欲移徙、

亦將失其位。**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

能變志、易行、以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處溷溷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言己居濁

有達我清**意有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識、知也、言己心載忠

賢人君子、固非衆人所能知也。**驥躡躑於弊輦兮。**驥、踏不遇、孫陽而得代。孫陽、伯樂

衆人不識、驥、以駕敗車、則不肯進、遇伯樂、知其才力、以車代之、則至**呂望窮困而**

千里流名、德也、以言俗人不識己志、亦將遇明君、建道流化、垂功業也。**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

皆解於**路室女之方桑兮。**路室、客舍也。**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遊、

離騷經、**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吾獨乖刺而無當兮。乖、差也。**心悼怵而耄思。**亂

喜其真信、故以自侍。**吾獨乖刺而無當兮。**刺、邪也。**思比干之恹恹兮。**恹、恹、忠

也、九十曰耄、言古賢俊、皆有遭遇、我獨乖差。**哀子**

與時邪刺、故心中自傷、怵、而思志爲耄亂。**哀子**

桂蠹不桂、食之、蟲
(善行ノ士ニ喩フ)ハ忽
ナ黜ケラレテ久シク地
位ヲ保ツ能ハズ、蓼蟲
(貪濁ノ人)ハ常ニ惡行
ヲナシテ善ニ移ルベキ
ヲ知ラズ、(蓼ハ菜ノ辛
キ者、葵ハ菜ノ甘美ナ
ル者)。

驥躡躑一賢者モ暗主ニ
遇ヒテハ重用セラレザ
ルモ明君ニ遇ヘバ、始
メテ偉業ヲ建ツルヲ得
ルニ喩フ。

吾獨乖一古ノ賢人ハ皆
明君ニ遇ヘルニ、吾獨
リ遇ハズ、是ヲ以テ心
悲傷ス。

胥之慎事。

子胥臨死曰。抉吾兩目。置吳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死不忘國。故言慎事也。

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

玉以爲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斲。

斲斷也。昔卞和得寶玉之璞。而獻之楚厲王。或毀之。以爲石。王怒。斷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復獻之。武王不察。視之。璞而獻之。楚厲王。或毀之。下悲極。血出。於是暨成王。乃使工人攻之。果得美玉。世所謂和氏之璧也。或曰。兩足畢斲。於荆山之也。以言玉石易別於忠佞。尚志狹智少。

不能知己之獲罪。是其常也。

小人之居勢兮。

志狹智少。爲小人也。視忠正之何若。

言小人智少。慮狹。苟欲承順求媚。以居位。

改前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

勢視忠正之人。當何如乎。其於草芥也。

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

謂閭媿爲醜惡。

謹譁爲訟。閭媿好女也。言君親信讒諛之臣。斥逐忠正。背先聖法度。衆人謹譁之訟。以好爲惡。心惑意迷。而不自知也。偷近

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

言君近詭諛。習而信之。蔽遠賢者。言不見用。誰當知己之清白。彼之貪濁也。卒不

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所歸薄。

薄附也。言已放流。不得內竭忠誠。外盡形體。東西眇眇。無所歸附也。

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

言已專壹忠情。竭盡耳目之精明。欲以助君。而爲佞人之所壅蔽。不得進也。

年既已過。太半兮。然輶軻而雷滯。

輶軻不遇也。言已年已過五十。而輶軻沈滯。卒無所逢遇也。欲高

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

罔以喻法。言已欲高飛遠止。他方恐遭罪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獨冤抑

欲高飛一集。八至。ルナリ。罔ハ網ナリ。法律ニ喻フ。

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

皇天既不純命兮。余生終無所依。

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

寧爲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

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

子推自剖而飮君兮。德日忘而怨深。

行明白而日黑兮。荆棘聚而成林。

疾藜蔓乎東廂兮。願壹往而徑逝兮。

道壅絕而鳳皇飛而高翔兮。

怨思

居愁勸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言已放在山澤。心中愁苦。無所告慰。長憂悲而已。內自省

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言已自念懷抱忠誠。履行清白。內不慙。於身外不媿於人。志愈堅固。不衰弱也。隱三年

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頽。言已放在山野。滿三年矣。歲月迫促。去若頽下。年且老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待放三年。君命還則復無。

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言已自憐身老。不足以終志。幸復一見君。陳忠言。則遂行也。

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咸池。天神也。言已自哀。不能修人事。以見愛於君。屬祿命於天。身被疾而不開兮。心沸熱其若湯。

身被疾而不開兮。心沸熱其若湯。言已修行仁。而不開差。憂道不立。心中。恒然而氣熱。若湯之沸也。冰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

長。言冰見炭。則消炭得水。則滅。以喻忠佞不可並也。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

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予之故鄉。言鳥獸失其羣。偶向居也。鳥獸驚而失羣兮。走者為獸。猶高飛而哀鳴。哀鳴相求。以刺同位

鳥獸驚而失羣兮。猶高飛而哀鳴。言鳥獸失其羣。偶向念之意也。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真情本心也。言狐

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言狐死。猶嚮丘穴。人年老將死。誰有不想故鄉乎。言己尤甚也。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愈好。

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愈好。言舊故忠臣。日以疏遠。讒

ル、人ノ見ザル所ニ善
ヲ行フ者ハ少シ、誰カ
報ユル所ナキ君ノ爲メ
ニ力ヲ盡サンヤ。

諛新人日近。莫能行於杏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言衆人誰能有執心正行。而見親也。而行以求利也。苦衆人之皆然兮。乘風而遠遊。言已患苦衆人皆行。苟

莫能行於杏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言衆人誰能有執心正行。而見親也。而行以求利也。苦衆人之皆然兮。乘風而遠遊。言已患苦衆人皆行。苟

苦衆人之皆然兮。乘風而遠遊。言已患苦衆人皆行。苟

乘風而遠遊。聊愉娛以忘憂。言已乘騰高山。以爲

聊愉娛以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苦衆口之鑠金。已解於

悲虛言之無實兮。苦衆口之鑠金。已解於

苦衆口之鑠金。獸白玉以爲面兮。

獸白玉以爲面兮。懷琬琰以爲心。言已施行清白。心

懷琬琰以爲心。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

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

微霜降之。而外淫。蒙蒙。風過之湯湯。至會稽而且止。

而外淫。蒙蒙。風過之湯湯。至會稽而且止。

至會稽而且止。借浮雲以送予兮。載

借浮雲以送予兮。載

載。雌霓而爲旌。駕青龍以馳騫兮。班衍衍之冥冥。

雌霓而爲旌。駕青龍以馳騫兮。班衍衍之冥冥。

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不知所苦衆人之難信兮。願

離羣而遠舉。舉去也。言苦見俗人多言無信。不可據任。故願離衆而遠去也。登巒山而遠望兮。好

桂樹之冬榮。南方有不死之草。北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

大壑海水也。言已仰觀天引八維以自道兮。天有八維以含沈澀以長生。

言已乃寧持八維以自導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秋實謂棗

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爲室。言飲食潔清雜橘柚以爲囿兮。

列辛夷與椒楨。雜聚衆善以鷓鴣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言鷓鴣

雞鶴鶴大鳥。猶知賢良。哀惜己之履行正直而不施用也。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言己自哀生時祿命。好行公正。不與君

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言己懷潔白之志。以惡耿介之

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言衆人惡明正之直士。以何君臣之相失兮。

上沅湘而分離。言讒佞害己。使明君放逐測汨羅之湘水分。汨水在長

注湘知時固而不反。言已沈身汨水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

既遠。遂去而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巖穴也。言已修德不

自隱從木蛟而爲徒兮。與神龍乎休息。自喻德如蛟何山之嶄

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己所居。靈含素水而蒙深兮。目

眇眇而既遠。素水白水也。言雖遠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

罔兩無所據依。貌也。舍止也。自哀身體陸離惟椒蘭之不反兮。椒子椒也魂

迷惑而不知路。言子椒子蘭不肯反己。魂魄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

沒之自樂。言願設陳己行。終無過惡。雖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

過到。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瞽迷而不知路。

齊罔也。迷惑也。言已遭遇亂念私門之正匠兮。匠教遙涉江而遠去。

世心中煩惑。不知所行也念女頰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悒。已言

念衆臣皆營其私。相教以利。乃以其邪心欲正國家之事故。已遠去也。

處玄舍一善德ヲ修ムレ
ドモ君ノ用アル所トナ
ラズ、乃チ退キテ巖穴
ノ間ニ隱レ、高德ノ人
ヲ求メテ俱ニ居ラント
ス。

哀靈修一靈修ハ楚王ヲ
謂フ。

念女頰一女頰ハ屈原ノ
姊ナリ。

增歎貌也。已。解於離騷經。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言亦無所復還也。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言已履清白其志如水。雖遇棄放猶志仰高遠而不解也。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言已哀楚有高丘之山。其岸峻嶮赤而有光明。傷無賢君將以阡危故沈身於湘流而不還也。

哀命

怨靈修之浩蕩兮。已解於離騷經。夫何執操之不固。操志也。固堅也。言已念懷王信用讒佞。志數變移。而固也。悲太山之爲隍兮。隍。城下池也。易曰。城復于隍也。孰江河之可涸。涸。塞也。言惡已成。若江河之決。不可涸塞也。願承間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所為忌。所隱。爲諱。干。觸也。言已願承君問暇之日。時竭効忠言。恐犯上忌。觸衆人諱。而見刑誅也。

自悲。招恨恨貌也。言已終撫我情。寂寞不言。然恨自恨。心悲毒也。玉與石而同價兮。賈匪貫魚眼與珠璣。圓澤爲珠。廉瑀爲璣。以言君不知賢愚忠。佞之士。猶雜魚眼與珠璣。同價而不別也。駑駿雜而不分兮。良馬爲駿也。服罷牛而驟驥。在轅爲服。外駢爲驟。言君選士用人。雜用駑駿。不異賢愚。若駕罷牛。驟以驥。才力殊也。年滔滔而日遠兮。行貌。壽冉冉而愈衰。自傷不遇。年衰老也。心怵憚而煩冤兮。怵。懼也。憚。憂也。

怨靈修一楚王ノ操守浩蕩トシテ定マラズ、義人ノ惑ハス所トナルヲ悲ミ、泰山ノ崩レテ池トナリ、江河ノ決シテ涸ラズベカラザルニ至ランコトヲ悲ム、(楚王ノ位ヲ失ヒ、國家ノ滅亡スルニ喟フ)卒撫情一自ラ心ヲ制抑シテ敢テ言ハズ、獨リ惆悵ス、君今ヤ賢愚忠邪ヲ辨セズ、玉石ヲ混同シ、魚眼ト珠璣トナシ、別セザシガ如シ。

誠無王一王良ハ古ノ善ク馬ヲ御スル者。

蹇超搖而無冀。蹇。辭也。超。搖不安也。言已自念年老。心中怵憚。超搖不安。終無所冀望也。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築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皆解在九辯。不量鑿而正枘兮。恐榘榘之不同。已解於離騷經也。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調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高舉。清白之行。恐不和於俗。而見憎於衆也。孤弓弛而不張兮。弛。解也。孰云知其所至。言孤弓雖強弛而不張。誰知其力之所至。乎。以言賢者不在職位。亦不知其才德也。無傾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言國無傾危之難。則不知賢士之伏節死義也。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群兮。朋曹比而黨譽。邪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弧。戾也。言世俗之推佞。以爲賢。進富以爲能。故君之正法。膠戾不用。衆皆背公而鄉私也。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明堂。布政之宮也。言忠直之士。隱身辟匿。讒諛之人。反登明堂。而爲政也。棄彭咸之娛樂兮。言棄彭咸清潔之行。娛樂之風俗。則爲貪佞也。滅巧倕之繩墨。言工滅巧倕之繩墨。則枉直失其制也。言君背先王之法。則自亂惑也。崑崙雜於豷蒸兮。泉。翻曰。豷。焮。竹曰。蒸。言持崑崙香直之草。雜於豷蒸。燒而燃之。則不識於物也。以言取忠

後語 卷六 七諫 哀命 二七

直棄之林野。機蓬矢以射革。亦不知賢也。機蓬矢以射革。必摧折而無所能入也。言使愚巧任政必致荒亂無

所能成也。駕蹇驢而無策兮。蹇蹇也。策蹇也。又何路之能極。極竟也。言君任賢無

跛蹇之驢。又無鞭策。以直鍼而為鈞兮。又何魚之能得。言君不能以禮敬

終不竟道。將傾覆也。伯牙之絕弦兮。伯牙工。無鍾子期而聽之。鍾子期識音者也

針釣魚無。破琴絕弦不肯復鼓。以世無知音也。言已不

遇明君。識忠直者亦宜。鉗口而不語言也。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

剖之。和卞和也。剖猶治。同音者相和兮。謂清濁也。同類者相似。謂好惡也

明則潔白之士進。君闇則貪濁。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飛鳥登高木

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羣而呼其耦。鹿得美草。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

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詩曰。嘒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故

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叩擊也。彈楔也。宮角五音也。言叩擊五音。各以其

也。虎嘯而谷風至兮。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

而景雲往。龍介蟲陰物也。景雲大雲而有光者。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陸天

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言鳥獸相呼。雲龍相感。無不應其類而從

夫。方圓之異形兮。勢不可以相錯。言君性所為。不與己合。若方

身而窮處兮。賢士也。世莫可以寄託。言列子所以隱佚不仕而窮處者

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翱翔而無所薄。已解於。經濁世而不得

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言已歷貪濁之世。終不得展其志

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言已欲閉口結舌。而不復。獨便惰而懷

毒兮。愁鬱鬱之焉極。言憂愁之。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

詞。思一見君而。不及君而騁說兮。騁馳也。世孰可為明之。言已不及賢

說。則時世闇蔽。無。身寢疾而日愁兮。寢臥也。情沈抑而不揚。言已身被疾

可為明真偽也。自傷忠誠沈抑。而不得揚達也。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言當世之人無可

哀我精神所志。而不得通於君也。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孔孔也。畜鳧鴛鴦。鷦鷯滿堂壇兮。高殿

爲堂平場。龜淵游乎華池。龜蝦蟇也。華池芳華之池也。言君推遠孔鳳斥逐賢智畜養鵝鶩親近小人滿於堂庭龜淵論譏諛弄口得志也。

要裏奔亡兮。騰駕橐駝。鈔刀進御兮。遙棄太阿。要裏駿馬。太阿利劍也。言君放遠要裏英

俊之士而駕橐駝。任使罷駑。拔擻玄芝兮。玄芝神草也。列樹芋荷。橘柚萎枯。

兮。橘柚美木也。苦李旖旎。旖旎盛貌也。言君乃拔去芝草。賤棄橘柚。種殖芋荷。養育苦李。愛重小人。斥逐君子也。甌甌登

於明堂兮。甌甌瓦器名。周鼎潛乎深淵。周鼎夏禹所作鼎也。左氏傳曰。昔夏禹之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是爲周鼎。言甌甌之器登明堂。周鼎反藏於深淵之水。言小人任政。賢者隱匿也。自古而固然兮。吾又

何怨乎今之人。言往古嫉妬忠直而不肯進用。我何爲獨怨今世之人乎。自慰之詞。

九懷。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汚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極運兮不中。周轉求君道不合也。來將屈兮困窮。還就農桑。修播植也。余深愍兮慘

怛。我內憤傷心切刺也。願一列兮無從。欲陳忠謀。道隔塞也。乘日月兮上征。想託神明。

願遊心兮鄙鄠。回聘周京。念先聖也。文王都鄠。武王都。鄠。二聖有德。明於用賢。故願其都。冀遭逢也。彌覽兮九隅。歷九州求。彷徨兮蘭宮。遊戲道室。芷閭兮葑房。居仁履義。守忠貞也。奮搖兮

衆芳。動作應禮。行馨香也。菌閣兮蕙樓。節度彌高。德成就也。觀道兮從橫。衆人瞻望。開功名也。寶

金兮委積。志意堅固。策謀明也。美玉兮盈堂。懿譽光明。滿朝廷也。桂水兮潺湲。芳流

揚流兮洋洋。潔白之化。動百姓也。蒼蔡兮踊躍。蒼龜喜樂。慕清高也。蒼筤也。蔡大龜也。論語曰。臧文仲居

也。孔鶴兮回翔。畏怖羅網。陞青雲也。撫檻兮遠望。登樓伏楯。觀楚郢也。念君兮不忘。

思慕懷王。怫鬱兮莫陳。忠言濫積。不列聽也。永懷兮內傷。長思切切。中心痛也。

匡機。天門兮壁戶。金闕玉閭。君之舍也。孰由兮賢者。誰當涉履。英俊路也。無正兮溷廁。邪佞雜亂。來並居也。

懷德兮何覩。忠信之士。不見用也。假寐兮愍斯。衣冠而寢。自憐傷也。不脫冠帶。而臥曰假寐。詩云。假寐永歎。誰

極運兮。心ヲ盡シテ。幹乃自ラ屈抑シテ。困窮

ノト欲スル。モ能ハズ。乘日月。天帝ニ見エテ。已ノ志ヲ訴ヘント欲シ

先ヅ鄠鄠。周ノ文王ハ鄠ニ都シ。武王ハ鄠ニ都シ。鄠。二聖ノ都也。願。二聖ノ有德。明於用賢。故願其都。冀遭逢也。

彌覽兮。九隅。九州ノ求。彷徨兮。蘭宮。遊戲道室。芷閭兮。葑房。居仁履義。守忠貞也。

奮搖兮。衆芳。動作應禮。行馨香也。菌閣兮。蕙樓。節度彌高。德成就也。

觀道兮。從橫。衆人瞻望。開功名也。寶金兮。委積。志意堅固。策謀明也。

美玉兮。盈堂。懿譽光明。滿朝廷也。桂水兮。潺湲。芳流揚流兮。洋洋。潔白之化。動百姓也。

蒼蔡兮。踊躍。蒼龜喜樂。慕清高也。蒼筤也。蔡大龜也。論語曰。臧文仲居也。孔鶴兮。回翔。畏怖羅網。陞青雲也。

撫檻兮。遠望。登樓伏楯。觀楚郢也。念君兮。不忘。思慕懷王。怫鬱兮。莫陳。忠言濫積。不列聽也。

永懷兮。內傷。長思切切。中心痛也。匡機。天門兮。壁戶。金闕玉閭。君之舍也。

孰由兮。賢者。誰當涉履。英俊路也。無正兮。溷廁。邪佞雜亂。來並居也。

懷德兮。何覩。忠信之士。不見用也。假寐兮。愍斯。衣冠而寢。自憐傷也。不脫冠帶。而臥曰假寐。詩云。假寐永歎。

誰

後語 卷六 九懷 匡機

可與兮寤語衆人愚闇誰與謀也 痛鳳兮遠逝仁智之士遁世去也 畜鷄兮近處畜養

乘虬兮登陽意欲駕龍而陞雲也 載象兮上行遂騎神獸用登天也神象 朝發

兮葱嶺且發西極之高也 夕至兮明光暮宿東極之丹楹也 北飲兮飛泉吮嗽天液

南采兮芝英以延年也 宣遊兮列宿徧歷六合視衆星也 順極兮徜徉繞

北辰觀天庭也 紅采兮辟衣婆娑五采芬華英也 翠縹兮爲裳衣色環瑋耀青葱也 舒佩兮

飛距兮步旁駢馳奮飛承毅輪也 微觀兮玄圃上視帝囿見天園也 覽察兮瑤光觀視斗杓

啓匱兮探筴發匣引籌考祿相也 悲命兮相當不獲富貴值流放也 紉蕙兮永詞結草爲誓

將離兮所思背去九族遠懷王也 浮雲兮容與乍東西也 道余兮何之來迎導我難隨從也

遠望兮仟眠遙視楚國閨未明也 聞雷兮闐闐威武盛也 陰憂兮感余內愁鬱伊害我性也

惆悵兮自伶悵然失志嗟厥命也

惻然失志嗟厥命也

紅采辟一辭ハ赤色ナリ、縹、衣裳ノ垂ル、貌、千將ハ銀ノ名。

啓匱兮一金匱ヲ開キ箴ヲ取リテ占ヒ、身ノ禍ニ遇フヲ知り、乃チ君(所思)ニ永訣シテ去ル

通路

林不容兮鳴蜩國不養民賢宜退也 余何留兮中州我去諸夏將遠逝也 陶嘉月兮

總駕嘉及吉時驅乘駟也 搴玉英兮自脩採取瓊華自脩飾也 結榮苴兮透逝東草陳信

遂奔遠離於君之四裔也 徑岱土兮魏闕行出北荒山高架也 歷九

曲兮牽牛過觀列宿九天際也 聊假日兮相伴且徐遊戲須年歲也 遺光耀兮周流

敷揚榮華數顯烈也 望太一兮淹息觀天貴將止沈滯也 紆余轡兮自休緩我馬勒留寢寐也 晞白

日兮皎皎天精光明而照察也 彌遠路兮悠悠周望八極究地外也 顧列字兮縹縹

邪視彗星光瞥瞥也 觀幽雲兮陳浮山氣滂鬱而羅列也 鉅寶遷兮份礫大歲轉移聲礫也 雉咸

雌兮相求飛鳥驚鳴雌雄合也 決莽莽兮究志周望率土遠廣大也 懼吾心兮憐憐

惟我憂思意愁毒也 步余馬兮飛柱徘徊神山且休息也 覽可與兮匹儔歷觀羣英求妃合也 卒莫

危俊

有兮纖介衆皆邪佞無忠直也 永余思兮怵怵愁心長慮憂無極也

楚國瀾亂シテ賢士余ノ如キ者ヲ容ル、能ハズ余乃チ退キテ風月ヲ樂ミ、行ヲ潔修ス。

世溷兮冥昏。時君闇蔽也。違君兮歸真。將去懷王就仁賢也。乘龍兮偃蹇。驂駕神獸擊紛紜也。

高回翔兮上臻。行戲遊遊也。襲英衣兮緹縹。重我絳袍采色鮮也。披華裳兮

芳芬。徐曳文衣也。登羊角兮扶輿。陞彼高山徐顧睨也。浮雲漠兮自娛。乘雲歌吟

而遊。戲也。握神精兮雍容。握持神明動容儀也。與神人兮相胥。留待松喬與伴儷也。流星

墜兮成雨。陰精並降如墮雨也。進隣盼兮上丘墟。天且欲明至山溪也。覽舊邦兮滃鬱

之亂危也。下見楚國之亂危也。余安能兮久居。將背舊鄉之九夷也。志懷逝兮心惴慄。心中欲去內傷悲也。紆余

轡兮躊躇。緩我馬勒而低徊也。聞素女兮微歌。神仙謳吟聲依遠也。聽王后兮吹竽。

伏妃作樂百蟲至也。魂悽愴兮感哀。精神惆悵而思歸也。腸回回兮盤紆。意中毒悶心紆屈也。撫余

佩兮繽紛。持我玉帶相糾結也。高太息兮自憐。長歎傷己遠放棄也。使祝融兮先行。

俾南方神開軌轍也。令昭明兮開門。炎神前驅關梁發也。馳六蛟兮上征。乘龍直驅陸閭闔也。竦余

駕兮入冥。遂馳我車上寥廓也。歷九州兮索合。周遍天下求雙匹也。誰可與兮終生。

莫足與友為親密也。忽反顧兮西園。見彼隴蜀道阻阨也。觀軫丘兮崎傾。山陵嶽岑難涉歷也。橫垂

涕兮泣流。悲思念國泣雙下也。悲余后兮失靈。哀惜我后違大法也。

昭世

季春兮陽陽。三月溫和氣清明也。列草兮成行。百卉垂條吐榮華也。余悲兮蘭生。哀彼香草獨限零也。

委積兮從橫。枝條摧折傷根莖也。江離兮遺捐。忠正之士棄山林也。辛夷兮擠臧。抑沈沒也。

伊思兮往古。惟念前世諸賢俊也。亦多兮遭殃。仁義遇罰禍及身也。伍胥兮浮江。於江濱也。

屈子兮沈湘。懷沙負石赴汨淵也。運余兮念茲。轉思念此志煩冤也。心內兮懷傷。腸中惻痛摧肝肺也。

望淮兮沛沛。臨水恐慄畏禍患也。濱流兮則逝。意欲隨水而隱遁也。榜舫兮下流。乘舟順水遊海濱也。

東注兮濼濼。濼波踊躍多險難也。蛟龍兮導引。虬螭水禽馳在前也。文魚兮上瀨。巨鱗扶已渡涌湍也。

抽蒲兮陳坐。拔草為席處薄單也。援芙蓉兮為蓋。引取荷華以覆身也。水躍兮余旌。風波

動我搖旗旛也。繼以兮微蔡。續以草芥入己船也。雲旗兮電鶩。遂乘風電驅橫奔也。儵忽兮容

裔。往來亟疾若鬼神也。河伯兮開門。水君埃望開府寺也。迎余兮歡欣。喜笑迎己愛我善也。顧

念兮舊都。還視楚國思郢城也。懷恨兮艱難。抱念悲恨常欲還也。竊哀兮浮萍。自比如蘋生水瀕也。

汎淫兮無根。隨水浮游乍東西也。

尊嘉

秋風兮蕭蕭。陰氣用事天政急也。

病歿兮鳴蜩。飛蟬卷曲而寂默也。

望谿兮滌鬱。川谷吐氣雲閣味也。

何故兮久留。宜更求君之他國也。

修余兮桂衣。整我袷裳自結束也。

豐豐兮自強。稍稍陸進遂自力也。

紛蘊兮徽黧。愁思蓄積面垢黑也。

愴恨兮懷愁。心中憂恨內悽惻也。

蓄英

登九靈兮遊神。想登九天放精神也。

靜女歌兮微晨。神女夜吟聲激清也。

悲皇丘兮

舒芳兮振條。動搖百草使芳熟也。

玄鳥兮辭歸。燕將入海化為蛤也。

熊羆兮响嗥。猛獸應秋將害賊也。

臨淵兮汪洋。瞻望大川廣無極也。

騎霓兮南上。託乘赤霄登張翼也。

將息兮蘭皋。且欲中休止芳澤也。

思君兮無聊。想念懷王忘寢食也。

身去兮意存。體遠情近在曾臆也。

微霜兮眇眇。霜凝微薄寒深酷也。

飛翔兮靈丘。悲鳴神山奮羽翼也。

唐虞兮不存。堯舜已過難追逐也。

顧林兮忽荒。回視喬木與山薄也。

乘雲兮回回。載氣溶溶意中惡也。

失志兮悠悠。從高視下目眩惑也。

將乘兮山神。將乘山神而奔走也。

感余志兮慘慄。如析割也。

歸吾路兮葱嶺。如析割也。

揚氛氣兮爲旌。舉布靈霧作旌表也。

玄武步兮水母。上攀北斗。

抽庫婁兮酌醴。引持二星以斟酒也。

畢休息兮遠逝。周徧留止而復去也。

發玉軻兮西行。世憎忠信寤辟標兮永思。

惟時俗兮疾正。世憎忠信寤辟標兮永思。

心怫鬱兮內傷。憂思積結肝腑爛也。

積葛衆體錯哀交紛。言己見美大之丘葛草緣之而生交錯茂盛人不異而采取則不成絺綌也。以言楚國士民衆多君不異而舉用則不知其有德也。

貞枝抑兮枯槁。貞正之枝抑棄枯槁而不見采。枉車登兮慶雲。慶雲喻尊顯也。言葛有正直之枝抑棄枯槁而不見采。枉車登兮慶雲。慶雲喻尊顯也。言葛有正直之枝抑棄枯槁而不見采。

憤兮自憐。意中切傷。憂悲楚也。

連五宿兮建旄。係續列星爲旄也。

覽中國兮冥冥。顧視諸夏尙昧晦也。

與吾期兮南榮。與己爲誓會炎野也。南方登華蓋兮乘陽。上攀北斗。

聊逍遙兮播光。且徐遊戲。布文采也。

瓜兮接糧。啗食神果。志厭飽也。

引支車木。遂馳驅也。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世憎忠信寤辟標兮永思。

心常長愁拊心踊。也。辟拊心貌也。

思忠

覽杳杳兮世惟觀楚泥濁 余惆悵兮何歸罔然失志 傷時俗兮無依附也

溷亂哀感當世 將奮翼兮高飛振翅翱翔 駕八龍兮連蜷乘虬

建虹旌兮威夷樹蟬螭旗 觀中宇兮浩浩大哉天下 紛翼貌也

翼兮上躋盛氣振迅 浮溺水兮舒光遂渡沈流 淹低徊兮京汜難徧照也

且留水側息河洲也水中可居為洲小 屯余車兮索友住我之駕 觀皇公兮求松喬也

問師遂見天帝 道莫遺兮歸真執守無為 羨余術兮可夷念己

可悅樂也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夷喜也 吾乃逝兮南娛往之太陽 道幽路兮九疑歷

深山過 越炎火兮萬里積熱彌天 過萬首兮嶷嶷見海中山數萬頭

舜墓也 濟江海兮蟬蛻遂渡大水 絕北梁兮永辭超過海津 浮雲

鬱兮晝昏楚國潰亂 霾土忽兮塵塵風俗塵濁 息陽城兮廣夏心中燎明

遂止炎野 衰色罔兮中怠志欲懈倦 意曉陽兮燎寤內自覺也 乃息

軫兮在茲徐自省視 思堯舜兮襲興喜慕二聖 幸咎繇兮獲謀相繼代也

冀遇虞舜 與議道也 悲九州兮靡君傷今天下 撫軾歎兮作詩伏車浩歎

陶壅

悲哉于嗟兮愁思憤懣 心內切嗟意中激感 歎冬而生兮物叩盛陰

凋彼葉柯傷害根莖 瓦礫進寶兮佞僞思戀 捐棄隨和貞良君子

鈞刀厲御兮任政職也 頓棄太阿明智忠賢 驥垂兩耳兮雄俊伴愚

中坂蹉跎衆無知己 蹇驢服駕兮驚鈍之徒 無用日多填滿國也

修潔處幽兮居陋側也 貴寵沙劇權右大夫 鳳皇不翔兮賢智隱處

鶉鷄飛揚小人得志 乘虹驂蛻兮託駕神氣 載雲變化陸高去俗

鶴鵬開路兮仁士智鳥 後屬青蛇介蟲之長 步驟桂林兮馳逐正道

超驤卷阿騰越阜阜 丘陵翔儻兮而歡喜也 豁谷悲歌川瀆作樂

神章靈篇兮河圖洛書 赴曲相和宮商並會 余私娛茲兮我誠樂此

孰哉復加莫如今也 還顧世俗及衆民也 壞敗罔羅廢棄仁義

名 頓棄太阿 寶劍

卷佩將逝兮祛衣束帶涕流滂沱思君念國 泣霑衿也

株昭

亂曰皇門開兮王門啓闕 路四通也照下土鏡覽幽冥 見萬方也株穢除兮邪惡已消 遠逃亡也

蘭芷覩俊又英雄 在朝堂也四佞放兮驩共苗繇 竄四荒也後得禹乃獲文命 治江河也聖舜攝兮重華秉政 執紀綱也昭堯緒著明唐業 致時雍也孰能若兮誰能知人 如唐虞也願為輔思竭忠信 備股肱也

九歎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 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 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 賢以輔志騁詞以曜德者也

九歎

伊伯庸之末胄兮胄後也左氏傳曰戎子 駒支四嶽之裔胄也諒皇直之屈原諒信也論語 曰君子貞而 不諒以言屈原承伯庸之後 信有忠直美德甚於衆人也云余肇祖于高陽兮惟楚懷之嬋連嬋連 族親

也言屈原懷王俱顯頊之孫有 嬋連之族親恩深而義篤也 也永長也路道也言屈原受陰陽之 正氣體合大道故長有美善之名也 列星謂心達道要文章光 耀若天有列星也吸精粹而吐氣濁兮氣惡氣也左氏傳曰楚氣 氣而吐其塵濁 內潔淨之氣也橫邪世而不取容言已體清潔之行在橫邪貪枉 之世而不能自容入於衆也行叩誠 而不阿兮叩擊也 阿曲也遂見排而逢讒言已心不容非以好叩擊人 之過故遂為讒佞所排逐也后聽虛 而黜實兮黜貶也 實誠也不吾理而順情言君聽讒佞虛言以貶忠誠之實不 理我言而順邪偽之情故見放流也腸 憤悁而含怒兮志遷蹇而左傾言已執忠誠而見貶黜腸中憤懣悁 悁而怒則志意遷移左傾而去也心慄 慌而不我與兮慄慌無 思慮貌躬速速而不吾親速速不親附貌言君心慄慌 而無思慮不肯與我謀議用 志速速不與 已相親附也辭靈修而隕意兮隕墮也易曰 有隕自天也吟澤畔之江濱畔界也濱 涯也言已 與懷王辭訣志意墮落 長吟江澤之涯而已椒桂羅日顛覆兮顛頓也 覆仆也有竭信而歸誠言已 賢若椒桂之人以被禍其身顛 仆然猶竭信歸誠而志不懼也 其不舒予情曷何也言讒人相聚譏謗而盛欲漫汚人以 自著明君何其不舒我忠情以詰責之乎始結言於廟堂兮

後語 卷六 九款

結猶聯也。廟者先祖所居也。言人君為政舉事必告於宗廟議之於明堂。信中途而叛之。塗道也。叛倍也。言君始嘗與已結議連謀於明堂之上。今

而更背我也。言已懷忠信之德。執懷蘭蕙與蘅芷兮。行中壅而散之。言已懷忠信之德。執

散而棄之傷。言已懷忠信之德。執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言已懷忠信之德。執

不見用也。言已懷忠信之德。執願承間而自恃兮。徑淫隘而道靡。言已懷忠信之德。執

心愁思者念高丘。言已懷忠信之德。執而徑路闇昧遂以壅塞也。顏微顰以沮敗兮。精越裂而衰毫。言已懷忠信之德。執

也。裂分也。老也。言已欲進不得中心憂愁。裳襜褕而含風兮。衣納納而掩露。言已懷忠信之德。執

而掩露。言已懷忠信之德。執兮。順波湊而下降。言已懷忠信之德。執徐徘徊於山阿兮。馳余車兮。

也。飄風來之洶洶。言已懷忠信之德。執玄石。玄石。山名。步余馬兮洞庭。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

城。石城。山名。言已動履大水宿芙蓉蓋而羨華車兮。紫貝闕而玉堂。紫貝。水蟲名。援神契曰。江水出大貝。薛荔飾而陸離薦兮。魚鱗衣而白蜺裳。

魚鱗衣雜五綵為衣。如鱗文也。言所居清潔。被服芬芳。德體如玉。文綵耀明也。登蓬龍而下隕兮。蓬龍。山名。違故都之

漫漫。言已登蓬龍之山而遂思南郢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言已

郢都邑里故俗。腸中愁悴。一夕九轉。欲還歸也。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溶而東回。言已

言已隨流而行。水盛廣大。波高溶溶。將東入於海也。心惛悵以永思兮。意晻晻而自頽。言已

而長思。意晻晻而稍下。恐不復還也。白露紛紛日塗塗兮。秋風瀏瀏日蕭蕭。言已

貌。言四時欲盡。白露已降。秋風急疾。年歲且老。愁憂思也。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常愁。言已

流。不復旋反。則魂魄遂去。常愁念楚國也。歎曰。譬彼流水。紛揚藹兮。波逢洶涌。紛滂沛兮。水性清潔。平正。順而

言水逢風。紛亂揚波。滂沛失其本性。以言屈原志行清白。遭逢貪佞。被過放逐。亦失其本志也。揄揚滌盪。漂流隕往。觸岑石

兮。岑銳也。言風揄揚水流。隕往觸銳利之石。使龍叩將。圈繚戾宛轉。阻相薄

兮。言水得風。則龍叩繚戾。與險阻相薄。不得順其流。遭紛逢凶。蹇離尤兮。言已

性也。以言忠臣逢讒人。亦巨攘惶遽。而竄伏也。垂文揚采。遺將來兮。言已

紛濁之世。而遇百凶。以蹇塞之故。而遂以得過也。垂文揚采。遺將來兮。言已

使知己志也。

逢紛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言懷王聞惑不知我之忠誠不開就。

靈懷之皇祖兮。愬靈懷之鬼神。言己所言忠正而不見信願就懷王先祖告

靈懷曾不吾知兮。即聽夫讒人之諛辭。言懷王之心曾不與我合

余辭上參於天墜兮。旁引之於四時。言己所言輒上參之於天下

指日月使延照兮。撫招搖呂質正。招搖北斗杓星也斗

命咎繇使並聽。言己之言信而有微誠可據行願立師曠使正其詞令屯出名

日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言已生有形飛伯庸名我為正則曰法天余幼

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言已幼少有大節度曰應天不從俗而

誠行兮。直躬指而信志。言已執履忠信不能隨從俗人傾易其不枉

繩以追曲兮。屈情素以從事。言己心正直不能枉性以追曲俗端余行

其如玉兮。述皇輿之踵跡。言思正我行兮之如玉不匿瑕惡以承羣阿容

以晦光兮。皇輿覆以幽辟。幽辟暗昧也言羣臣皆行枉曲以蔽輿

中塗以回畔兮。駟馬驚而橫犇。馬以喻賢臣也言君為無道國人中道執

組者不能制兮。御者亦動之於手。御者亦動之於手而盡馬力也詩云執轡如組必折軌而

摧轅。言駟馬驚犇雖有執轡之御猶不能制必摧車輓斷鑣銜呂馳驚兮。勒

暮去次而敢止。暮夜也次舍也止制也言車敗馬奔銜斷絕猶自馳驚

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千里。蕩蕩平易貌也尚禦禁

身衡陷而下沈兮。不可獲而復登。衡橫

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興。言已

出國門而端指兮。方冀壹寤而錫還。言已

哀僕夫之坎毒兮。屢離憂而逢患。

君國之道路蕩蕩空無賢人以不待遇之故遂行千里遠之他方也言已遠去千里身必橫陷沈沒長不可復得登引而用之也千里不敢顧念身之貧賤欲慕高位也惜君國失賢道德不得盛也出國門正心直指執履誠信幸君覺寤賜己以還命也

屢數也。言己不自念惜身之放逐誠哀僕御之夫。坎然悲恨以數逢憂患無已時也。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

遊。言已放出九年君不肯反我中心愁。惜師延之浮渚兮。師延殷紂之臣也。紂

紂失天下師延抱其樂。赴汨羅之長流。言已復貪慕師延自投於水。身浮渚涯

器自投濮水而死也。遵曲江之透移兮。長貌。觸石倚而衡遊。言已願循江水透移而行反觸

波澧澧而揚澆兮。澧澧波聲也。順長瀨之濁流。言已橫流而行水波澧澧

長瀨之流以避其難也。凌黃沱而下低兮。黃沱江別名也。思還流而復反。言已

黃沱低船而下將入於海。心玄輿馳而並集兮。玄者水也。身容與而日遠。言已

思還水之流冀幸復還反也。擢舟杭以橫瀉兮。擢渡也由膝以上為瀉也。漭湘流而南極。

流故身容與日以遠也。漭亦渡也。言已乃擢船橫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

行南渡湘水極其源流也。長吟心中悲歎而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以高厲。言已心愁情志慌忽

太息哀不遇也。志蛩蛩而懷顧兮。蛩蛩懷憂貌也。魂眷眷而獨逝。眷眷顧貌。詩曰眷

遊高厲而遠行也。魂眷眷而獨逝。眷眷顧貌。詩曰眷眷懷顧言已心中

靈懷

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嗟幽悲兮。言我思念故國心中

黃昏無所附。中去郢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目茲故兮。言

心悲愁而憂思也。去郢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目茲故兮。言

已去郢東徙我誰思慕而欲遠去乎。誠以讒夫朋黨衆多之故而見放棄也。河水淫淫。情所願兮。淫淫

終不返兮。言河水淫淫。流行日遠。誠我中心之所願慕也。流貌。顧瞻郢路。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坎壈不遇貌也。言已放逐心中鬱鬱憂

身憔悴而考且兮。憔悴憂貌也。考猶終也。且明也。日黃昏而長悲。言已心憂憔悴。從夜

黃昏復涕泣。而長悲也。閔空宇之孤子兮。宇居也。無哀枯楊之冤鵲。冤煩冤也。

生啄曰。鵲言已既放。傷念座於空室之中。孤子斃。東西無所依歸。又悲哀飛鳥

於高墉兮。墉墉也。易曰。射隼於高墉之上。言冤難之生。早失其雄。其母孤居。吟於高

鳴鳩棲於桑榆。言鳩鳥輕巧利。乃棲於桑榆。居茂木之上。鼓翼而鳴。玄失

於潛林兮。獨偏弃而遠放。言玄媛捷敏。失於高深之林。則獨偏遇。放棄。征夫

勞於周行兮

行道也詩云若若

處婦憤而長望

言征行之夫罷勞周道行役過時而不得歸則處婦憤懣

長望而思之也曰言已放

申誠信而罔違兮

情素潔於紉帛

申重罔無也易

在山澤之中曾無思也

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耀於玉

石言已耳目聰明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

傷厭次而不發兮厭鎮壓也思沈

抑而不揚

言已懷文武之質自傷壓鎮失次不得

芳懿懿而終敗兮懿懿芳貌

名麋散而不彰

麋散猶消滅也言已有芬芳懿美之德而放棄

背玉門以犇

驚兮玉門

蹇離尤而干詬

干求也言已背君門犇馳而去者以

之沈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

念社稷之幾危兮反為

讐而見怨

言已念君信用讒佞社稷幾危曰故正

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

愆而結難

言極諫反為衆臣所讐而見怨惡也

若青蠅之偽質兮青蠅變白

晉驪姬之反情

言讒人若青蠅變轉其語以善為惡

登階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

若晉驪姬以中生之孝反為悖逆也

孽子之號咷兮

號咷譁

本朝蕪而不治

言佞臣妖孽委曲其聲相聚譁

犯顏色而觸諫兮

反蒙辜而被疑

言已曰犯君之顏色觸禁而諫

菴蕪蕪與菌若兮

菴積

漸藁本於洿瀆

洿瀆小溝也

兮淹漬也

棄雞駭於筐篋

雞駭文犀也筐篋竹器也言積漬衆芳於汗泥臭井

乘干將曰割肉

其性也以言弃賢智之士

執棠谿曰刺蓬兮

棠谿利劍也刺斫也

兮於山林之中亦失其志也

筐澤瀉曰豹

筐澤瀉藥名盛於革

目繼築

築木杵也言破和氏之璧目繼築杵而春敗玉寶失其

時溷濁猶未清

兮好也曰言取賢人刑傷使執斯役亦害忠良失其宜也

欲容與曰

埃時兮懼年歲

之既晏

晏晚也言已欲遊戲曰待明

顧屈節以從流兮

心鞏鞏而不夷

鞏鞏拘攣貌也夷悅也言思屈已忠直之節隨

寧浮沅而馳騁兮

下江湘曰

迴

迴迴運轉也言已不能隨俗流行寧浮身

於沅水馳騁而去遂下湘江連轉而行也

漸藁本一藁本八香草十

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檻檻車聲也詩云。大車檻檻。言已放去山中。車行檻檻。鳴有節度。自傷不遇。心愁思也。征

夫皇皇其孰依兮。皇皇惶遽貌。言已惜征行之夫。心常惶遽。一身獨處。無所依附者也。經營原野杳冥兮。

南北為經。東西為營。言已放行山野之中。但見草木杳冥。無有人民也。乘騏驎舒吾情兮。

言已願欲乘騏驎馳聘。目求賢君。舒肆忠節。展我之情也。歸骸舊邦莫誰語兮。

言已心念故鄉。雖死欲歸。骸骨於楚國。無誰告語。達於己之心也。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離世

志隱隱而鬱怫兮。隱隱憂也詩云。憂心殷殷。愁獨哀而冤結。

言已放流。心中隱隱而憂。行忠信而被讒邪。冤結會無解已也。腸紛紜且繚轉兮。

紛紜亂貌也。繚繞也。涕漸漸其若屑。

漸漸流貌也。言已憂愁腸中回亂。繚繞而轉。涕泣交流。若磨屑之下。而無絕時也。情慨慨而長懷。

慨慨歎貌也。詩云。慨我寤歎。信上皇而質正。

上皇上帝也。言已中情憤懣。慨然長歎。欲自理信於上帝。使天正其意也。合五嶽與八靈兮。

五嶽五方山也。王者巡狩。考校政化之處也。東為泰山。西為華山。南為衡山。北為恆山。中央為嵩山。八靈八方之神也。訊九魁與六神。

訊問也。詩云。執訊獲與。八方之神。察己之志。上問九魁。六宗之神。日照明之也。指列宿且白情兮。

訴五帝且置詞。

言已願復指語二十八宿。且列己清白之情。告訴五帝。令受我詞。而聽之也。北斗為我質中兮。

太一為余聽之。

質正也。言已乃復使北斗為我。正其中和。太一之神。聽其善惡也。云服陰陽之正道兮。

仁也。陰為義也。御后土之中和。

土色黃。其味甘。故言中和也。言羣神勸我。承天奉地。服循仁義。處中和之行。無有違離也。佩蒼龍之蚺虬兮。

蚺虬龍貌。帶隱虹之透地。曳彗星之皓旰兮。

曳引也。皓旰也。皓旰。朱爵。鸞皆神俊之鳥也。言已動目。神物自喻。諸神勸我行光也。撫朱爵與鸞鸞兮。

朱爵。鸞皆神俊之鳥也。言已動目。神物自喻。諸神勸我行光也。遊清霧之颯戾兮。

颯戾清涼貌。服雲衣之披披兮。

披披長貌。朱赤也。黑也。被服雲氣。而通神明也。杖玉策與朱旗兮。

垂明月之玄珠。

朱赤也。黑也。被服雲氣。而通神明也。舉霓旌之曄曄兮。

曄曄陰翳貌。建黃昏之總旗。

總合也。黃昏時天氣玄黃。故曰黃昏也。言已修善彌固。手乃杖執美玉之策。帶明月之珠。揚赤霓。為旌。雜五色。且為旌。旌。志行清明。車服又殊也。躬純粹而罔愆兮。

承皇考之妙儀。

儀。法也。言已行度純粹。而無過失。上言已貪惜。以忠事君。而志不台。故欲橫渡汨水。且自沈沒也。乘隆波而南度兮。

陸魁堆目蔽視兮魁堆高貌。雲冥冥而闔前山峻高目無垠兮處也。

遂會閔而迫身根岸涯也。曾重也。閔大也。言己所在之處。前有高陵。蔽不得視。後有峻大之山。迫附於己。幽藏山野。心中愁思也。。雪霏

霧而薄木兮霧霏雪貌。雲霏霏而隕集隕下也。阜隘狹而幽險兮陸

石嶮嵯目翳日日霜雪並會。身既憂愁。又寒苦也。。悲故鄉而發忿

兮忿志。去余邦之彌久言已不得還歸。中心發志。忿也。。背龍門而入河兮龍門也。

登大墳而望夏首言已虛被讒言。背郢城門而奔走。將入大河。登其高墳。目望夏水之口。泄思念也。。橫舟

航而滌湘兮耳聊嗽而憺慌聊嗽耳鳴也。憺慌憂愁也。言舟航渡湘水。寂無人聲。耳中聊嗽而自鳴。意中憂愁而憺慌。無所依歸。

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滔蕩廣大貌也。言已愁思憺慌。又見水中波淫淫。相隨。鴻溶廣大。愴然失

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無識言已所行山澤遠。道路悠長。周流容容而無知識也。。引日

月日指極兮極中也。謂北辰星也。。少須臾而釋思釋解也。言已施行正直。願引日月。使照我情。上指北辰。訴告於天。冀

兮霧宵晦目紛闇宵夜也。詩云。肅肅宵征。言已渡廣水。心迷不知東西。霧氣晦冥。而白晝若夜也。。日杳杳以西頽

兮君覺寤。且解憂思。須臾之間也。

兮路長遠而窘迫言日已西頽。年歲卒盡。道路長遠。不得復還。憂心迫窘。無所舒志也。。欲酌醴目娛意兮醴醴酒也。詩云。為酒為醴。

蹇騷騷而不釋蹇難也。言已欲酌醴酒。以自娛樂。心中愁思。不可解釋也。

歎曰。飄風蓬龍埃拂拂兮蓬龍猶蓬轉風貌。拂拂塵埃貌。。山木搖落時槁悴兮槁枯

也。悴病也。言飄風轉運。揚起塵埃。搖動山木。使之即時枯槁。莖葉被病。不得盛長也。以言讒人亦運轉其言。紛歷忠直。使之被病而傷刑也。

遭傾遇禍不可救兮可復救。故長歎。歎歎而啼涕。滂流不可止也。

舒情噉詩冀目自免兮言已舒展中情。噉序然身。願流日遠。不得還也。

怨思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迄言已體受忠直之性。雖數為讒人所懲艾。而心終不移易也。。服

覺皓目殊俗兮覺較也。詩云。有覺德行。皓猶明也。。貌揭揭目巍巍揭揭高貌也。巍巍大貌也。言已被服衆芳。

譬若王儵之乘雲兮言已。載赤霄而凌太清言已

高言已。大言已。上言已。切言已。於言已。天言已。譬言已。若言已。仙言已。人言已。王言已。儵言已。乘言已。雲言已。兮言已。載言已。赤言已。霄言已。而言已。凌言已。太言已。清言已。

欲與天地參壽兮言已。與日月而比榮言已

浮言已。雲言已。載言已。赤言已。霄言已。上言已。凌言已。大言已。清言已。遊言已。天言已。庭言已。也言已。

衆善冀若仙人王僑得道不死遂與天地同其壽命與日月比其光榮流名於後世不腐滅也

登崑崙而北首兮首嚮也 悉靈

圜而來謁悉靈也靈圜崑崙衆神也言已設得道輕舉登崑崙之山北向天門衆神盡來謁見尊有德也 選鬼神於太陰兮

登闔闔於玄闕言已乃選擇衆鬼神之中行忠正者與俱登於天門人玄闕拜天皇受勅誨也 回朕車俾西引兮

褰虹旗於玉門褰祛也玉門山名言乃旋我之車而西行褰舉虹旗驅上玉門之山以趣疾也 馳六龍於三危兮

三危西方山也 朝西靈於九濱朝召也濱水涯也言乃馳聘六龍過於三危 結余軫

於西山兮橫飛谷曰南征結旋也飛谷日所行道也言乃旋我車軫橫度飛泉之谷曰南行也 絕都廣以

直指兮都廣野名也山海經曰都廣在西南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 歷祝融於朱冥朱赤色也言已行

枉玉衡於炎火兮枉屈也衡車衡也 委兩館於咸唐委曲也館舍也咸唐咸池也言已從炎火又曲意至於咸池而再舍止宿也 貫鴻濛曰東竭兮鴻濛氣也竭去也 維六龍於

扶桑言遂貫出鴻濛之氣而東去繫六龍於扶桑之木也 周流覽於四海兮志升降曰高馳言既周行遍於四海之外意欲上下高馳曰求賢士也 徵九神於回極兮徵召也回旋也極中也謂會北辰之星於天之中也 建虹

采曰招指虹采旗也招指指麾也旗所曰招指語人也言已乃召九天之神使會北極之星舉虹采曰指麾四方也 駕鸞鳳曰上

遊兮從玄鶴與鶴朋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群鶴於瑤光鶴白鳥也潔白之士過於瑤光之星質已修行之要也 排帝宮與羅囿兮羅囿天苑也 升懸

圃曰眩滅言遂排開天帝之宮入其羅囿出升懸圃之山而望曰為炫耀精明消滅心愁思也 結瓊枝曰雜佩兮立

長庚曰繼日長庚星名也詩云西有長庚言已精明雖消滅猶結玉枝申修忠誠立長庚之星曰繼日光晝夜常行志意明也 凌驚雷

目軼駭電兮綴鬼谷於北辰綴係也北辰北極星也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言遂凌乘驚駭之雷追逐奔軼之電

目至於天使北辰綴係百鬼勿令害賢者也 鞭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虞淵虞淵言 迴兮覽周流於朔方靈玄玄帝也虞淵日所入也淮南言日出湯谷入于虞淵言乃鞭風伯使之掃塵囚玄帝之神使無陰冥周遍流行於北方 就顛頊而陳詞兮考玄冥於空桑空桑山名也玄冥太陰之神主刑殺也言乃就聖帝顛頊陳列已詞考問

玄冥之神於空桑玄冥之神於空桑之山何故害賢也 旋車逝於崇山兮崇山驩兜所放山也 奏虞舜於蒼梧言已

山見驩兜曰佞見放囚至蒼梧告愬聖舜已行忠直而遇斥棄冀蒙異謀也 滄楊舟於會稽兮楊木名也詩云汎汎楊舟會稽山名 就

申胥於五湖湖大池也言已復乘楊木之輕舟就伍子胥於五湖之中問志行之見者也 見南郢之流風兮殞

余躬於沅湘言還見楚國風俗妬害賢良故自沈於沅湘而不悔也 望舊邦之黯黹兮黯黹不明貌也 時

溷濁猶未央。言已望見故國君闇不明羣下貪亂其化未盡心憂愁也。懷蘭茝之芬芳兮。妬被離而折之。言已懷忠信之行故為衆佞所折也。張絳帷日檐檐兮。風邑邑而蔽之。邑邑微弱貌也。言君張朱帷禱禱鮮明宜與賢者共處其中而政令微弱適以自蔽者也。日噉噉其西舍兮。陽炎炎而復顧。言日噉噉西行將舍入大陰之中其餘陽氣猶尚炎也。聊假日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言已思年命欲暮願且假日遊戲須臾之間然中心愁思如故終不解也。

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汎淫鴻溶紛若霧兮。言已懷德不用譬若蛟龍潛於川澤忽然乘雲汎淫而遊紛紜若霧而乃見之也。溔溔轆轤雷動電發馭高舉兮。溔溔水貌。轆轤水貌。言龍能登虛無凌溔溔而高舉也。言龍能登虛無凌溔溔而高舉也。升虛凌冥沛濁浮清入帝宮兮。言龍能登虛無凌溔溔而高舉也。言龍能登虛無凌溔溔而高舉也。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言龍能登虛無凌溔溔而高舉也。言龍能登虛無凌溔溔而高舉也。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言已觀屈原所作離騷之經博達溫雅忠信懇惻而懷王不寤心為之悲而怫鬱也。

聲嗷嗷以寂寥兮。嗷嗷呼聲也。寂寥空無人民之貌也。顧僕夫之憔悴。言已思為屈原詆禦心皆憔悴而有憂色也。撥諂諛而匡邪兮。撥治也。匡正也。切澳泐之流俗。切猶槩也。澳泐垢濁也。言已如得進用則治諛諛之人正其邪偽槩貪濁之俗使之清淨也。盪漑漑之姦咎兮。盪漑也。漑漑汗穢也。亂在內為姦。盪漑也。姦無禮義貌也。詩云姦爾荆蠻言已欲盪漑姦惡也。夷蠢蠢之溷濁。夷滅也。蠢蠢無禮義貌也。詩云姦爾荆蠻言已欲盪漑姦惡也。佩江離之菲菲握申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峨峨。峨峨高貌也。言已獨懷持香草執忠貞之行志意高厲冠切浮雲不得而施用也。登長陵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蠶蠶。圃野也。詩云東有圃草蠶蠶猶歷歷行列貌也。言已登高大之陵周而四望觀香芷之圃歷歷而有行列傷人不采而佩帶也。言已亦修德行義動有節度而不見進用也。遊蘭皋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嵯峨。顧視為睨。玉石以喻君之放流猶喜居蘭皋蕙林芬芳之處修行清白。揚精華日眩耀兮。眩耀光耀也。言已放流猶喜居蘭皋蕙林芬芳之處修行清白。結桂樹之旖旎兮。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紉荃蕙與辛夷。言已揚耳目之精其明炫耀委質純美猶復結桂枝索蘭蕙修善益固德行彌盛也。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菀死。菀積也。言已修行衆善若此而不見用將棄林澤菀積而死恨功不立而志不成也。驅子僑之犇走兮。驅馳也。子僑王子僑

遠逝

乘雲汎淫而遊紛紜。溔溔轆轤雷動電發馭高舉兮。

升虛凌冥沛濁浮清入帝宮兮。

搖翹奮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

聲嗷嗷以寂寥兮。顧僕夫之憔悴。

撥諂諛而匡邪兮。切澳泐之流俗。

盪漑漑之姦咎兮。夷蠢蠢之溷濁。

佩江離之菲菲握申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峨峨。

登長陵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蠶蠶。

遊蘭皋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嵯峨。

揚精華日眩耀兮。結桂樹之旖旎兮。

紉荃蕙與辛夷。芳若茲而不御兮。

捐林薄而菀死。驅子僑之犇走兮。

後語 卷六 九歌 遠逝

後語 卷六 九歌 遠逝

後語 卷六 九歌 遠逝

後語 卷六 九歌 遠逝

後語 卷六 九歌 遠逝

後語 卷六 九歌 遠逝

後語 卷六 九歌 遠逝

後語 卷六 九歌 遠逝

後語 卷六 九歌 遠逝

後語 卷六 九歌 遠逝

後語 卷六 九歌 遠逝

後語 卷六 九歌 遠逝

也。申徒狄之赴淵。申徒狄賢者。避世不仕。自投赴河也。言己修善不見進用。意欲驅

亂不知所行也。若夷由之純美兮。夷伯夷也。由許由也。介子推之隱山。言己又有清

由堯讓。目天下辭而不肯受。伯夷叔齊讓國餓死。介子推逃。晉文公之賞。隱身深山。忽爵位而有顯榮也。晉申生之離殃兮。荊和氏

之泣血。吳子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橫廢。皆已解於九章。欲卑身而

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言己欲卑身下體。目順風俗。心中惻然而痛。不能置中正行。佞諛也。方圓殊而不合

兮。鈎繩用而異態。言方與圓其性不同。鈎曲繩直。其態殊異。欲埃時於須臾

兮。日陰噎其將暮。日陰君陰。暗昧也。言己欲待盛時。時遲遲其日進

兮。遲遲行貌。詩云。行道遲遲。年忽忽而日度。度去也。言天時轉運。日進遲遲

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言己欲安行。周比。苟容自入於君。心內距。埃時風之

清激兮。風呂喻政。激感也。愈氛霧其如塵。塵也。言己欲待明君之政。清潔之化。目感

也。進雄鳩之耿耿兮。讒紛紛而蔽之。耿耿小節貌。言己欲如雄鳩。進其耿

障之。況有鸞鳳之志。常獲譖毀。固其宜也。默順風。目偃仰兮。默寂也。尚由由而進之。由由猶豫

寂默不語。目順風俗。隨衆俯仰。而不致毀譽。然尚猶豫不肯進也。心橫恨。目冤結兮。橫恨失志貌也。情外錯。目曼

憂。言己欲隨從風俗。尚不肯進。意中橫恨。心為冤結。情意耳錯。而長憂苦也。攀薜荔於山野兮。采檠枝於中州。

檠枝香草也。言己雖憂愁。猶采取香草。目自約束。修善不怠也。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而長懷。遙望

楚國而不得歸。心為悲歎。涕出長思也。孰契契而委棟兮。契契憂貌也。詩日晡晡而下頽。

言誰有契契憂國。念君欲委其梁棟之謀。若己者乎。然口已頽暮。自傷不得行也。

歎曰。油油江湘長流。汨兮。油油流貌也。詩云。河水油油。言己見江湘之水。挑

揄揚波盪迅疾兮。言水尚得順其經脈。揚揚其波。使之迅疾。自傷不得順其天性。揚其志意。常屈伏也。憂心展轉愁

怫鬱兮。展轉不寐貌。詩云。展轉反側。言己放棄不得。寃結未舒。長隱忿兮。言

抱守冤結。長隱山野。丁時逢殃。孰可奈何兮。丁當也。言己之生。唯當逢遇。殃咎安可奈何。自悶而已。勞

心悁悁涕滂沱兮。言己欲竭節盡忠。終不見省。但勞我

心。令我悁悁涕滂沱。悲涕而橫流也。

惜賢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言己所以悲哀。心中悁悁者。哀念楚國信用讒佞。將逢殃咎也。辭九

年而不復兮，獨煢煢而南行。煢煢，獨貌也。言已與君辭訣而出，至今九年不肯反已。常獨煢煢南行，渡江也。思余

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紛錯，情亂也。言已念我楚國風俗，餘化好行，讒佞心為憤亂，不能受其邪偽也。

遵壘莽目呼風兮，步從容於山藪。藪，隈也。言已循山野之中，目呼風山隈遊戲，目須之也。巡，陸夷之曲衍兮。大阜曰陸，夷平也。衍，澤也。幽空虛以寂寞。

倚石巖目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言已依倚巖石之山中，空虛杳冥，寂寞無有人聲也。

望南郢而闕之，塗漫漫其無時。望，望也。南郢，南郢也。闕，闕也。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獨憤積而哀娛兮，翔江洲而安歌。獨，獨也。憤，憤也。積，積也。哀，哀也。娛，娛也。翔，翔也。江洲，江洲也。安歌，安歌也。

三鳥飛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三鳥，三鳥也。飛飛，飛飛也。以，以也。自南，自南也。覽，覽也。其志，其志也。欲北，欲北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願，願也。寄，寄也。言於三鳥，言已既不得北歸，曾不若飛鳥也。

激楚。言世人愚惑惡虞舜韶之樂反好俗人淫泆激楚之音也。猶言惡典謨中正之言而好諂諛之說也。潛周鼎於江淮兮，爨

土鬻於中宇。爨炊竈也。詩曰：執爨踏踏。鬻釜也。詩云：既之釜鬻。言乃藏九鼎於江淮之中，反炊土釜於堂宇之上，猶言棄賢智近愚頑者也。且人

心之有舊兮，而不可保長。言賢人君子其心所志自有舊故，執守信義不可長保而行之也。邇彼南道

兮，以征夫宵行。言已放流轉徙江南之道，晨夜而行身勤苦也。思念郢路兮，還顧瞻瞻涕流

交集兮，泣下漣漣。漣漣流貌也。詩曰：泣涕漣漣。言已思念楚郢之路，冀得復歸還顧瞻瞻而流也。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言已登於高山長望楚國，則心中悲思而結毒也。菀彼青青泣如

頽兮。菀盛貌也。詩云：有苑者柳。言已觀彼山澤草木莫不茂盛，言已所以留精思常北顧而視郢都，想

漸兮。言已所以留精思常北顧而視郢都，想見鄉邑思念君也。故涕漸而下也。折銳摧矜，凝汜濫兮。摧挫也。矜

也。汜濫猶沈浮也。言已欲折我精銳之志，挫我矜嚴忠直之心，止與俗人更相沈浮而意不能也。

念我瑩瑩魂誰求兮。言已自念瑩瑩魂誰求，此不能沈浮之道也。僕夫慌悴，散若流兮。慌亡也。言已欲求賢人而未遭遇，僕御之人感懷愁

之流不可復還也。

憂苦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言昔我美父伯庸體有嘉善之德，喜升進賢能信愛仁智以為行也。情

純潔而罔蕘兮，姿盛質而無愆。言已愛先人美烈情性純厚志意潔白身無瑕穢姿質茂盛行無過失也。放

佞人與詔諛兮，斥讒夫與便嬖。佞人與詔諛之人斥逐讒夫與便嬖愛之臣，巧佞諂諛之人斥逐讒夫與便嬖愛之臣。

親忠正之惓誠兮，招貞良與明智。言已如得秉執國政則使親忠正之士招致幽隱明智之人。

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淵。言已如得秉執國政則使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淵。

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言已如得秉執國政則使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

逐下秩於後堂兮，刺讒賊。言已如得秉執國政則使逐下秩於後堂兮，刺讒賊。

於中廡兮，選呂管於榛薄。言已如得秉執國政則使於中廡兮，選呂管於榛薄。

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言已如得秉執國政則使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

三苗之徒以放逐兮，書曰：三苗於三危。

伊臯之倫以充廬。言伊臯之倫以充廬。

之四裔進用伊臯陶之徒，使滿國廬則讒邪道塞者也。

反表以為裏兮。顛裳以為衣。顛倒也。言今世之君迷惑。反表以為裏。倒裳以為衣。而不能知也。戚宋

萬於兩楹兮。宋萬宋閔公之臣也。與閔公博爭道。以手搏之。絕其脰。戚親也。楹柱也。兩楹之間。戶牖之前。尊者所處也。廢周邵於遐

夷。不用曰廢。周公旦也。邵邵公爽也。遐遠也。言君反親愛。棄逆之臣。若宋萬者。却驥

驥以轉運兮。却退也。騰驢贏以馳逐。騰乘也。言退却驥。以轉物。徒重車。其性也。以言役使賢者。令之負擔。騰驢贏。反以奔走。馳逐。急疾。失

而綵繡服。戎狄醜婦。反入椒房。被五綵繡衣。夫人之服也。慶忌囚於阱室兮。

慶忌吳之公子。勇而有才。陳不占戰而赴圍。陳不占齊臣。有義而怯。聞其君戰將赴之。飯

死。言乃囚勇猛之士。若吳慶忌於阱陷之中。使陳不占赴圍而戰。軍必敗也。以言君用臣。顛倒失其人也。

破伯牙之號鐘兮。號鐘。琴名。挾人箏而彈緯。挾持也。箏。小琴也。緯。張絃也。言乃破伯牙號鐘所鼓之鳴琴。反持凡

瑇石於金匱兮。瑇石。次玉。捐赤瑾於中庭。赤瑾。美玉也。言乃藏瑇石。置於金匱。反弃美玉於中庭。言

將而攻城。言漢使韓信。將被鎧兜。守於屯陳。藏其智謀。令行夫

不知別於善惡也。言人而不別。韓信蒙於介冑兮。韓信。漢名將也。介。鎧也。冑。兜也。莞芎棄於澤洲。

兮。莞。符離也。芎芎。窮也。皆香草也。咆盛蠹於筐篋。咆。狐也。盛。蠹也。方為筐篋。言弃符離芎

腐蠹言愛小人。憎麒麟奔於九臯兮。麒麟。仁獸也。君有德。則至。無德則去也。熊羆群而逸囿。

熊羆。猛獸。以喻貪殘也。囿。苑也。言麒麟奔於九臯之中。熊羆逸。踊於君之苑也。以言斥遠仁德之士。而養貪殘之人也。折芳枝與瑤華兮。樹

枳棘與薪柴。枳棘。小棘也。薪柴。枯枝為柴。掘荃蕙與射干兮。射干。香草。枳棘。藜藿與蕘荷。

枳棘。射干也。詩云。千耦其耘。藜藿蕘蕘也。藜藿。豆葉也。言折弃芳草。與玉華。列種。柴棘。掘拔。射干。而藜藿蕘蕘。失其所珍也。以言賤弃君子。而育養小人也。惜今世其

何殊兮。遠近思而不同。言已哀惜今世之人。賢愚異性。或沉淪其無所

達兮。淪沒也。或清激其無所通。清明也。激。感也。言或有耳目沈沒。無所照見。或有

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言哀我之生。不當昭明之世。舉

謇謇以申志兮。君乖差而屏之。言已雖竭忠謇謇。以重達其志。君心乃乖

誠惜芳之菲菲兮。反以茲為腐兮。腐。臭也。言已自惜。被服芳菲。非

椒聊之藹藹兮。在袖曰懷。椒聊。香豈也。詩曰。椒聊且。藹藹香貌。乃逢紛以罹詬。言已懷持椒聊。其

動有節度。而逢亂世。遂為讒佞所害。而見耻辱也。

歎曰嘉皇既歿終不返兮。嘉美也皇君也以言懷王不用我謀以歿於秦遂死而不歸終無遺命使已得還也。山中

幽險郢路遠兮。言已被放在此山中深險之地去我郢道甚遠而遠也。讒人譏議孰可愬兮。譏言貌也尚書曰譏議靖言言讒人譏議承順於君不可告以忠直之意也。

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言已放逐遠行憂愁與語忠信也。行吟累歎聲喟喟兮。歎歎貌喟喟歎聲也。懷憂含戚何佗僚兮。言已常歌

信也。險增歎累息懷憂含戚。悵然佗僚而失意也。

愍命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漸巖兮阜杳杳以蔽日。言已草野處於深林冥冥之中山阜高峻樹木蔽日望之無人但見鳥獸也。

悲余心之惛惛兮目眇眇而遺泣。言已思目視眇眇而泣下墮也。風騷屑以搖木兮。騷屑風聲貌。雲吸吸以湫戾。吸吸雲動貌也湫戾猶卷戾也言已心既憂悲又見疾風動搖草木其聲騷屑浮雲吸吸戾而相隨重愁思也。

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恹恹於山陸。恹恹猶困苦也言悲念我之生遭遇亂世心無歡樂之時身常困苦於山陸之中也。

且徘徊於長阪兮夕仿徨而獨宿。言已旦起徘徊行於長阪之上夕暮獨宿山谷之間憂且懼也。

髮披披以鬢鬢兮。披披髮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解亂貌。

躬劬勞而瘖瘖。躬亦勞也詩云劬勞于野瘖瘖也詩云我馬瘖瘖言已履涉風霜頭髮解亂而身罷病也。冤侘侘而南

行兮。侘侘言已履涉風霜頭髮解亂而身罷病也。泣霑襟而濡袂。袂袖也言已中心憂戚用志不安魂魄狂狂

嬋媛而無告兮口噤閉而不言。閉口為噤也言已愁思心中牽引而痛無所

違郢都之舊閭兮。閭里也。回湘沅而遠遷。言已放逐去我郢都故閭回

念余邦之橫陷兮宗鬼神之無次。同姓為宗次第也言我思念楚國

先祖鬼神失其次。第而不見祀也。閔先嗣之中絕兮。嗣繼也。心惶惑而自悲。言已傷念先

身而當中絕心為惶惑內自悲哀也。

聊浮遊於山陔兮。陔山側也。步周流於江

畔。畔界也。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倘佯而汎觀。汎博也言已憂愁不能寧處

興離騷之微文兮冀靈修之壹悟。言已後或歸郢其路長遠誠難遷

復往軌於初古。軌車轍也中庸曰車同軌言已雖見放逐猶與離騷之文以諷諫其

道修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能已。言已後或歸郢其路長遠誠難遷

背三五之典刑兮。典常也。絕洪範之辟紀。洪範尚書篇名箕子所為武

王陳五行之道也言君施行

王陳五行之道也言君施行

王陳五行之道也言君施行

背三皇五帝之常典，絕去洪範之法紀，任意妄為，故失道也。播規槩以背度兮。也。播，奔也。錯，權衡而任意。

錯置也。衡，稱也。所以銓物輕重也。言君奔先王之法度而不奉，循猶置衡稱不以量物，更任其意而商輕重，必失道，違人情也。操繩墨而放棄兮。

傾容幸而侍側。側旁也。言賢者執持法度而見放棄，傾頭。甘棠枯於豐草。

兮。甘棠，杜也。詩云：蔽芾甘棠。藜棘樹於中庭。堂下謂之庭。言甘棠香美之木，枯於中而不見，御反種藜棘刺之木，滿於中庭，以言遠仁

賢近讒。西施斥於北宮兮，此惟倚於彌楹。西施，美女也。此惟，醜女也。彌，猶偏也。楹，柱也。言西施美好，奔於後宮，

不見進御，此惟醜女反倚。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烏獲，多力士也。燕公，邵公也。封於燕，故曰燕公也。養馬曰圉，言與多力烏獲

也。同車驂乘，令仁賢邵公執役，養馬失其宜者也。劓，瞖也。言使劓，無

豎外。劓，職衛靈公太子也。不順其親，欲害其後母，清府猶清廟也。言使劓，無

茲以永歎兮，欲登階而狐疑。言已見君親愛惡人，斥逐忠良，誠欲進身

水而高鶩兮，因徙池而長詞。言已恐登階被害，欲乘白水高馳而遠

歎曰：倘伴墟阪沼水深兮。倘，伴山名也。墟，黃黑色土也。沼，池也。詩云：王在靈沼，

以避世而長隱身也。容與漢渚涕淫淫兮。漢水名也。尚書曰：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言已將

淫也。鍾牙已死，誰為聲兮。鍾，鍾子期。牙，伯牙。言二子曉音，今皆已死，無知音者，誰

織阿不遇焉，舒情兮。織，阿古善御者。言織阿不執轡而御，則馬不

歛心離離兮。離，離剝。還顧高丘泣如瀝兮。言已不遭明君，無御用者，重

願視楚國悲感泣下，如以水灑地也。

思古

九思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

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為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

雅。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志，則皆列

於譜錄，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

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說，故

聊訓誼焉。

聊訓誼焉。

悲兮愁哀兮憂傷不遇也天生我兮當閭時君不被詠諧兮虛獲尤也

遊將以釋周八極兮歷九州求賢求軒轅兮索重華觀遇如黃帝

世既卓兮遠眇眇去前聖遠然不握佩玖兮中路躇懷寶不舒

羨臯繇兮建典謨樂古賢臣懿風后兮受瑞圖懿深也屈原之喻也

愍余命兮遭六極委玉質兮於泥塗見放逐汗辱若遽倬遑兮

驅林澤步屏營兮行丘阿憂憤不知所為車軌折兮馬虺頽驅聘

寧定車弊而馬病也愆悵立兮涕滂沱憂悴而思丁文兮聖明哲丁當也文文

哀平差兮迷謬愚平楚平王差吳王夫差也平王殺忠臣伍奢奢子

呂傅舉兮殷周興呂呂望傅傅說兩賢舉忌詔專兮郢吳虛忌楚大夫

吳大夫宰嚭虛空也忌詔佞僞惑其君而敗二國空虛郢楚都也仰長歎兮氣餽結仰將訴天

活復蘇憤忿絕虎兕爭兮於廷中廷朝廷也虎兕豺狼鬪兮我

隅隅旁也言衆佞辯雲霧會兮日冥晦衆僞蔽君如雲霧之飄風起兮

揚塵埃回風為飄以喻小人造設姦僞賊害走鬯定兮作東西動觸詔毀

欲竄伏兮其焉如逃無所念靈閨兮奧重深靈謂懷王閨閣也言欲訴論

輒願竭節兮隔無由望舊邦兮路委隨輒為群邪所逆不能得通達

兮志勤劬情猶慘也冤炆炆兮不遑寐目眩眩兮寤終朝眩眩

也終朝自旦及夕言通夜不能眠也

逢尤

令尹兮警警令尹楚官掌政者也警群司兮譴譴羣司衆僚譴譴猶儆

哉兮漏漏漏漏一國上下兮同流君臣俱愚菽藟兮蔓衍菽藟小草

也芳藟兮挫枯藟香草名也挫朱紫兮雜亂曾莫兮別諸君不識賢

世無別知之者倚此兮巖穴退遁永思兮窈悠長守忠信念無

惑懷懷王也為衆佞用志兮不昭獨行忠信將喪兮玉斗遺失兮

所欺瞞目盡迷昏

鈕樞鈕樞所以校玉斗玉斗既喪將失其鈕樞言放賢者逐去之也我心兮煎熬煎亦煎也惟是兮用憂憂無已也

集慕兮九旬紂為長夜之飲而不聽政退顧兮彭務彭彭成務務光皆古介士耻受汗辱自投於水而死也擬斯

兮二蹤擬則也蹤跡也言願效此二賢之迹當亦自沈未知兮所投未得所死且彷徨也謠吟兮中櫟且彷徨也

上察兮璇璣璇璣天中故先察之大火西流攝提運下夜分之候愁思不寐視星辰以解雷震兮破礪雷聲雹霰兮霏霏霏霏集貌奔電兮光晃涼風

兮愴悽獨處愁思不寐見雹電涼風之至益憂多也鳥獸兮驚駭相隨相從兮宿棲言鳥獸驚惶尚相從就傷

獨處兮罔依罔無蝮蝥兮鳴東言已獨處山野與衆蠶蠶兮號西裁緣兮我裳蠶入兮我懷蟲豸兮夾余惆悵兮自悲佇立兮切怛心結緝兮折摧

怨上

周徘徊兮漢渚言居山中愁憤復之漢水之涯庶欲以釋思念也求水神兮靈女冀得水女神女以慰思念

嗟此國兮無良此國楚國也言君臣無善皆凶惡也媒女誦兮謹讓謹讓不鸚雀列

兮譁謹鸚雀小鳥以喻小人列位言小人在位患失之競為佞諂聲嗷嗷也鸚雀鳴兮聒余鸚雀鳴耳為聒抱

昭華兮寶璋昭華玉名欲銜鬻兮莫取行賣曰銜鬻賣也言已竭忠信以事君而不見用猶抱此昭華寶璋街賣之璋玉名

言逝邁兮北徂已不見用叫我友兮配耦叫急呼也言此國無良人庶北行遇賢友而以自耦也

日陰噎兮未光北方聞哨霏兮靡睹聞窺也哨霏幽冥也紛載驅兮高馳多陰

變易兮時乖所志不遇無灑滄海兮東遊灑滄海也沐盥浴兮天池天地則

訪太昊兮道要大昊東方青帝也云靡貴兮仁義太昊答惟志欣

樂兮反征就周文兮邠岐方就文王也邠岐周本國

願與文王約信以日欲暮兮心悲老悲不見進用也

再至年歲一背我信兮自違若背忠信以趨時俗

過則終訖也赴崑山兮弔騶崑山崑崙也言渡隴

漢沙過桂車兮合黎西方山之名

後語 卷六 九思

七三

崑崙取駿馬而
 絆之驟駿馬名
 從印邀兮棲遲從印而棲遲願望也
 吮玉液兮止渴玉液潤藥之精氣芝神草渴
 芝華兮療饑言獨行而
 遠梁昌兮幾迷梁昌陷據失所
 望江漢兮濩濯也濩濯大貌也
 心緊綦兮傷懷緊綦糾練也望舊
 時跼跼兮且且日月始出光
 塵
 疾世
 疾世兮未晞漠漠合也晞消也朝
 憂不暇兮寢食陽未開霧氣尙盛也
 吒增歎兮如雷

哀世兮睒睒睒睒視貌賢人不
 用小人持勢也
 議議兮嗑嗑說竊言嗑
 衆多兮阿媚
 阿曲
 猷靡兮成俗猷靡面
 貪枉兮黨比貞良兮梵獨
 詩云獨
 行發覺
 鴟
 竄兮根棘鴟集兮帷幄
 木帳曰帷言大人處
 卑賤小人在尊位也
 藟藟兮青葱藟藟草名青
 葱見養有光
 也
 稟本兮萎落稟本香草也
 喻賢愚易所
 覩斯兮偽惑惑思
 心爲兮隔錯隔
 山島兮硌硌硌硌長而
 多有貌也
 叢林兮嶮嶮嶮嶮衆
 林榛兮岳岳岳岳衆
 木植也

霜雪兮濯濯積聚
 水凍兮洛澤洛竭也寒而
 東西兮南北罔所兮
 歸薄言四方無
 所停止也
 庇廕兮枯樹匍匐兮巖石
 穴可
 居者
 踉蹌兮寒局數
 獨處兮志不申踉蹌
 僂也
 年齒盡兮命迫促魁纍擠摧兮常困辱
 魁
 促迫也擠
 摧折屈也
 含憂強老兮愁無樂愁早老
 曰強也
 鬚髮蔓頓兮顛鬢白蔓亂
 也顛
 雜白
 思靈澤兮一膏沐靈澤天之膏潤
 也蓋喻德政也
 懷蘭英兮把瓊若英華瓊
 若食也
 待天明兮立躑躅言懷蘭把若無所施之欲待
 明君未知其時故屏營躑躅
 雲濛濛兮電儵爍儵爍
 疾也
 關多而
 明少也
 孤鷄驚兮鳴响响思怫鬱兮肝切剝
 忿悁悁兮孰訴告

憫上

悼屈子兮遭厄子男子之
 通稱也
 沈玉躬兮湘汨賢者質美故以比
 玉湘汨皆水名
 何楚
 國兮難化言楚國君臣之
 亂不可曉喻也
 迄于今兮不易政教荒阻
 不可變也
 士莫志兮羔裘言政穢則士貪鄙無有
 素絲之志皎潔之行也
 競佞諛兮讒閱閱閱閱不
 相聽
 指正義兮爲曲言政穢則士貪鄙無有
 素絲之志皎潔之行也
 璧玉兮爲石鵠鵬遊兮華屋
 鵠鵬棲兮柴蔟起奮迅兮奔走
 違

羣小兮譏詢就日處矣昭。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所處謬耻辱垢。越雲漢兮終無所舒情

南濟秣余馬兮河鼓明日暉也。逢流星兮問路。顧指我兮從左衢路也九。徑娵觜兮故欲乘雲升

直馳御者迷兮失軌。遂踣達兮邪造皆宿名夜分而易。哀所求兮不耦。攀天階兮下視次故顛倒失路也

見鄴郢兮舊宇志望已訖。意逍遙兮欲歸。衆穢盛兮流星雖甚猶不得

杳杳衆穢喻佞人。思哽饒兮詰訕。涕流瀾兮如雨還為衆偽所

遭厄言將復害已

嗟嗟兮悲夫傷時。殺亂兮紛挐君任佞巧競疾忠。第絲兮同綵信交亂紛挐也

冠履兮共絢上下。督萬兮侍宴夫皆弑其君者也。周邵兮負芻周邵公言楚君使忠賢如周

兮困厄仲尼聖人而。鄒衍兮幽囚鄒衍賢人而為佞。伊余兮念茲惟伊

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鵙。右睹兮呼梟鳴伯勞也山有候猿谷有虺蛇左

兮增歎。菅蒯兮壅莽。藿葦兮千眠。鹿蹊兮斷斷。獼貉兮蟬蟬蟬蟬

有兮匹倫齊偶。意欲兮沈吟。迫日兮黃昏意且欲遲望又。玄鶴兮

高飛。增逝兮青冥青冥太。鷦鷯兮啾啾鷦鷯黃也啾。山鵲兮嚶

兮覺悟。懷我兮聖京。垂屣兮將起。跼埃兮須明。

悼亂

惟昊天兮昭靈昊天夏天也昭。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蘇煖。百

明也靈神也

後語 卷六 九思

七七

草萌兮華榮。堇荼茂兮敷疏。堇荼茶。苦菜也。薜芷彫兮瑩嫫。薜芷皆香草。若芷皆香草。

愍貞良兮遇害。將天折兮碎糜。時混混兮澆饋。饋餐也。混混濁也。言如饋澆之亂也。

哀當世兮莫知。覽往昔兮俊彥。亦詘辱兮係纆。管束縛兮桎梏。

百貿易兮傳賣。遭桓繆兮識舉。管仲百里奚也。管仲為魯所囚。齊桓釋而任之。百里奚為晉徒役。秦繆以五段之皮贖之為相也。

才德用兮列施。且從容兮自慰。以古賢者皆然。緩己憂也。玩琴書兮遊戲。

迫中國兮進陘。無所用志。故云窄陘。吾欲之兮九夷。子欲居九夷。疾時之言也。超五嶺兮

嵯峨。超越也。將之九夷。先歷五嶺之山。言艱難也。觀浮石兮崔嵬。東海有浮石之山。崔嵬山形也。陟丹山兮

炎野。復之南方。丹山。炎野皆在南方。屯余車兮黃支。就祝融兮稽疑。黃支南極國也。祝融赤帝之神。稽合

所以折謀求安己之處也。嘉善也。言祝融善己之處。乃回揭兮北逝。復旋至北方也。遇

神媯兮宴媯。媯北方之神名也。言遇神宴而待之也。欲靜居兮自娛。言已遇神而宴樂。亦欲安居自娛也。心

愁感兮不能。放余轡兮策駟。復欲去也。忽風騰兮雲浮。蹶飛杭兮

越海。從安期兮蓬萊。蓬萊海中名山也。安期生仙人名也。言欲往求仙也。緣天梯兮北上。登太

一兮玉臺。使素女兮鼓簧。太一天帝所在。以玉為臺也。乘戈蘇兮謳謠。乘戈仙人也。和素女而歌。

聲噉詭兮清和。噉詭清暢貌。音晏衍兮要姪。要姪舞容也。咸欣欣兮

酣樂。余眷眷兮獨悲。言天神衆舞皆喜。樂獨已懷悲哀也。顧章華兮太息。章華楚臺名也。太息憂意也。

志戀戀兮依依。

傷時

昊天兮清涼。秋天為昊天。秋節至。故清且涼也。玄氣兮高朗。秋冬陽氣升。故高朗也。北風兮涼

烈。寒節至也。草木兮蒼唐。始凋也。蚺蚺兮噍噍。促寒將盡。故噍噍鳴。唧蛆兮穰穰。將變貌。

歲忽忽兮惟暮。暮末也。余感時兮悽愴。感時以悲思也。傷俗兮泥濁。矇

蔽兮不章。寶彼兮沙礫。捐此兮夜光。夜光明珠也。椒瑛兮涅汗。藁耳

兮充房。藁耳惡草名也。充房侍近君也。攝衣兮緩帶。操我兮墨陽。墨陽劍名。昇車兮命

僕。將馳兮四荒。四裔謂之四荒。下堂兮見蠶。蠶土蠶也。喻佞人欲害賢。如蠶之有螫毒。出門兮

觸蠶。巷有兮蚺蚺。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賊。心為兮切傷。俛念

生ハ助辭ナリ、太瘦生、作廢生ナドノ生ニ同

兮子胥仰憐兮比干投劍兮脫冕龍屈兮蜿蟺蜿蟺自迫促貌潛藏兮山澤匍匐兮叢攢叢攢羅布也窺見兮溪澗流水兮沄沄沄沄沸流貌鼉兮欣欣鱸鮎兮延延群行兮上下駢羅兮列陳自恨兮無友特處兮煢煢獨行貌冬夜兮陶陶長貌雨雪兮冥冥神光兮頽頽鬼火兮熒熒神光山川之精能為光者也熒熒小火也脩德兮困控將誰困控言無引己也愁不聊兮遑生遑暇也憂紆兮鬱鬱惡所兮寫情

哀歲

陟玉巒兮逍遙玉巒崑崙山也山脊曰巒逍遙須臾也覽高岡兮嶢嶢山嶺曰岡嶢嶢特高也桂樹列兮紛敷崑崙山多桂樹紛錯敷衍也吐紫華兮布條桂華紫色布數條枝猶朝廷實孔鸞兮所居孔鸞大鳥也今其集兮惟鴉鴉小鳥也以言名山宜神鳥處之猶朝廷宜賢者居位而今惟小人故云鴉萃之也烏鵲驚兮啞啞神鳥至則衆鳥集從今反鴉往處之故驚而鳴也余顧瞻兮怛怛怛怛遠貌彼日月兮闇昧日月無光雲霧之所蔽人君昏亂佞邪之所惑障覆天兮稜氣稜氣稜惡氣貌伊我后兮不聰后君也

焉陳誠兮効忠據羽翮兮超俗無所効其忠誠故翮飛而去也遊陶遨兮養神陶陶心無所繫乘六蛟兮蜿蟺蜿蟺群蛟之形也龍無角曰蛟遂馳騁兮陞雲揚慧光兮爲旗秉電策兮爲鞭復欲升天求仙人也朝晨發兮鄢郢鄢楚都也食時至兮增泉增泉天漢也繞曲阿兮北次次舍也造我車兮南端復適南方也謁玄黃兮納贊玄黃中央之帝也崇忠貞兮彌堅雖遙蕩天際之間不失其忠誠也歷九宮兮徧觀九宮宮也睹祕藏兮寶珍就傳說兮騎龍傳說殷王武丁之賢相也死補辰宿與織女兮合婚織女亦星名也舉天軍兮掩邪軍宿名也軍有因姦名故欲以掩取邪佞之人也食元氣兮長存元氣天氣也望太微兮穆穆太微天之中宮穆穆和順也睨三階兮炳分太微三階相輔政兮成化建烈業兮垂勳當與衆仙共輔天帝成化而建功也目警警兮西沒道遐迥兮阻歎志稽積兮未通悵敝罔兮自憐言陞仙之事迫而不通故使志不展而自傷也

守志

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

天清則雲霓除。日月星辰昭。君明下理賢愚得所也。

斥蜥蜴兮進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

蜥蜴喻小人。龜龍喻君子。璇璣玉衡以喻君能任賢斥去小人。以自輔翼也。

配稷契兮恢唐功。

配匹也。恢大。唐堯也。稷契堯佐也。言遇明君則當與稷契恢大堯舜之善也。

嗟英俊兮未

爲雙。

雙匹也。

楚辭後語卷第六終

楚辭辯證卷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故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沒溺而失其要也。別記于後。以備參考。慶元己未三月戊辰

目錄

洪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呂伯恭讀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然則呂氏寔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据。更當博考之耳。

洪氏又云。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爲第二。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然不言其何時何人也。今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爲舊本篇第混并首尾。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歟。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人莫之讀。今亦不復以累篇表也。

賈傳之詞於西京為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取亦不可曉故今拜錄以附焉若揚雄則尤刻意於楚學者然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譏之當矣舊錄既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別定為一篇使居八卷之外而併著洪說於其後蓋古今同異之說皆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紛紛或不定云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似以為同列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逸以騷名家者不應謬誤如此然詞不別白亦足以誤後人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為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此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

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是昭王時事王逸誤以為一事洪氏正之為是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今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貞比讒佞靈修美人者得之蓋即詩所謂比也若處妃佚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說皆誤

其辭當詳說於後云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為客卿客卿戰國時官為他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未有此事亦無此官況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乃獨以為尊稱後遂因之補注有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為屈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隆陽之正中補注因之為說

援據甚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即劉向所言攝提失方

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

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為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字亦為衍文矣故

今正之調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

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藍夫唯捷徑以窘步據字書惟从心者思也維从絲者繫也皆語

辭也唯从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放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為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詁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

尾相應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今王逸為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詁而

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義而再釋之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注既不能正又因其誤今

並刪去而放詩傳之例一以全章為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云

古音能孛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為然而他韻皆不必叶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華老本於多艱夕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放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可類推而獨此為未合也。黃長齋乃謂或韻或否為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械才老始究其說作補音補韻援據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詳已得之矣。復引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引黃魯直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其不同而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推其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為零陵香而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芽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則又詞不分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時而誤耳。

美人說竝見靈修條下

琴一作乘駝一作馳憑一作憑又作馮草一作艸又作卉予一作余菹一作菹此類錯舉一二以見之不能盡出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

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詞非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以

小草喻至尊也舊注云人君被服芬香故以名之尤為謬說

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

離騷以靈修美人目君蓋託為男女之辭而寓意於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修言其秀慧而修飾以婦悅夫之名也美人直謂美好之人以男悅女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修為神明遠見釋美人為服飾美好失之遠矣

索與妬叶即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有素音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李善本以世為時為代以民為人皆以避唐諱爾今當正之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為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據也
詠音卓則當从豕又許穢反則當从豸耳

洪氏曰倘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揚雄作反離騷言恐
重華之不榮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
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
以忤檜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
此又深可畏云

舊注以攘詬為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非也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後咎
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為此說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
延佇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行迷之義亦然

補注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為縣
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類廟擣衣石尚存今存於此

騷經女類之嬋媛湘君女嬋媛兮為余大息哀郢心嬋媛而傷懷三處王注皆云猶牽引也悲回風忽傾寤
以嬋媛王注云心覺自傷又痛惻也詳此二字蓋願戀留連之意王注意近而語疎也
補注曰女類嘗原之意蓋欲其為壽武之愚而不欲其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為上官斬尚

以徇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嘗原不與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說甚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禮左氏春秋其為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為騷
經乃有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為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氏為說則不誤
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修禹樂為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為補注正當據經傳以破
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為證則又大為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
為山海經者本據此書而傳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他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
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為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
啓為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
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
循修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修繩墨而解作遵字即循字之義也
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之王天下耳注謂置以為君又生賢佐以
輔之恐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

此編所言陳詞於舜及上叩帝閭歷訪神妃及使鸞鳳飛騰鳩為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
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汎為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二
注類皆曲為之說反害文義至於縣圃閭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信今皆略存

梗槩不復盡載而詳說也。

王逸以靈瑣為楚王省閣非文義也。

注以義和為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始生日月者也故堯因立羲和之官以掌天地四時此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文已耳相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耻其謬誤遂乃增飾傳會必欲使之與經為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為此注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為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

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為之擁護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舊注曲為之說以月為清白之臣風為號令之象鸞鳳為明智之士而雷師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為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為小人則夫卷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皆為小人之象也耶。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己蓋欲己與之同既不許之遂使聞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為穿鑿之甚不知何所据而生此也。

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故今定離騷雲霓為平聲九章遠遊為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

王逸說往觀四荒處已云欲求賢君蓋得屈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賢人與己同志不知何所据而異其說也。

舊注以高丘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是下女說詳見於九歌可考也。

濫字補注兩處皆已解為奄忽之義至此遊春宮處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為矛盾至此。

處妃一作宓妃說文處房六反虎行兒宓美畢反安也集韻云處與伏同處犧氏亦姓也宓與密同亦姓俗作宓非是補注引顏之推說云宓字本从虎處子賤即伏犧之後而其碑文說濟南伏生又子賤之後是知古字伏處通用而俗書作宓或復加山而竝轉為密音耳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說以備參考。

王逸以處妃喻隱士既非文義又以蹇修為伏羲氏之臣亦不知其何据也又謂隱者不肯仕不可與其事君亦為衍說。

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為賴則理固有賴音矣。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也。舊說有娥國在不周之北恐其不應絕遠如此又言求佚女為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是。鳩及雄鳩其取喻為有意其文可見注於他說亦欲援此為例則鑿矣補注又引淮南說連日

知晏則鳩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為讒賦而屈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為真嘗使鳩媒簡狄而為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

鳳皇既受詒舊以為既受我之禮而將行者誤矣審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為己用鳩鳩而彼使鳳皇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喻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

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為博求衆賢非是

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庠則於馬終

古登地也注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地無有已時猶釋氏之言盡未來際也

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注直以君臣為說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執求美而釋

女亦然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楚有忠臣則失之遠矣其以芳草為賢君則又有時

而得之大率前人讀書不先尋其綱領故一出一入得失不常類多如此幽昧眩曜二語乃

原自念之辭以為答靈氛者亦非是

楚人以重午插艾於要豈其故俗耶

補注以為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異姓則可在原則不可故以為疑而欲再決之巫咸也

考上文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來歷不知

洪何所据而言此亦求之太過也

皇即謂百神不必言天使也

陸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謬說

傅說太公齊威皆巫咸語補注以為原語非也

鴉缺顏師古以為子規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為鴉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

衆芳極盛之時鳴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缺鴉音亦相近疑服陸二說是

莫好修之害二注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自修皆非是

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

之後乃更歎其化為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以為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

而書罪焉蓋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為實有人而以椒蘭為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

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語而失之使此詞

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訛以為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臭物之論

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不知

其幾人矣

化與離協易曰日昊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蓋之嗟則離可為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不

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為胡圭反服賦庚子日斜遷史以斜為施此韻亦可考

王逸以求女為求同志已失本指而五臣又讀女為汝則并其音而失之也

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注家曲為比類非也

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陔河水出其東北陔洋水出其西北陔弱水出其西南陔河水

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二

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

待與期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即其例也

九歌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則其詞之褻
慢淫荒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文之以寄吾區區忠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為三頌
之屬而論其詞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雖不得於君而愛慕無已
之心於此為尤切是以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以事神為比不雜
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內又或自為賦為比為興而各有當也然後之讀者昧於全
體之為比故其疎者以他求而不似其密者又直致而太迫又其甚則并其篇中文義之曲
折而失之皆無復當日吟咏情性之本旨蓋諸篇之失此為尤甚今不得不而不正也又篇名
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為陽數者尤為衍說或疑猶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亦

不可考今姑闕之以俟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璆鏘鳴兮琳琅注引禹貢釋璆琳琅皆為玉名恐其立語不應如此之重複故今獨以孔子世

家環佩玉聲璆然為證庶幾得其本意

舊說以靈為巫而不知其本以神之所降而得名蓋靈者神也非巫也若但巫也則此云姦服

義猶可通至於下章則所謂既留者又何患其不留也耶漢樂歌云神安留亦指巫而言耳

若英若即如也猶詩言美如英耳注以若為杜若則不成文理矣

帝服注為五方之帝亦未有以見其必然

焱說文從三火而釋為羣犬走貌然大人賦有焱風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火蓋別一字也此

類皆當從三火

東皇太一舊說以為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則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故為此

以自傷補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上無憂患雲中君舊說以為事神已訖

復念懷王不明而太息憂勞補注又謂以雲神喻君德而懷王不能故心以為憂皆外增贅

說以害全編之大指曲生碎義以亂本文之正意且其目君不亦太迫矣乎

吾乘桂舟吾蓋為祭者之詞舊注直以為屈原則太迫補注又謂言湘君容色之美以喻賢臣

則又失其章旨矣

女嬃媛舊注以爲女類似無關涉但與騷經用字偶同耳以思君爲直指懷王則太迫又不知其寄意於湘君則使此一編之意皆無所歸宿也

心異媒勞王注以爲與君心不同則太迫而失題意補注又因輕絕而謂同姓無可絕之義則尤乖於文義也

石瀨飛龍一章說者尤多舛謬其曰他人交不忠則相怨我則雖不見信而不以怨人補注又云臣忠於君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問此原陳己志於湘君也不知前人如何讀書而於其文義之曉然者乃直乖戾如此全無來歷關涉也其曰君初與我期共爲治而後以讒言見弃此乃得其本意而亦失其詞命之曲折也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爲詳盡而爲說者之謬爲尤多以至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脈絡次第至其卒章猶以遺缺捐袂爲求賢而采杜若爲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

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若有君命則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爲賢人同志者如此則此篇何以名爲湘夫人乎

九歌諸篇賓主彼我之辭最爲難辨舊說往往亂之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正之矣何壽天兮在予舊說人之壽夭皆其自取何在於我已失文意或又以爲喻人主當制生殺之柄尤無意謂

王逸以離居爲隱士補注又以此爲屈原訴神之辭皆失本旨

王逸以乘龍冲天而愈思愁人爲抗志高遠而猶有所不樂全失文義補注謂喻君舍己而不顧意則是而語太迫也

夫人兮自有美子衆說未論辭之本旨得失如何但於其說中已自不成文理不知何故如此讀書也

咸池或如字下隔句與來字力之反叶

東君之吾舊說誤以爲日故有息馬懸車之說疑所引淮南子反因此而生也至於低回而顧懷則其義有不通矣又必強爲之說以爲思其故居夫日之運行初無停息豈有故居之可思哉此既明爲謬說而推言之者又以爲譏人君之迷而不復也則其穿鑿愈甚矣又解聲色娛人爲言君有明德百姓皆注其耳目亦衍說且必若此則其下文絢瑟交鼓之云者又誰爲主而見其來之蔽日耶

聲色娛人觀者忘歸正爲主祭迎日之人低回顧懷而見其下方所陳之樂聲色之盛如此耳絢瑟交鼓靈保賢姱卽其事也或疑但爲日出之時聲光可愛如朱丞相秀水錄所載登州見日初出時海波皆赤洶洶有聲者亦恐未必然也蓋審若此則當言其輝赫震動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爲言矣聊記其說以廣異聞

北斗字舊音斗爲主以詩考之行葦主醜斗者爲韻卷阿厚主爲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叶韻而舊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爲耳

舊說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得汝之其鑿如此又云河伯之居沈沒水中喻賢人之不得其所也夫謂之河伯則居於水中固其所矣而以爲失其所則不知使之居於何處乃爲得其所耶此於上下文義皆無所當真衍說也

堂宮中或云當並叶堂韻宮字已見雲中君中字今聞音正爲當字

山鬼一篇謬說最多不可勝辯而以公子爲公子椒者尤可笑也

終不見天嘗見有讀天字屬下句者問之則曰韓詩天路幽險難追攀語蓋祖此審爾則韓子亦誤矣

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嘔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据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

雖若有理但以嘔吸之動者爲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雄與凌叶今聞人有謂雄爲形者正古之遺聲也

楚辭辯證卷上終

楚辭辯證卷下

天問

隅隈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間狹亦甚矣此王充之陋也

顧菴在腹此言兔在月中則顧菴但為兔之名號耳而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菴耶則顧當

為瞻顧之義而非菴名又莊辛曰見菴而顧犬亦因菴用顧字而其取義又異蓋不可曉且

兔與菴同是一字見於說文而其形勢皆異又不知其自何時始別異之也

補注引山海經言魃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

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魃竊之而帝怒也後來柳子厚蘇子瞻皆用此說其

意甚明又祝融顯帝之後死而為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魃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久矣此

山海經之妄也後禹事中又引淮南子言禹以息壤真洪水土不減耗掘之益多其言又與

前事自相抵牾若是壤也果帝所息則父竊之而殛死子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

如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抵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

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許遜斬

蛟蜃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選造以實之明理之士皆可以一笑而揮之故不必深與辯也

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尤為可笑豈有度萬里之遠而能計其跬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覽者以為己所親見而曾實計之而不知適所以章其謬而且謬也柳對本意似有意於破諸妄說而於此章反以西王母者實之又何惑耶

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而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皆是注解此書之語予之所疑又可驗其必然矣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此一事耳其詞本與招魂相表裏王注得之但失不引招魂為證耳而柳子不深考乃引莊子南北二帝之名以破其說則既失其本指而又使雄虺一句為無所問其失愈遠矣補注雖知柳說之非然亦不引招魂以訂其文義之缺乃直以莊周寓言不足信者証之周之寓言誠不足信然豈不猶愈於康回燭龍之屬乃信彼而疑此何哉一語之微無所關於義理而說者至三失之而況其有深於是者耶

雄虺倏忽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逐人者即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耳

補注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禺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洪君晚居雲川當得其實

巴蛇事下注中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見山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自絞以出其殼者人甚苦之因為木卵著藪中蛇不知而吞之遂絞而裂云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洪引歸藏云羿彈十日補注引山海經注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然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出而今俱見乃為妖怪故羿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耳按此十日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為十日並出之說注者既知其誤又為此說以彌縫之而其誕益彰然世人猶或信之亦可怪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王逸以益失位為離蠶固非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為離蠶文義相通然亦未安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啓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為啓所殺是則豈不敢謂益既失位而復有陰謀為啓之蠶啓能憂之而遂殺益為能達其拘乎然此事要當質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足信也

啓棘賓商四字本是啓夢賓天而世傳兩本彼此互有得失遂致紛紜不復可曉蓋作山海經者所見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賓嬪相似遂誤以賓為嬪而造為啓上三嬪于天之說以實其謬王逸所傳之本賓字幸得不誤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壞滅獨存四外有似棘商遂誤以夢為棘以天為商而於注中又以列陳宮商為說洪則既引三嬪以注騷經而於此篇反据王本而解為急於賓禮商契以今考之凡此三家均為穿鑿而以事理言之則山海

之怪妄為尤甚以文義言之則王注之訓詁為尤疎洪兼承二誤而又兩失之且謂屈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實因此書而作三嬪又本此句一字之誤其為紕漏又益甚矣獨柳子質嬪之對似覺山海之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著之是以其義雖正而亦不能以自伸也大抵古書之誤類多如此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解后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願乃安於苟且狃於穿鑿牽於援據僅得一說而遽執之便以為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誤之中或復生誤此那子才所以獨有日思誤書之適又有思之若不能得則便不勞讀書之對雖若出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剝母背而生補又引于寶言黃初五年汝南民妻生男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以為證此事有無固未可定然上句言啓事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反說禹初生時事矣故疑當為啓母化石事也

該乘季德王逸以為湯能秉契之末德而厥父契善之以契為湯父固謬柳又以為即左傳所云少皞氏之子該為蓐收者亦與有扈事不相關唯洪氏以為啓者近之疑該即啓字轉寫之誤也但終繫于有扈牧夫牛羊乃以謂啓為有扈所繫而牧夫牛羊者不知又何說也下章又云有扈牧豎亦不可曉豈以少康嘗為牧正而誤邪大率此篇所問有扈羿泥事或相混并蓋其傳聞之誤當闕之耳

到擊紂躬叔且不嘉王逸云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未詳所據

齊桓九會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裳衣兵車之辨蓋鑿說也然此辭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如公羊穀梁故是戰國時人也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嚴遠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見詩集傳

九章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雍容整暇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戀嫪低徊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為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罪闢而不章不得以為後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替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後冥漠之中胸次介然有毫髮之不盡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故原之

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真可為慟哭而流涕也惜誦首章非字誤為作字使兩章文意不明中間善惡字誤為中情使一章音韻不叶今已正之讀者可以無疑矣

涉江舊說取譬之詳皆衍說也

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為秦所拔而楚徙東郢

抽思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文理甚明而王逸解獨樂為毒藥補注又引眩眩之語以實之必欲如此強為之說豈不可通但別本如此文自分明不必強穿鑿耳然今本皆

出王逸不知別本又何自而得此本語也

孰不實而有稷詳上文實當作殖然自王逸已解作空穗則其誤久矣稷一作獲亦非也

懷沙改叶音已按鄭注儀禮釋用已日為自變改則二字音義固相近也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諸本皆同史記亦然而王逸訓匹為雙補注云俗字作疋則其來久矣但

下句云伯樂既沒驥焉程今於韻不叶故嘗疑之而以上下文意及上篇併日夜而無正者

證之知匹當作疋乃與下句音義皆叶然猶未敢必其然也及讀哀時命之篇則其詞有曰

懷瑤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正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又皆以榮暹成生為韻又與此

同然後斷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

惜往日受命詔以昭時時一作詩說者便引國語楚教太子以詩為說殊無意謂

介子立枯事補注以左傳為據而不之信然此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抱木之

說固未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

悲回風施黃棘之枉策補注據史記楚懷王二十五年入與秦盟于黃棘其後為秦所欺卒以

客死今頃襄王又信任姦回將亡其國故言己之所以假延日月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欲復

施黃棘之枉策也其說雖有事證然與此文理絕不相入不若舊說之為安也

遠遊

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寤而求之即得傳說遂以為相若使夢賚之夕

應時即生則自襁褓之間以及強立之歲亦須二三十年始堪任用王者政令所出日有萬

幾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一語又虛相位以待乳下之嬰兒乎今書之言如此則是高宗既

得此夢即時搜訪便得其人而已堪作相以代王言矣明是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

無少長之漸也余聞其言心竊怪之而不敢答今讀此書洪注所引莊子音義已有傳說生

無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慮已有及此者矣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則豈亦以是為不易之論

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味陋而見事獨遲為可笑已

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其立文之意

則一顧爲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燭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故曰日月未望則載魂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月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而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爲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爲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爲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

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義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爲魂魂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魂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沈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強陽所挾以馳騫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說揚子者則皆以載爲載固失其指而李軌解魄爲光尤爲乖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爲魄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爲未望則魄爲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望則明爲魄所終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爲終魄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鄉背亦未免如蘇氏王氏之云爲自下而載上也大抵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爲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況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爲辯之以爲覽者能因是以考焉則或泝流求原之一助也

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云爾曲禮告喪之詞乃又借以爲死之美稱也莊子作登假

蓋亦此例。但此篇注者遂解為赤黃之氣。釋莊音者又讀假為格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

卜居

史記有滑稽傳。索隱云滑稽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揚雄酒賦。鴟夷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圓轉縱捨無窮之狀。此詞所用二字之意。當以顏說為正。

漁父

衣叶於巾。反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為殷。古韻通也。

九辯

悲秋舊說取譬煩雜。皆失本意。

有美一人。注指懷王。非是。心不釋。注訓釋為解。即當作釋。補訓抽絲。乃說為釋字耳。又疑或是憚字喜悅意耳。

無伯樂之善。相今誰使乎譽之。譽一作譽。相度之義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譽。為是。但

下句兩之上字。復不韻。則又不可曉。故今且作譽。而四句皆以之字為韻。

朱雀。一作榮。非是。蓋下與蒼龍為對。皆為飛行之物。不當作榮。王注亦自作雀。不知洪本何以作榮也。茈音旆。蓋言朱雀飛揚其翼。茈然也。今一作芙蓉。音於表。反乃隨榮字而誤解耳。

耳

輕輶。輶一作輕。非是。輶字義證甚明。輶乃車之行貌。於義不通。

招魂

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蓋當時關陝間。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為此禮。以祓除而慰安之也。近世高柳崇。作送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徧於衢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又見古人於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為文具而已也。

恐後之。如漢武帝遣人取司馬相如遺文。而曰若後之矣。之意。注云言己在他人後也。

此篇所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之類。決是誕妄無可疑者。其它小小異事。如東方長人。南方雕題。殺人祭鬼。蛇虺封狐。西方流沙。求水不得。北方層冰。飛雪之類。則或往往有之。如五代史言北方之極。魑魅龍蛇。白晝羣行。蓋地偏氣異。自然如此。不足怪也。

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曰凡屋無室曰榭。說文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說文與二說不同。以春秋宣榭火考之。則榭有屋明矣。說文誤也。

卒章心字。舊蘇含反。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句楓字。却不叶。此不知楓有孚金。南有尼金。可韻而誤以楓為散句耳。心字但當如字。而以楓南二字叶之。乃得其讀。前亦多此例矣。

大招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為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盭於匡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盭又精史學而不措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旨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尙疑其無据及讀此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顏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旨多若此類如訓葉為匪尤為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視韋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己見者相去遠矣

晁錄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為最下余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別錄續楚辭變離騷為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為之冠然較其實則宋玉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為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脈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誓所謂黃鵠之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賭天地之員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姦臣蔽主擅權馴致移國之

禍千古一轍可為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下及烏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唐韓柳本朝王介父之山石建業黃魯直之毀壁隕珠邢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雅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所遺脫然皆為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為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為此書之輕重且復自謂嘗為史官古文國書職當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況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其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

楚辭辯證卷下終

楚世家節略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漢史傳原
 既多略而不詳。余倣林西仲本。復輯楚世家懷襄二王事蹟著於
 篇。因兼採諸書。附以所見。將使讀屈子之文者。有所參考。又以知
 楚之治亂存亡。繫於屈子一人。而為萬世逆忠遠德者大戒也。若
 林氏取原賦二十五篇。鑿空而分注之。則吾豈敢。

懷王 名槐。威王子。在位三十年。

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

四年。秦惠王初稱王。

六年。楚使柱國昭陽攻魏。破之襄陽。今山西平陽府有襄陽縣。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
 患之。陳軫為齊說昭陽引兵去。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盟。齧桑。史記正義曰。在梁與彭城之間。

按張儀傳。秦使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歸而免相。相魏以為秦儀所至。結交權貴。左右賣國如此。則是盟也。庸知非即與上官靳尚等相結。以預為浸潤屈原之地乎。

十一年。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為從長。至函谷關。在今河南府靈寶縣。秦出兵擊六國。六國皆引歸。

按戰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當在是年之前後。蓋屈子為懷王左徒。王甚任之。故初政精明如此。惜往日所謂國富強而法立也。

十六年。秦欲伐齊。患楚與齊親。使張儀約楚絕齊。許以商於地六百里。今鄧州內鄉縣。有商於城。王大說。遂絕齊。秦不予地。王怒。興師代秦。楚簡始此。

洪慶善補註引新序云。秦欲吞滅諸侯。屈原為楚東使。齊以結強黨。秦患之。使張儀之楚。賂貴臣上官靳尚之屬。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原放於外。乃作離騷。當懷王之十六年。張儀相楚。集註遂謂屈原

放在十六年。余按結齊本屈子謀。屈子不去。儀必不敢行其詐。而屈子於王。受知有素。去之亦未易夕也。味惜誦致愍。及離騷九死未悔之言。蓋始而見疎。既而立朝。固非一朝一夕之為矣。然則儀之行賂譖原。豈俟十六年至楚之時。而原之得罪亦必在十六年哉。本傳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云云。其非同時可知矣。

十七年。與秦戰丹陽。今荊州府歸州。屈子本居。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大將屈匄。

遂取漢中郡。今陝西漢中府。楚悉國兵復襲秦。大敗於藍田。今陝西西安府。韓魏聞楚

困。襲楚至鄧。今屬河南南陽府。楚引兵歸。張儀傳。於是楚割南陽以與秦平。

十八年。秦本記。惠王十四年。伐楚。取召陵。當在是年。世家失載。秦約分漢中之半。靳尚說鄭袖。所謂上庸六縣也。以和楚。王

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儀至。王囚欲殺之。靳尚說鄭袖言於王。出之。儀因說王叛從約。與秦親。儀去。屈原使從齊來。諫曰。何不誅張儀。王悔。使人追儀。弗及。

按張儀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儀使楚。楚用鄭袖言赦之。儀因說楚王已事秦。楚王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儀。儀至。臣以為且烹之。今縱弗殺。又聽其邪說。不可。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儀。與秦親。其文與世家及原傳小異。當以儀傳為允。蓋是時楚弱秦強。非欲易地。曷為分漢中以求和。至其不殺張儀。固惑於鄭袖之言。亦緣重去黔中地耳。然則原諫王時。儀固尚在楚也。又按新序云。原既放於外。而張儀欺楚。楚王悔。復用原使齊。今考本傳曰。王怒而疏屈原。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十八年亦曰。屈平既疏。不復在位。是十八年之前。原第疏而不用。未嘗放於外也。觀離騷。但言齋怒。言窮困。而不言路阻居蔽。可見矣。然本傳又云。雖放流。繫心懷王。及抽思有來。集漢北語。意者使齊之後。原復立朝廷。乘間自申。故愈摟衆怒。而

還之漢北。賦茲歷情。以陳辭。衆果以我為患。其明徵也。抽思思美人。卜居諸篇。蓋皆十八年後作也。

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與秦合。遣書楚王。王用昭雖議。復合於齊。

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厚賂楚。楚往迎婦。

二十五年。與秦盟於黃棘。正義曰。在房。秦復與楚上庸。今鄖陽府房州亦漢中地。

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從親。共伐楚。楚使太子質。秦請救秦兵至。三國引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與楚太子鬪。太子殺之。亡歸。

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重丘。在今東昌府。

四國連兵交伐。遂為衆惡所歸矣。太史公特序入原傳者。甚其敗也。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六國年表作三萬。殺將軍景缺。綱目有取襄城句。

城今屬河南南開封府王恐乃復使太子質齊以求平。

按此武關之釁所由啓也。是時秦所憚者獨有一齊。故楚懷始與齊親。而張儀設詐以絕之。既合於齊。而秦復厚賂以要之。今之設質求平。蓋有以深中秦之忌矣。原始為楚東結齊援。誠良策也。十八年使齊之行。殆以原素睦於齊。欲令謝過以復舊好。不幸又為張儀連橫之說所愚。自後條合條離。反覆無定。至於諸國交攻。喪師無日。使原在朝。豈容默默而已哉。益知諫釋張儀之後。當復以讒見放也。茲因秦伐而求平於齊。豈悔心之萌。而原所以復還也歟。

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書。欲會武關。在今西安府商州結盟。昭唯諫王毋行。王用子蘭言往會。秦閉武關。與王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其割巫黔中郡。巫今屬四川夔州府黔中。今湖廣常德府辰州府王怒弗許。秦留之。楚太子自齊歸立為王。

屈原諫不載。蓋互文耳。

頃襄王名橫。懷王子。在位三十六年。

元年。秦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年表作十六城。括地志曰。鄧州內鄉縣本楚析邑。

屈子遷於江南陵陽。當在是年仲春。

二年。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乃從間道走趙。趙不納。欲走魏。秦追至。遂復入秦發病。

天下雖大。無所容身。讀大招冥凌泱行。魂無逃。只二語。可勝悲慟。

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秦楚絕。

六年。秦遣楚書。約決戰。王患之。復與秦平。

七年。楚迎婦於秦。

十四年。與秦昭王好會於宛。今河南南陽府結和親。

十六年。與秦好會於鄢。楚惠王徙都處。今南陽府宜城縣秋復與秦會。讓今河南南陽府。

黃維章謂原死於頃襄十年。林西仲謂死於十一年。皆以哀郢有九年不復之言故耳。然豈必哀郢甫成。即投淵死哉。今考哀郢在陵陽。已九年。其後又涉江入辰渚。又由辰渚東出龍陽。遇漁父。遂往長沙。作懷沙。其秋又有悲回風。任石何益之言。後以五月五日。畢命湘水。則在長沙亦非一載也。故約略其死。當在頃襄十三年。或十五六年。若王薑齋論哀郢。謂指襄王徙陳則為時太遠。未必及見矣。且其時長沙曾為秦取。原尚得晏然安身其地乎。

十八年。楚人有以弋說王報怨於秦者。王遣使諸侯復為從。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正義謂割上庸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蓋懷王時原所遷之地。

為秦有矣。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綱目。魏王三十六年。白起攻楚取鄧西陵。鄧注見前。西陵。綱目注。即後所燒之夷陵。余按秦本紀。廣注云。西陵。屬江

夏正義曰。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其說為是。若夷陵有西陵之稱。乃孫吳所改。不足為據。

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郢。今荊州府江陵縣。燒先王墓夷陵。今荊州府夷陵州。自是楚都及屈子秭歸故居皆為

秦有。年表又有遂東至竟陵句。竟陵今安陸府。楚兵散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綱目。楚徙都陳。今開封府陳州。

二十二年。秦復拔巫黔中郡。巫黔中注。並見前。黔中即漁父歌滄溟。及涉江所遷辰陽溆浦之地。

按原死骨肉未寒。而國勢土崩瓦解如此。戰國策載白起語云。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群臣相妒。以功諛。詔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故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以有功也。嗚呼。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敵國知之矣。

二十三年。王收東地兵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為郡。距秦。按韓非曰。秦與荆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則是時屈子自沈之長沙。亦入秦矣。其後始皇制曰。荆王獻青陽以西。青陽即長沙地。其即此所復取之十五邑乎。

二十七年。復與秦平。入太子為質於秦。

三十六年。王病。太子亡歸。秋。王卒。太子完立。

襄王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卒。子幽王立。十年卒。子哀王立。二月。兄負芻弑之。負芻立。五年爲秦所滅。

楚辭地圖

余所考訂楚辭地理。與屈子兩朝遷謫行踪。既散著於諸篇。猶恐覽者之未察其詳也。次爲圖如左。

近思錄解題

一、本書ノ作者及ビ制作年代

近思錄ハ其ノ後序ニ明カナルガ如ク、朱子及ビ呂東萊ノ俱ニ編輯スル所ニ係リ、其稿ハ宋ノ孝宗淳熙二年夏ニ起リ、翌三年四月ニ了リシコト、亦其ノ序ニ詳カナリ。抑、コノ時代ハ内憂外患頻リニ到リシ宋代ノウチ、稍、小康ヲ得タルノ時ニシテ、孝宗英明ノ資ヲ以テ、南宋ノ第二主トナリ、大ニ爲ス所アラントセシガ、偶、時ノ金主世宗亦賢仁ニシテ治ヲ欲シ、小堯舜ノ名アリ、是ヲ以テ遂ニ乘ズベキノ釁ナカリシナリ。

朱子ノ傳ハ既ニ漢文大系卷五小學ノ解題ニアリ、故ニ今之ヲ略ス。

呂東萊名ハ祖謙、字ハ伯恭、金華府ノ人ナリ、其ノ先嘗ツテ山東ノ萊州ニアリ、由ツテ東萊ヲ以テ號トナス。幼ニシテ家學ヲ受ケ、稍、長ジテ林之奇、注應辰、胡憲等ニ從ツテ游ビ、張栻、朱熹ト友タリ。孝宗ニ事ヘ、頻リニ聖學ノ要ヲ説キ、王道ヲ推獎ス。大學博士ヲ歴、史職ヲ兼ネ、更ニ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ニ除セラレ、徽宗實錄ヲ重修ス。書成リテ秩ヲ進ム。著作郎ニ遷ル。後詔ヲ奉ジテ宋文鑑ヲ裁成シ、直祕閣ニ除セラレ、尋イデ沖祐觀ヲ主管ス。又著作郎ニ除シ、國史編修ヲ兼ヌ。淳熙八年ヲ以テ卒ス。年四十五。謚シ

テ成ト曰フ。祖謙學殖豐富、著ハス所近思錄ノ外、大事記、東萊博議、宋文鑑等アリ、皆世ニ行ハル。人トナリ心平ニ、氣和シテ崖異ヲ立テズ、當代ノ名士多ク心ヲ歸ス、其ノ居家ノ政、亦後世ノ模範トナスニ足ルトイフ。(西紀一一三一—一一八一)。

二、本書ノ題目・體裁及ビ大要

此ノ書近思錄ト名ヅクルハ、論語子張篇ニ「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トイヘルニ基ヅクモノ。要ハ日常切近ノ事實ヲ問ヒ且ツ思フノ意ニシテ、敢テ高遠ニ驚セ深奥ニ亘ルニアラザルノ謂ナリ。朱子ガ義理ノ精微ハ近思錄之ヲ詳ニスト云ヘルモ、亦是レ吾人日用修爲ノ上ニ就イテ、其義理ヲ盡スノ意ニシテ、決シテ深遠ナル哲理ヲ高談スルヲ以テ目的トスルノ謂ニアラザルナリ。

本書分チテ十四卷トナシ、總ベテ六百二十二條、各卷其類ヲ分ツ毎ニ、周子、二程子、張子ノ順次ニヨリ、此等四子ノ言ヲ列ヌ。朱子初メ義ヲ以テ綱ヲ分チ、一、求端、二、用力、三、處己、四、治人、五、辨異端、六、觀聖賢トナシ、更ニ目ヲ立テテ、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トナシ

シガ、葉采集解ヲ作ルニ及ビ、之ヲ改メテ今ノ篇名トナス、即チ一、道體、二、爲學、三、致知、四、存養、五、克己、六、家道、七、出處、八、治體、九、治法、十、政事、十一、教學、十二、警戒、十三、辨異端、十四、觀聖賢、是ナリ、蓋シ簡明呼ビ易キニ從ヘルナリ。

一、道體類凡ソ五十一條、此卷ハ所謂性ノ本原、道ノ體統ヲ論ズルモノ、周子ノ太極說、程子ノ中說及ビ張子ノ氣說何レモ其ノ一斑ヲ揭グ、蓋シ宋代哲學ノ特色タル人性ト宇宙トノ關係、理氣心性ノ說、大要之ヲ收ム、サリナガラ眞ニコレ碎玉片鱗讀ム者却ツテ茫茫ノ感ナキ能ハズ、果然當時既ニ呂子ガ此書ノ後跋ニ於テ、

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

ト辨ジタルヲ見ルベシ、サレバ後世之ヲ講讀スル者、爲學類ヲ最初トナシ、此篇ヲ最後トナシタル例少カラズ。

二、爲學類凡ソ百十一條、此卷ハ總ベテ學問ノ方法、用意、並ニ古今爲學ノ相違ヲ述ベテ以テ學者ヲ誡ム、既ニ道ノ大體ヲ會得スルガ故ニ、更ニ進ンデ學ヲ修メ向上一路ヲ辿ルベシ、此篇ノ道體類篇ニ次グ所以ナリ。

三、致知類凡ソ七十八條、此卷ハスベテ知ヲ致スコトヲ論ズ、致知トハ何ゾヤ、讀書講學、

以テ吾人ノ知識ヲ養ヒ、盡サザルナキヲ欲スルノ謂ナリ。サレバ此卷ハ主トシテ讀書ノ方法ヲ論ジ、且ツ其先後次第ヲ説ク。

四、存養類凡ソ七十條。此卷ハ總ベテ修養以テ徳ヲ積ムベキコトヲ論ズ。抑、此修養ノ一事ハ、宋儒ニヨツテ盛ニ提唱躬行セラレシ所。一ト云ヒ、敬ト云ヒ、主一無適トイヒ、敦篤虚靜トイフ、何レモ其工夫ヲ説クモノ。吾人日常動作云爲ノ間、須臾モ忘ルベカラザル道ナリ。

五、克己類凡ソ四十一條。此卷モ亦修養ノ一端ヲ説クモノナレドモ、此ニハ主トシテ力行ノ要ヲ説ク。前卷ノ存養類ハ精神修養ヲ説クモノニシテ、此卷ハソノ實踐躬行ヲ説クモノナリ。人皆修養ノ大切ナルヲ知ルモ必ズシモ容易ニ之ヲ行フ能ハズ、之ヲ行フハ先ヅ己ヲ責メ、己ニ克ツニアリ、蓋シ克己トハ其私欲私心ヲ退治スルコトナリ、之ヲ退治スルハ一ニ強固ナル意志力ニ俟タザルベカラズ。此卷説ク所概ネ皆是レナリ。

六、家道類凡ソ二十二條。上來既ニ修身ノ道ヲ説ク。此卷ハ更ニ進ンデ齊家ノ要ヲ述ブ。人先ヅ己ヲ正シウシテ後他ニ及ブベシ。而モ對他ノ關係固ヨリ一ニアラズ。其中齊家ヲ以テ最モ親近トナス。故ニ修己ニ次イデ直ニ此類ニ及ブ所以ナリ。

七、出處類凡ソ三十九條。此卷ハ士ノ出處進退、須ラク義ニ據ルベキヲ説ク。凡ソ士タル

者、身既ニ修マリ、家亦齊ハバ、乃チ出デテ仕ヲ求ムベシ。凡ソ仕官ノ途多様ニシテ、又時世ト共ニ異ナル。又時アツテ致仕勇退ノ要アリ。其ノ出處進退ノ標準ハ、利祿ノ高下ニアラズ、私情ノ發作ニアラズ、唯ダ義ノ存スル所コレノミ。

八、治體類凡ソ二十五條。九、治法類凡ソ二十七條。十、政事類凡ソ六十四條。此三卷ハ總ベテ政治ノ道ヲ説クモノニシテ、相互ニ關聯スル所アリ。治體ハ政治ノ根本綱領、治法ハ其方法、政事ハ則チ在官者ノ心得ナリ。仁義ヲ論ジ、三代ヲ述ベ、王霸ノ別ヲ議スルハ則チ治體ノ要旨禮樂ヲ推シ、刑政ヲ列ネ、庠序學校ノ制ヲ述ブルハ則チ治法類ノ大體、若シソレ上ニ事ヘ、下ヲ撫シ、私ナク公ニ順フ等ノ事ニ至ツテハ、則チ政事類ノ所説ナリ。

十一、教學類凡ソ二十一條。此卷ハ總ベテ人ヲ教フルノ道ヲ論ズ。君子進ンデ其道ヲ以テ天下ニ行フ能ハズンバ、退キテ之ヲ徒弟ニ教ヘ、以テ後聖ヲ俟ツベシ。孟子ノ所謂英才ヲ教育スルハ實ニ君子至樂ノ一ナリ。此卷主トシテコレヲ説ク。

十二、警戒類凡ソ三十三條。此卷ハ戒慎ノ道ヲ説ク。人修爲ニ意アリテコレガ躬行ニ勉ムト雖モ、時ニ惰慢ヲ生ジ、動モスレバ邪惡ニ陷ルノ機ナシトセズ、此ノ故ニ日夕我身ニ警策ヲ加ヘ、反省自重、以テ修己治人ノ道ニ背カザラシム。此一巻説ク所畢竟コノ意ニ外ナラズ。

十三、辨異端凡ソ十四條、此卷ハ主トシテ儒教以外ノ道佛二教ニツキテ之ヲ論ズ、蓋シ宋代ニ於テハ太祖大ニ佛教ヲ鼓吹セシヨリ、益、其ノ勢力ヲ高メ、加フルニ當時勃興セシ以心傳心不立文字ヲ標榜セル禪宗ハ、一般人士ノ意向ニ投ジ、就イテ學ブ者甚ダ多ク、特ニ儒者自ラ進ンデ之ヲ學ビ、或ハ之ニ歸入スル者サヘアリキ、而シテ又道教ハ唐代尊崇ノ後ヲ承ケ、其超世間的ノ教理ニヨリ、宋朝上下ノ敬慕スル所トナリ、其勢亦侮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アリシハ、爭フベカラズ、是ニ於テカ儒教ヲ奉ズル者、此等二教ニ對シテ彼我ヲ比論シ、自己ノ面目ヲ明ニシ、先王聖人ノ大道ヲ高唱セザルヲ得ズ、コレ此卷アル所以ナリ。

十四、觀聖賢類凡ソ二十六條、此卷ハ聖賢相傳ノ道統ヲ論ズ、斯ノ道ハ遠ク堯舜ニ起リ、禹湯文武周公ヲ經テ孔子ニ傳ハル、其ノ後顏曾思孟相繼イデ之レガ宣揚ニ勉ム、孟子以後漢ニ揚雄、隋ニ王通、唐ニ韓愈アリト雖モ、聖門ノ傳統ハ却ツテ宋代周子之ヲ承ケ、程張大ニ之ヲ恢弘シ、其ノ盛ナルコト振古未ダ曾ツテアラザルナリ、此卷コノ聖學ノ相傳ヲ敘シ、併セテ此等聖賢ノ片影ヲ傳フルモノナリ。

之ヲ要スルニ、宋代儒學ノ要旨、約シテ此一書ニアリ、葉采ガ六經ヲ七ニスト云ヘルハ聊カ誇大ノ嫌アリト雖モ、朱子ガ四子ハ六經ノ階梯、近思錄ハ四子ノ階梯ト云ヘルハ、

寔ニ其當ヲ得タリトイフベク、殊ニ我國ニアリテハ、朱子學派ノ尊信一方ナラズ、一時之ヲ以テ諸生必讀ノ書トナシタリキ。

三、本書ノ續篇及ビ注解書

此書一度出ヅルヤ、朱子ノ門人蔡模ハ朱子ノ學說ヲ輯メテ近思續錄十四卷ヲ制シ、別ニ張栻呂祖謙ノ說ヲ採録シテ近思別錄十四卷ヲ作り、以テ周張二程ニ繼グ、明ノ江起鵬ハ薛瑄胡居仁等ノ說ヲ録シテ近思錄補十四卷ヲ著ハシ、清ノ汪佑ハ五子近思錄十四卷ヲ編ミ、四子ニ加フルニ朱子ヲ以テス、惟フニ近思錄ハ宋代哲學ノ綱要ナリト雖モ、之レガ集大成ノ功勞者タル朱子ヲ缺クハ、眞ニ龍ヲ畫キテ睛ヲ點セザルモノ、以上ノ著述アルハ固ヨリ其ノ所ナリトイフベク、以テ宋學ノ全豹ヲ伺フ可シ。

然シテ之レガ注解ノ書ニ至ツテハ朱子ノ歿後五十餘年、建安ノ葉采ガ集解十四卷ヲ撰ビシヲ初トナス、葉采字ハ仲圭、宋ノ理宗ニ事フ、初メ蔡淵ニ學ビ、後陳淳ニ從フ、夙ニコノ書ヲ受ケテ注解ヲ施サントシ、廣ク諸家ニ考ヘテ集解ヲ作ル、明ノ周公恕、吳勉學之ニ依ツテ各別ニ分類、近思錄集解十四卷ヲ編ム、清朝ニ及ビ茅星來ハ此ノ集解ノ粗雜ニシテ字句亦多ク譌舛アルヲ憂ヒ、四子ノ全書及ビ宋刊近思錄原本ヲ取リテ參校

シ、新ニ近思錄集注十四卷ヲ著ハシ、江永亦別ニ集注十四卷ヲ撰ス。
 此ノ書一タビ我ガ國ニ傳ハルヤ、其ノ盛ニ世ニ行ハルルト共ニ、之レガ注解ヲ作ルモ
 ノ亦漸ク多シ、貝原益軒ノ近思錄備考十四卷ヲ初トシ、之レニ遅ルルコト十年、宇都宮
 遯庵亦鼈頭近思錄十四卷ヲ編ス、ソノ後諸家ノ述作相續グ。
 今左ニ續篇及ビ注解書ノ重ナルモノヲ表出セン。

和漢近思錄書類目錄

一

- 近思錄ノ續篇
- 近思續錄十四卷 宋蔡模編
- 近思別錄十四卷 同
- 近思錄補十四卷 明江起鵬編
- 續近思錄十四卷 清張伯行編
- 廣近思錄十四卷 同
- 近思續錄四卷 清劉源濬撰

五子近思錄十四卷 清汪佑編

二

- 近思錄ノ注解書
- (イ)支那撰述
 - 近思錄集解十四卷 宋葉采撰
 - 近思錄雜問一卷 宋陳埴撰
 - 近思錄發揮十四卷 宋何基撰
 - 近思錄廣輯三卷 元柳貫編
 - 分類近思錄集解十四卷 明周公恕編
 - 同 明吳勉學校
 - 近思錄集注十四卷 清茅星來撰
 - 同 清江永撰
- 五子近思錄發明十四卷 清施璜撰
- 近思錄集解十四卷 清李文炤撰
- (ロ)日本撰述